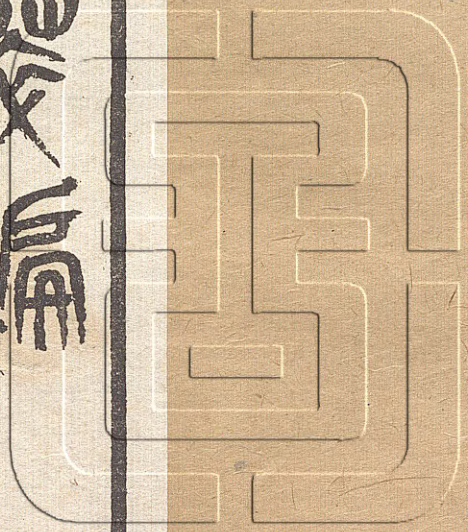


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金石錄



5130

854-2

部二: 2

金石萃編卷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漢六

郎中鄭固碑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三寸五分行二十九字額

題漢故郎中鄭君之碑八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

君諱固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合中和之淑

貞履上仁口口口口孝友著乎閭門至行立

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籍

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翦冠任郡吏

諳書掾史王簿嘗郵五官掾功曹口口人則

腹心出則爪牙忠目衛上清曰自脩犯顏

譽暉造昧佞辭加日好成方類推賢遠善

逸遁退讓當此服之邦后玲璋曰為

儲舉先屈計掾奉我口貢清眇冠手羣彥

意能簡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廿九日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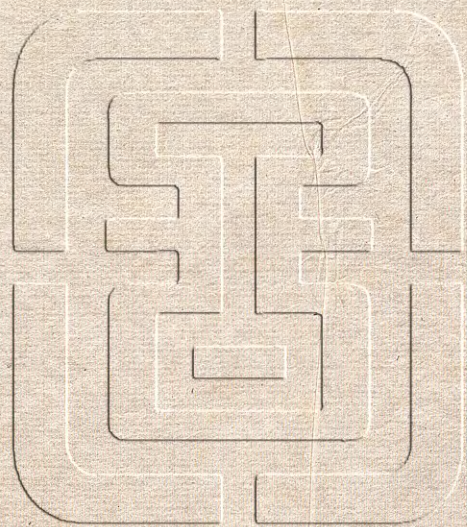
拜郎中非與好也曰疾錮辭未滿期阻從

其本規乃邁凶愍幸世二其四月廿四日

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是君大男孟早有

揚烏之十善性形於岐嶷口口見於垂髫

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故律口



共增配食斯壇曰慰考妣之心琦瑤延曰

為聖憲元紀別鍾鼎銘昔如口口武弟

述其兄線口口口口行於哀陋歌言敢忘

乃刊石已捨遺芳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生德頌親諒弟宥恭竭力

敦我義方導我禮則傳宣孔業佐並祺式

從政事上忠曰自勵貢計王庭華夏歸服

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雅意已斯自得

乃遭家災隕命顛沛家去所怙國也忠直

俯哭誰訴印號為告嗟嗟孟子苗而邪毓

奉我元兄脩孝罔極魂亦存靈亦歆斯勒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闕卒葬年月皆莫

可考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

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中

又有逸遁退讓之語通當作循錮當作固疑漢人用

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錮辭謂疾已堅固若云以疾錮

辭覽者詳之集古錄賈誼過秦論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顏師古曰

之義然二字決非一音蓋古人用字與後世頗異又  
多假借故時有難曉處不知顏氏何所據遂音遁為  
途乎錄

鄭君以曹掾事其郡將而云犯顏譔譔造滕詭辭漢  
人用事不拘礙如此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遂巡  
遁逃而不敢進陳涉世家則刪遂巡二字班史又作  
通巡故顏師古讀通為遂而詆潘岳用通逃為非游  
俠傳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此云遂通退讓蓋用史  
記語歐讀通為循越又惑於顏注子謂皆當讀如本  
字碑以愕為謂以能為詭以綱為固以機為視角  
即質字歐即獨字早即曷字助音機 諫碑  
郎中鄭固碑其文有云遂通退讓者遂巡之異文也  
管子桓公楚然遂通漢書平當傳贊遂通有恥叙傳  
遂通致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遂通既復位儀禮  
士昏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遂通鄉射禮注少  
退少遂通也聘禮注辟位遂通又三退三遂通也又  
辟位遂通又辟於其東面位遂通也又退為大夫降  
遂通士喪禮注辟遂通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辟位  
遂通禮記玉藻注倪遂通而退著屨也皆同此文顏  
之推匡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而不  
敢進通者蓋取循聲以為遂字當音七均切然余考

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縛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  
繞鹿盧既訖而入各背碑負棺木頭懸鼓聲以漸御  
下之喪大記君葬用輜四縛二碑大夫莖用二縛二  
碑又曰凡封用縛去碑負引注云樹碑於墳之前後  
以縛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空使輓  
者皆繫縛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縛去碑  
者謂縱下之時也此劉熙所指堊時施鹿盧下棺之  
碑也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上當碑南  
注云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  
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官廟以石窆用木祭  
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注云麗繫也謂牲入廟  
繫著中庭碑也雜記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此注家  
所指在宮廟之中一為賓揖之碑二為麗牲之碑者  
也碑之字本從石窆用木者取其便於事也其見於  
西漢人之書者淮南子盧敖見若土遂逃乎碑注曰  
匿于碑陰是也孫何碑解曰何始寓家於穎管適野  
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問故起  
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去聖未遠猶有  
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予見漢碑皆高不  
過今之二尺餘可用以麗牲以木為之可用以引棺  
今既失其穿中之制而碑之高大小無限度與古人

之古書亦多不同如晏子春秋有云晏子巡通而對  
有云晏子遂循對曰漢書萬章傳章遂循甚懼外戚  
固讓皆以下字為循而此碑及漢書禮注又以遁為  
巡又如莊子忠諫不聽躡循勿爭靈樞經黃帝避席  
遵循而却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稽首又遵循之異  
文而王莽傳後倭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  
反退也其字從才則又遂之異文也楚辭九章思美  
無功者下則羣臣遂皆作遂 碑又書妣為安與堂  
邑令費鳳碑回而玉篇云安必媚切女名此又後人  
之解也 漢人書有通甲開山圖雲麓漫鈔曰世傳  
通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名為遁因引此碑證為循甲  
言以六甲循環推數也今按通字古人以代巡字者  
多當是巡甲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碑  
上有一大孔漢碑多如此劉熙釋名碑被也此本王  
莽時所設也施輓輻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  
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  
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此後漢時人所見  
云爾不知周時固有碑矣檀弓公室視豐碑注云豐  
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棺前後四角樹之穿中  
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縛繞正義曰縛即縛也繫去碑  
中之木今空於空間者鹿

之碑名同而體異也金石文  
碑文有遂通字顧寧人謂是遂巡之異文以予考之  
集韻遂通後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  
文釋彘字云乍行乍止也通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  
以彘當讀如足縮、如有循之循以為假借則可不  
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借集韻不存未知是書  
尚存天地間故子諸書疑義未盡晰爾雅書  
碑云大男孟子有楊烏風七歲而天配食斯壇蓋附  
葬者亦金石文字中一例也歸考  
亭集  
金石文字記云此碑書妣作安與費鳳碑同今此碑  
妣字尚存并不作安或亭林誤記他碑之字也劉太  
乙續金石錄云弱冠仕郡諮曹掾史歐本作諸今本  
諸字雖少濕漫然筆畫具在亦不作諮楊升菴云子  
雲本姓楊從手不從木碑云有揚烏之才謂童烏也  
字正從手升菴之言信為有徵劉跋概書作楊誤矣  
又碑云頤親愛弟頤字作頤變臣為正此與前姬字  
作姪同皆隸變也劉作順親亦非金石  
右郎中鄭固碑亡其半僅存上節雍正六年有李鵬  
者於泮池左發地得一殘石刻高六寸闊一尺六寸  
存二十二字蓋鄭碑之下節云因移置碑旁顧不知

其斷剝沉埋者何代也金石

昔姬下洪空二格以今諦審石本姬下是公字公下當是頌字此實石痕可髣髴非以文義度也 是碑

自歐陽集古錄已目為零落之餘而云其間有逡遁退讓之語今則逡遁字已不可見而以今日拓本次第所收先後出土者核之洪氏所錄則所闕亦不甚

多乃牛真谷以為碑亡其半顧南原以為碑已中斷皆失其實矣顧又云家有拓本尚完而所摹諸字乃

皆訛誤則是所謂有完本者亦未可信也 清眇眇字即今妙字方言眇小也此當為妙之正字凡書妙

字者當以是碑為據 張璠曰目疾銅辭日疾何法作讀豆銅辭之銅當作固其弟撰碑避其兄之諱也

兩漢金石記 即中鄭固碑詳其文義乃弟述其兄而作喪服傳不

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鄭君長男孟子七歲而夭乃建墳與固配食此禮之過而失其中者論語色斯

舉矣斯乃語辭而漢魏人多用色斯字如王充論衡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費鳳碑色斯輕翔費鳳別碑色

斯高舉元賓碑翻署色斯抱朴子外篇明哲色斯而幽遜內篇杜漸防微色斯而逝皆以斯連上讀若張

其弟從兄子之請而撰此銘也山左金石志

碑多損磨其文云男孟子楊烏之才又銘詞嗟嗟孟

子苗而弗毓案下又有元兄修孝罔極之文庶長曰孟此即鄭君庶子之早夭者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

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碑蓋襲用此語當時法言大行人傳為學以見于文如此碑陰釋夏堪亦用法言學行篇喻

僑者以支庶食采于晉之場因氏焉左傳楊從木今碑楊烏亦從木漢之稱雄氏族者楊與場兩用之其

見于此碑可考也石跋

碑云先是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七歲而天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

文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九齡而與楊子論元碑稱楊烏即子雲之童烏楊字從木楊修稱吾家子雲今

考沛相楊統碑高陽令楊著碑太尉楊震碑皆修之先人其字亦從木也文士傳桓焉坐有客為詩曰甘

羅十二楊烏九齡與碑稱楊烏同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卷引劉向別傳疑是揚雄別傳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

慧雄美元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又疑易紙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載入榛讀

壽碑常懷色斯斥彭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朴子外

篇或色斯而不終日三國志崔琰傳哲人君子俄有

色斯之志此碑亦云將從雅意色斯自得則竟以色斯當遠之意所謂歇後語也春秋晉侯詭詐卒陸德

明云左氏傳作詭諸今本左氏亦作詭惟石經猶是

詭字此碑造膝詭辭為詭則古書詭詭通用矣潛研堂

石文 鄉來拓本惟存土段自雍正六年州人李鵬得下段

殘石於泮池其子東琪又於乾隆四十二年同藍別

駕嘉瑣將此碑升高出土之上重立復出中段較洪

氏隸釋所缺無幾碑云造脩脩辭菜玉篇脩屎也九

委切此與上文犯顏譽誇之意正合又建口共墳建

字下洪釋闕今驗拓本確是防字案爾疋釋地墳大

防李巡云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孫炎云謂

隄也墳之有防所以護衛兆域者此因孟子耐焚故

云建防其墳其義自明又昔姬公口武弟述其兄姬

即姬字乃謂周公頌述武王於此見撰碑者為鄭君

之弟矣銘云頤親誨弟虔恭竭力教我義方導我禮

則又云奉我元兄修孝罔極皆其明證又文內琦瑤

延以為至德不記云云琦瑤當是鄭君二子之名蓋

此始知烏是其字而法言亦稱烏父字其子猶曹孟

德稱子建又孫權母謂權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魏畧單固字恭夏

繫廷尉見其母不仰視其母字謂之曰恭夏隋書房陵王勇字現地伐皇后忿然曰現地伐漸不可耐是母亦字其子也桓譚新論揚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

六

漢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共二列每列二十行首二行全闕

禮樂之闕下達義立闕二親乃詠訪國

老闕彌久奠之口室於長乎任教告闕下

蒼寫彼鳥迹以紀時闕五蒼頡天生

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為百王任書以傳萬

嗣陶闕下法度非書不明古今行事非品口

無以垂示三綱六紀闕下地理中覽縣為俯

名山川五常之類舍氣庶品非書不記闕下

靈闕三大表千秋闕四未生者皆闕二服

其教口為德也莫闕下上陰陽並兼然闕四

字乾行無已順環無端闕二上三百選有

德聖裔以口之乘稷稻梁潔齊一口良辰

簾祀告闕三復民五家須口口禱祈雨降

子闕六盜賊闕文闕下上穎川闕訓古今

穆聖蒼闕下老名永久彌失無德不報闕二

百行順禮闕下聲休嘉孔融

劉府君大漢枝族應期伯弼宗闕下禮崇樂

以化未造勸詣舞廳闕下口冀口令問節高

口配聖德合符出闕下闕五行

碑陰

高陵守闕下

持事掾高闕下

故掾亭闕下

上池陽吉闕下闕三行

上掾萬闕下闕二行

上掾會闕下

上掾曹闕下闕三行

碑右側

共四列每列六行未列首行全闕

碑令朔方臨戎孫羨約闕六政事永壽二

羊闕七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

大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口百諱書遷

碑今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九

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未去之未

生謹出錢千百口者下行自紀姓名

碑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五百守左尉

萬丰長沙瑗字君平五百

碑縣三老上官鳳季方三百

上陳闕下

故管盜賊人口走口千

故記史池陽吉闕二二百

五官掾高陵闕二千

秦曹掾池陽吉口千

上掾掾雲陽闕二千此行闕

上千五百

上千七百

上千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曹史闕下

騎吏高陵口肆六百

騎吏臨晉口珠六百

高陵左鄉有張順六百

萬羊左鄉有秩游智千

萬羊北鄉有秩畢奮千五百

蓮勺左鄉有秩杜衡千五百

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

夏陽侯長馬琪千

粟邑侯長何暉千

又羽侯長

碑額題字

字在碑額穿右五行行十字穿

左有宋人題字五行正書左讀

左馮翊東牟平陵

平六年五月廿八日

祠出奉錢二百

嘉祐庚子五月

蒼頡祠下

年月字已無可見予但以兩側有延嘉五年字遂列

之為桓帝時刻

按羅泌路史載是碑有云穆穆聖蒼又稱是碑以熹

平六年立今碑刻并無此文

有可觀者

碑側書出錢者姓名有守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

萬年縣也長沙乃覆姓此稀姓亦所僅見

是碑御縣令孫羨奉教於劉明府而立此石劉蓋治

左馮翊也後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衙縣注皇覽曰

有蒼頡家在利陽亭南墳高六丈是也碑文首以劉

君諱口又云劉府君大漢枝族漢碑之體多以祀典

推重其使君也

碑以未為末凡二處

內任下一字吳作鮑歐作就似以就為是

右蒼頡廟碑在白水縣東北五十里之史官村其地

於漢為衙縣春秋秦晉戰於彭衙即此地續漢志左

馮翊有衙縣注引皇覽云有蒼頡家在利陽亭墳高

六丈後人因建廟於此縣以彭衙得名兩漢志皆作

衙字而碑作御猶曲江之為曲江西城之為西成也

碑文雖漫漶諦視之尚有可識者惜洪丞相隸釋未

能悉應所求因言縣官及鄉民皆以古碑為累蓋

僻縣無善揚者必於省城延仿能手厚其工值下

鄉又需差役同往官雖給以日用而人數既多勢

喬岳同過

波郡呂大忠華陰

萬年朱吉打碑記

右漢碑陰題名二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

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

又有夏陽侯長祓祿侯長則是縣吏之名

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百官

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微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

掌一鄉人注引漢官曰鄉官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

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爾然則有秩蓋亦

鄉吏名也

右漢蒼頡廟碑並陰碑兩側共四紙蒼頡廟蓋在鄉

縣此碑頌乃鄉令孫羨奉劉明府之令為之而碑陰

兩側則備記孫全出仕始末及其掾屬所出錢數也

此碑自歐趙而外他家皆所未見

集古錄有朔方太守碑陰及碑陰題名二跋即此碑兩側題字也歐

陽公未得前碑故其稱名不無錯誤金石錄有蒼頡

廟碑又有蒼頡廟人名所謂人名亦即此碑兩側然

又未嘗云有碑陰不知當宋時何以二公所得不全

如此

金石錄云考其歲月蓋熹平六年立今碑于

著於錄不得其全文故不能通耳碑上穿之左有宋

人題名四行呂大忠大防之兄當為陝西轉運副使

者也

右碑陰文更漫滅其兩側面各有字尚可讀

其一云朔方臨戎孫羨云云歐陽集古錄題為朔方

太守碑陰者蓋即此然碑所述者御令孫羨筮仕本

末朔方太守仇君則孫令之舉將與立祠無異乃以

朔方標題誤矣其一歐公亦有跋而不知其為何碑

之陰蓋碑本四面有字歐公僅得其兩側又誤分為

一趙德甫金石錄有蒼頡廟碑即碑之正面又有蒼

頡廟人名即碑側之一面其又一面與碑陰則趙亦

未見洪文惠則全未之見

趙明誠以為為熹平中立余案碑側已有永壽年號則

非熹平可知

按碑在白水縣之史官村祀在西安間其橫臥土

中虛其日久斷毀因囑署縣願令以牛車輦置學

宮久而未報適令復至問以故則云碑在野田時

屢奉上檄摩拓為苦若移至儒學恐索者益眾不

能悉應所求因言縣官及鄉民皆以古碑為累蓋

僻縣無善揚者必於省城延仿能手厚其工值下

鄉又需差役同往官雖給以日用而人數既多勢

勢

勢

勢

勢

勢

必佑住民居騷擾百姓于蔬果則強取之雞豚則抑價以買之且碑為風沙所積須加洗拭方可惟拓拓時須避風雨必俟天晴竟有遲三四日始得一紙者上官誅求未已而地方重受其困故鄉民見有古碑輒相培擊而官吏諉為不知也昔顧氏炎武謂君子毋浮慕古以厲民豈深有見於此乎今是碑剝泐僅存二百三十餘字碑陰亦大半漫漶惟兩側題名差完善石之存否已不可知附書于此後有長官思博好古之名而弗恤民力者其以斯言為鑑可矣

桐柏淮源廟碑重刻

碑文從袁本摹錄後刻吳炳記行書高廣尺寸行字數俱無可紀今在濟源縣前翰林待制吳炳重書

延熹六年正月一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口君靈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祠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起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大常定甲郡守奉祀禱絜沈祭從郭君以來廿餘年不復身至遺行丞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

安眾鄧嶽至記史宛趙吳戶曹史宛謝綜

淮源廟為國家崇奉尚矣漢延熹六年南陽太守躬奉廟祀為民祈福民用胥悅刻石頌德其辭邇雅韓公作海南廟碑文疑取於此隸書之妙與劉熊碑如一手書風雨剝食其僅存者漫不可讀昔人嘗正書是文勒石廟側間有誤謬識者病之未有奮然以新之者至正四年杜君昭字德明京師人以文學才敏同知唐州既修祠廟因以重刻舊碑謀諸僚佐勸令事宜上下協應以浚儀吳炳嘗習漢隸請重書舊文於石乃參以隸釋更定其誤嗚呼漢碑之見於歐陽氏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者所存熹矣洪氏蓬萊閣本世不多見其價於荒烟野草之間者蓋不數見桐柏廟碑漢刻中之烜赫者也其壞而復完豈獨以文字之妙可用垂不朽與抑淮源神靈陰有以相之與然則頌之所謂天地清和嘉祥昭格靈祉之報祐聖世崇奉明祀者宜無窮期也夫金石刻辭古人所以傳遠託得其所必久而後壞雖壞矣得入焉亦且復完既為重書乃記以告後觀者知是碑再刻由杜君始亦將隨所遇而用其力焉則缺文斷碣之僅存者庶幾有望於後之人矣至正四年三月前翰林待

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准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飭治華蓋高大殿宇齊傳館石默表道靈龜十四衢建廟殿官廟崇峻極慎慶祀一丰再至躬逢三牲執事以沈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賴社民用位頌其辭曰  
泝泝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果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  
烈烈明府好古之則受恭禮祀不循其德惟前廢弛匪躬匪力災青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丰穀豐殖聖君興駕扶老攜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固極于骨樂于傳于萬億春侍祠官屬又官掾章陵劉訢功曹史安眾劉瑗主簿蔡陽樂茂戶曹史宛任巽秋又官掾新關梁懿功曹史鄠周謙主簿

制吳炳記

安仁大師何德洪刻

右桐柏淮源廟碑今在唐州載延熹六年南陽守躬祠淮源廟事水經云廟前有碑是郭苞立又二碑延熹中守令所造此則其一也碑云奉祀禱絜字書無禱字以文意推之當為齋戒之齋此碑又有一正書者如華蓋誤作萃豐晝夜誤作立式凡十數字妻壽亦有正書一碑州鄰誤作鄰里愛懷誤作盛德其難辨如朱爵及處謚字則以為闕文予之費目力於此書良不少也祇字東即華字  
桐柏廟碑無額有穿文十三行行三十三字末有兩行題侍祠官屬以春秋二字題於兩行之上春四人秋五人中無空字續  
洪氏隸釋載此碑缺五字今拓本字畫完好而之淳古之氣蓋唐人重刻者據朱長文碑帖考云是釋曠書釋曠開元時僧金石錄中有北嶽恒山碑亦其所書也潘未金石文字記補遺  
右漢桐柏廟碑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鄜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





門生魏郡魏孟忠字持政	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	門生魏郡陶文儉字元節	門生魏郡陶魏瑱字仲雅	門生魏郡鄴曇香字伯子	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汾字元祖	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	門生東郡東武陽滕穆字奉德	門生東郡樂平桑演字仲厚	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	門生東郡樂平梁希字叔光	門生東郡樂平桑顯字伯異	門生陳留平丘司馬規字伯昌	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伯松	門生安平下博張朝字公房	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	門生安平堂陽張琦字子異	門生北海安丘管納字榮謀
------------	------------	------------	------------	------------	--------------	--------------	--------------	-------------	-------------	-------------	-------------	--------------	-------------	-------------	-------------	-------------	-------------

門生北海魏昌呂升字山甫	門生北海魏秦麟字伯麟	門生北海魏如廬字元道伯	門生北海魏薛頌字勝輔	門生北海魏高冰字季超	門生濟南梁鄆趙震字附政	門生濟南東平陵吳進字升臺	門生甘陵廣川李掇字元章	門生甘陵貝丘賀曜字升進	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明	門生魏郡陶史崇字少賢	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支	門生東郡樂平盧循字子節	門生任城任口口口字景漢	門生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	故吏北海魏昌逢新字伯意	故吏北海魏昌逢章字文理	故吏北海魏昌魏稱字文長	故吏北海魏昌呂規字元規
-------------	------------	-------------	------------	------------	-------------	--------------	-------------	-------------	-------------	------------	-------------	-------------	-------------	-------------	-------------	-------------	-------------	-------------

故吏泰山曹魚淵字漢長	故吏泰山華毋樓觀字世光	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口	故吏泰山曹淳字黨字季道	弟子北海魏陸暹字孟輔	弟子陳留襄邑樂魚字宣舉	弟子下邳下邳末班字宣口	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口	弟子沛國小沛周升字仲甫	弟子魯國文陽陳寰字聖博	弟子汝南平輿謝洋字子讓	弟子山陽瑕丘丁瑤字實堅	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	右泰山都尉孔君碑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亩人臣而引禹湯以為比在今人於文為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	孔宙北海父也見後漢書融列傳又據桓帝紀泰山都尉元壽元年置延熹八年罷宙以延熹四年卒蓋
------------	-------------	--------------	-------------	------------	-------------	-------------	-------------	-------------	-------------	-------------	-------------	-----------	---	--

卒後四年官遂廢矣錄

孔君名宙即融之父也威宗延熹六年正月卒碑以次年七月立宙有七子曰謙曰襄皆見於碑誌凡漢刻其首行即入詞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此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惟此碑爾釋左傳者以窳窳為厚夜此云窳夕非借也碑以幣為弊稱為乘光蓋蓋即此漢碑多有陰然稀少有額獨此夏則黍兪蓋蓋陳

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都昌者四泰山者五漢儒開門受徒者錄有盈萬人者其親受業則曰弟子以久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搦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蒞則曰義士義民亦有稱議民賤民者逢盛碑有姓姓者二人趙氏謂氏族書無姓姓此碑有都昌魏章則古來自有此姓但譜者考之不詳爾漢人雖姓氏亦借用字如伍為五歐陽為歐羊之類或是借確為解亦不可知也

碑即麟農則襄初即碑字款釋

碑曰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辜已昔人謂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以禹湯用之泰山都尉亦不類謂

舉已尤不得施於此也余讀屈原書以朕自况周秦六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後禁忌稍嚴文氣日益凋喪狀猶未若後世之纖密周細求人功皇於此也昔左氏書子皮即位叔向言罕樂得其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為世本者用之潘岳奉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恆大行屈道孫盛謂父遐登蕭惠開對劉成其如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贊聖旨晉武詔山濤曰若居諒閒情在難奪夫顧命大行慈旨諒聞後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况與稱臣對客自漢已絕於此况後世多忌而得用耶廣川書跋

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略嘗載其目云未詳所在復載泰山太守孔宙碑云在兗州立於延熹六年是漢有兩孔宙而碑復有二何其繆哉 右孔宙碑陰前碑云故吏門人防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金華琳琳

孔宙融父也卒以延熹四年又後四年而都尉廢廢三年而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碑不載宙子名余故附記於後正世貞俞州山人四

宙字季將隸書易辨而永叔集一作秀持不知何據石華鑄華

孔宙融父也史作伯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都尉廢廢三年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按建寧二年張儉舉奏侯覽誣儉鈞黨刊章討捕時融年十七非十六也又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卒甚明三公皆史家張杜謂四年何也又按融建安十三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祭已生至延熹六年癸卯融正十一歲非九歲也金石史

按後漢書孔融父宙泰山都尉非也當依碑作宙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其名宙者別自一人董卓傳以陳留孔宙為豫州刺史袁紹傳符融傳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宙等三人魏志武帝紀豫州刺史孔宙注引英雄記宙字公緒鄭大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九州春秋作宙乃獻帝時人宙事略見許靖傳此泰山都尉乃融之父耳又韓勅碑陰出錢數郎中魯孔宙季將干金石文

孔宙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干當以碑為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宙考宙卒于靈帝

熹平四年而伯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訛謬若是或發雕時為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曝書亭集

孔子四十七代孫傳官右朝議大夫于宋紹興中著東家雜記云十九代宙郎中令碑云郎中按郎中令秩二千石郎中二百石皆屬中尉宙初舉孝廉未能即除郎中令而傳為孔氏裔孫據據譜系不應舛誤然碑為當時所立更屬可信集古文宙舉孝廉除郎遷元城令百官志郎與郎中秩自不同蔡質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謂主左右署及五官中郎也他如尚書郎羽林郎黃門郎小黃門郎議郎治禮郎通謂之郎而郎中之所屬者如五官諸者及中尉而三耳似不得去中字以混于諸郎或文中省文抑別有所據也顧寧人曰孔融傳父宙泰山都尉非也名宙者別自一人按魏武紀豫州刺史孔宙英雄記宙字公緒九州春秋作宙乃獻帝時人予從常熟錢氏毛氏泰興季氏同里徐氏見宋刻善本皆作宙未知顧之所據何本也金石後錄

碑云治嚴氏春秋光武立五經十四博士春秋二家顏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嚴彭祖為春秋嚴氏學也又

云都昌長都昌北海國屬邑第四又云遷元城令元城魏郡屬邑第五杜預曰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麗涓死處按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五年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畔寇掠百姓冬十一月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通鑑詔徵皇甫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合諸碑所云是時東嶽黔首復夏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則宙為太山都尉在宗資破賊之後繼侯章任職與皇甫規同時文武相濟當延熹四五年因病致休卒于六年正月而史未列其人亦未詳其事也後銘詩卅句上十四句一韻下十六句一韻漢碑中文理之最順者宙為孔融父當時撰述或出北海之潤色耶 碑陰其郡邑中有曰衛公國者東郡屬國第十四本觀故國姚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有曰甘陵者本清河國班書清河郡厝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厝改曰甘陵范史于清河國屬邑甘陵下注曰故厝蓋自桓帝建和二年則又改清國為甘陵也有田員印者范史郡國志作員印子觀碑字是貝印非員印可以正史之謾有曰華者前漢書地里志泰山郡屬有華縣後漢書郡國志太山郡屬無華

縣今按此碑則桓帝延熹時泰山郡屬尙有華縣未  
會廢范史失載此縣也金石遺

竹垞詰范史孔佑之誤是已然謂宙卒于靈帝熹平  
四年則亦未確蓋宙卒于桓帝延熹六年趙德夫以  
為延熹四年亦謬而竹垞殆因延熹之謬又展轉瀾  
熹平也結琦亭集

祇傳五教者卽尙書之敬敷五教也以祇易敬以傳  
作敷漢書文帝紀傅納以言宣帝紀傅奏其言師古  
曰傳讀爲敷 漢碑陰多不題額惟此及陳德鄭季  
宣碑陰有之隸釋云漢儒開門受徒其親受業則曰  
弟子以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此碑前  
列門生門童後列弟子如果親受業爲弟子而以次  
相傳授爲門生不應弟子反列門生門童之後隸釋  
此言雖本之歐陽集古錄恐終未可深信也金石

後漢書融列傳云父宙泰山都尉一本作伯顧氏金  
石文字記云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其名或作  
伯者蓋板本偶異至於伯字公緒則別是一人朱竹  
垞曝書亭集亦同此說乃其所著經義考承師門內  
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下復注云王粲漢末英雄記  
張璠漢記宙字公緒何也又其所據隸釋列於承師

碑陰第三列平輿謝洋與字碑石凹下二三分蓋刻  
時因誤鑿去復又補刻也碑有穿在篆額兩行之中  
碑首起四暈至篆字止碑左側題大中元年四月廿  
四日同邑大夫臧公謁先聖陵謹記正書三行左行  
字徑寸餘又題朝議郎前行蘇州常熟縣令上柱國  
齊縣男食邑三百戶賜緋魚袋高元度口口將仕郎  
前守宣州廣德縣尉表章正書三行左行字徑寸許  
右側題太子中舍同判兗州梁著作佐郎崔暨四  
十六代孫文宣公佑同謁先聖陵大宋天聖元年癸  
亥季秋望日進士劉炳題正書二行徑八分皆唐宋  
人謁聖陵留題也蓋此碑嚮在宙墓前于乾隆某年  
間始移置廟內耳元又案漢碑多有穿暈者此沿周  
制也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氏注云不設碑緯不  
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又據周禮  
及喪大記爲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柳  
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  
六綽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綽  
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孔冲遠  
疏云緯卽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二頭繞鹿盧  
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緯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

條下之孔宙弟子暨其門人門童或以郡爲邑或以  
邑爲郡魏乃縣也或以邑爲官北海劇或以邑爲姓  
在城任城下任城 數十人中訛謬非一則又何也兩

碑文云天姿醇嘏醇嘏卽純嘏也云祇傳五教祇傳  
卽敬敷也銘詞以虔嘏二字叶陽唐庚青韻吳才老  
韻補所未取 碑陰題名三列凡六十有二人每人  
具書郡縣名字漢碑陰之最謹嚴者惟弟子魯國戴  
璋不書某縣未審其故漢志泰山郡有華縣續漢志  
無之方輿紀要以爲并入費縣按三國志稱臧霸太  
山華人此碑亦有題泰山華者然則後漢元有華縣  
殆省併未久而復置耳通鑑獻帝興平元年劉備爲  
豫州刺史屯小沛胡三省注沛國治相縣而沛自爲  
縣屬沛國時人謂沛縣爲小沛由此今碑立於延熹  
末已有小沛之名疑當時縣名固有小字非土俗之  
稱也魏郡治鄴不治魏此碑籍魏郡魏郡者二人不  
稱小魏與沛國小沛書法迥異則小沛爲縣名審矣  
廣韻十九侯部婁字下引何氏姓花云母婁氏今琅  
邪人此碑有母樓觀一人婁樓蓋通也如盧複姓志  
氏族者亦失載潛研堂金

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緯繞鹿盧  
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緯使之滑且不致  
外脫如今石井欄爲縵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  
暈此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  
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齒其  
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  
借之迹甚多漢書酷吏傳如高注言前和明有後和  
卽四植之義也山左金

孔君名宙字季將碑字顯然後漢書孔融傳云父由  
泰山都尉案英雄記孔由字公緒陳留人後漢符融  
傳太守馮岱到官融薦孔由爲計吏案融陳留人故  
與由同郡漢名臣奏有司空掾孔由碑稱宙舉孝廉  
除郎中不曾爲計吏及司空掾也魏志董卓傳周孔  
由等出宰州郡許靖傳陳留孔由爲豫州刺史張璠  
漢記鄭泰說卓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嘔枯吹生案  
玉篇由系也故由字公緒若季將則與由不相蒙矣  
范書謬謬賴碑可證柱碑

泰山都尉孔君嘗任此官案之桓帝紀初置泰山瑯  
琊都尉官注二郡盜賊不息故置今碑所謂東嶽黔  
首猶夏不缺三祠兵遺呼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

之典戎即都尉職而注指盜賊不息者與碑縣合又應劭云每有劇職即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攷泰山都尉置在永壽元年延熹八年即罷蓋當孔君碑既成之明年而自亦遂以廢其為因時權設信有據也然則百官志謂邊郡往往置都尉語豈有所漏與隸續劉寬碑陰故吏伊闕都尉在靈帝中平二年鄭季宣碑陰有故孟津都尉在中平三年此二地豈得謂之邊郡與余故以孔君碑質之益知應氏說為定也

西嶽華山廟碑

碑高七尺七寸廣三尺六寸二十二行行三十字額題西嶽華山廟碑六字篆書石今毀

風禮賦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諱之而嶽字亦傳曰山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遍為自三五迭與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禘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酉則未聞所損益周鑒

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殿國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 高祖初興改秦徑祀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 孝宣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遐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隆故立官其下官曰集靈宮壘曰存懷壘門曰望夷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苴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竊用北壘託今垣趾營北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異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由巡輒過亨祭然異所立碑石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卒識迨熹四年七月甲子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堂革嶽之至位應古制脩廢起頓闕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初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鉛勒斯石垂之于後異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奔有河邦遂荒莽陽觸石興雲雨我農耒資糧品物亦相瑤光

崇祠二州古曰維梁馮于幽岐文丞克昌

王予展義巡狩省方王序之贄禮與厥六

六樂之變舞以致肅在漢中葉建設宇堂

山嶽之守最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

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

遐禳凶札夢紱吉祥歲異貢丰民說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

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

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表府君諱逢字周陽

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琛字山陵受平信

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人丞張晏

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陌字君惠河南

密人王春掾崑陰王甚字德長 京兆

尹勅臨都水掾陵土 石遺書云新豐

郭番察書示者穎川 邱鄴公脩蘇張工耶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其略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 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歐陽公集古錄云 所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惟見于此碑爾余按班固漢 書地里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鄺道元注水經

亦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

則不獨見于此碑矣而所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

不載金石

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在華州華陰縣咸宗延熹四

年袁逢守洪農郡以華嶽舊碑文字磨滅遂案經傳

載原本勒斯石以垂後會遷京尹乃勅都水掾杜遷

市石遺書佐郭番察書碑成於後之四年蓋孫琛與

郡時也逢者司徒安之曾孫太尉湯之次子嘗為司

空而卒史不載其歷洪農京兆乃闕文也東漢循王

莽之禁大無二名郭番察書者察泣它人之書爾小

歐陽以為郭番察所書非也碑云四時中月省方柴

祭不讀中為仲其義亦通至以宣帝為仲宗則是借

仲為中說者謂漢世字少故多假借或曰漢人簡質

字相近者輒用之予以為不然亦好奇之過爾以帝

者廟號而借以它字不恭孰甚焉 碑云略叩禮記作 以歲為慶女陽為汝陽 錄釋 即昉字春即香字即即即字又 普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然漢武集靈宮見于 太華漢志既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鄺道元曰敷水北 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 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

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王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營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益嘗言矣子因得考之信廣川書跋

歐陽文忠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為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心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龍改齋漫錄

西嶽華山碑為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監書也其言似亦有據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蘇子訓此何人也王貞舟州山人題跋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屠隆考繁餘事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為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

莅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為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道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菴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為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為砌石余從東肇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石壘鐫華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華州郭允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其末曰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絕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為名殆非也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勅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為敕曰他如

華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較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為勅而後人因之淮南九勅注勅音整形也六朝時勅字多改作勅故因之而變五經文字曰勅古勅字今相承皆作勅惟整字從此何曾傳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勅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勅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魯相韓勅修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勅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勅允伯以為其來旁從力者別音資故魯相得名焉則不知此碑之作勅者又何說也亦相楊統碑收公房妻子皆此勅字今尚書學陶謨益釋康誥多人唐公房碑勅勅部吏今尚書學陶謨益釋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並作勅而周禮樂師詔來警臯舞注云來勅也勅爾警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母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為勅又何哉其曰左尉唐佑按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故橋元補雒陽左尉此言左尉亦以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書合濟陰太守孟郁廟碑韓勅孔勅後極山碑皆有左尉風又郡國志宏農郡下云華陰故俗通有武當左尉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此碑袁府君逢先為宏農

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為河南京人一為河南密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宏農在後漢為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為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掾佐一為霸陵人一為新豐人則容也故別書於下而言京兆尹勅遣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于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察書有不必言者矣又律歷志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豈其人歟婁機漢隸字源曰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勅則在漢非獨韓名勅也勅雖本音徠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嚴其義非勞徠之徠當讀為飭漢碑范史多用勅字蓋是時上下皆通用初無拘也考之博古圖諸書有孝成鼎銘曰工王褒造左丞輔掾諱守令史永省大官銅鐘曰考工令史右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綏和壺曰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上林鼎曰工史榆造監工黃佐李負芻言省言監即察書之類也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廉柳敏碑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是亦以仲為中也以孝武之求神仙為登假之道按列子黃帝篇曰天



伯命侍史明靈假董重裝之時天啟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國初華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南歸歛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為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並獲矣已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注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禘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即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皇帝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

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粲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會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諡曰康侯長子成早卒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即位為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為

漢繇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繇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備六曰變篆而楷不从按虛為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廬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證也初為本字而今作禰公羊傳夏曰初注薦尚麥魚初熟可禱揚雄餞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證也華為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華之山創成而四方可證也馮為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尚書顧命憑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證也此本字一也壹與一通詩壹發五祀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也假與遐通郊祀志假遜合處師古曰假即遐守其字從彳是也趾與址通左傳略基趾注城是也亨與享通易用亨于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其與恭通詩序柏舟其美自誓禮記是以為其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侯字从人从尸象張布殿字从反身與字从同秦字从禾彡字从止戈豈字从艸風字从凡癡字从疒起字从夭从止从巳精字从

丹銘字从令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奮字从申州字从重川帷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心陰字从今从云陰字从臥从省會字从古文函此與小篆合三也其震字作甯而不作寢其字作其而不作其季字作丰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刺字作刺而不作制達字作達而不作達巖字作巖而不作巖菴字作菴而不作荒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離字作離而不作雍展字作展而不作展斂字作斂而不作斂香字作香而不作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示从豐而作禮出从从中从一而作之通从弓从用而作通氣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曼从頁从白从夂而作夏舉从尸从収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時从出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僂从舉而作僂舟从止在舟上而作前亾从入而作亡齒為鳥在巢上象形而作西深从突而作深坐从土叢聲而作番从弓从一而作于乘从彡而作乘葬从殸森聲而作葬蓬从蓋而作漢兼从秝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馨从香而作馨吉从土而作吉甕从叢聲而作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麥而作陵得从

見从寸而作得掾从象而作掾德从直而作德勅从束而作勅頽从水而作頽此變篆作俗書之備五也又施作施是作是虞作虞原作原峻作峻朔作朔駁作致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

宋鈔此碑世有兩本一為商邱宋氏學所藏一為華陰王去撰所藏皆宋搨也宋氏本雍正初姜任修摹刻于揚州郭本今為曲阜孔繼涑所刻兩本字殘泐處悉同世又有所謂全本則不足信

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會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云云崔實傳實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具靈帝紀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蓋誤也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案延熹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

按額題西嶽華山廟碑虞書以華山為西嶽至周部鎬京則華山轉在邦畿之東不得稱西故改吳山為西嶽詩崧高正義引雜問志云周而以西嶽為河南豫州之鎮至周平王遷都雒陽因以華山為西嶽而其山在秦晉楚三國之間亦無望祀之

文至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在山之西故自周至東漢一千一百餘年雖修禋祀而不以西嶽名至光武徙都洛陽始復其舊故是碑始稱西嶽也碑末丞張粵字少游隸釋云碑以粵為助粵助二字皆說文所無徐氏新附助字云明也按應五年公羊傳助于此乎熹平石經作放鄭注攷工記旒口

如放此乎之放知經典本無助字列子黃帝篇衆助同疑釋文亦云昉或作放而碑有張粵蓋漢時俗字石經亦中郎所書而不作俗體古人慎守經訓如此郭香察書兪州跋據漢人鄧廣德梁不疑

諸名謂東漢原有雙名辨察書之非是然古人多有以字行者且以察字命名姚察以前史不多見其卽律歷志之郭香無可疑矣此碑久毀招本存于今者大興朱氏所藏卽明陝西東雲駒兄弟家

藏以贈武平郭宗昌者此本後又歸商邱侯氏乾

漢七

太守遷京兆歷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時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諡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碑云京兆尹勅監御史掾商陵杜遷市石不可略因據范書著其世系官階於篇末

碑云唐虞時咨四嶽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質之鄭志鄭答孫皓云唐虞之時五載一巡狩夏殷之時天子六年一巡狩禮文殘缺雖于二代之制有所未定康成大儒其說必授自師承則損益在夏商已約略可按而碑既云未聞康成又云蓋以疑之亦以無正文不自為斷制如此然則古之立言者蓋其慎也金石文字記證此碑香察非名因及於漢碑未

有列書人名者案洪所收武班與羊寶道碑並載書人姓名則漢碑固有之矣

隆初上海兵部侍郎凌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君文蓮與凌同鄉且有戚遂歸黃氏尋又為同年朱君筠所得也又錢詹事大昕得鄭縣天一閣所藏全本蓋未經割裂其碑式可與隸釋互証最為可寶聞近亦失去相終以未見為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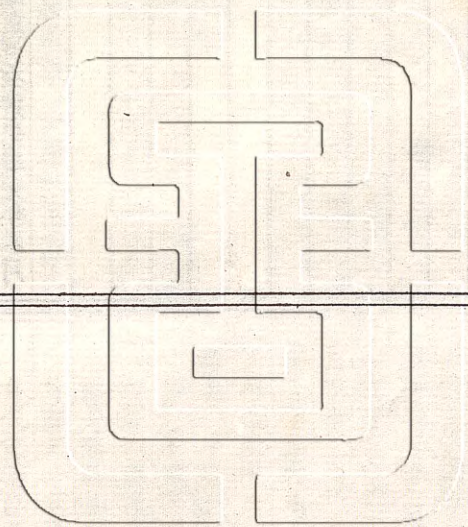
華嶽廟殘碑陰 高四尺五寸廣一尺四寸第一列存者七行第二列惟四行有字可見餘皆斷闕今在華陰縣

民故益都大守□□□躬寧節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攀伯所 故功曹司空掾蓮勺田己叔鸞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充叔中 故功曹大尉掾頻陽游敗多齋 故功曹大尉掾池陽吉苗元喬

故督 故五 故 右武都太守等題名其七行稽其官制地名是漢時碑陰無疑然攷隸釋隸續及金石集古等錄並無此







金石萃編卷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議

漢八

執金吾丞武榮碑

碑高七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十行行三十  
一字額題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隸書陽文

今在濟  
寧州學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情

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

甄徽靡不賁編入旂大學顏然高唐蠹於

雙匹學優則仕為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

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奉世六汝南蔡府

君察舉孝廉口口即中遷執金吾丞遭孝

桓大憂屯守廩武愆哀悲惶如遇害氣遭

疾慎靈口口口口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

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志世載德

不忝口口口口命口不竟台齋蓋觀德於

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

辭曰

天降雄彥資中卓茂仰高鑽堅久文允武

內幹三署外口陳放口勒毛守舊威口武

旌旗絳天雷震電舉歎耀赫然陵惟哮庸

當遂股肱口之元輔天何不常降此口告

瘳手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

咸哀傷愴遠近哀同身沒口口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武君名榮吳

郡君名開明敦煌君名班榮之亡在靈帝初漢興魯

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又有毛氏

之學故曰詩分為四申公授瑕邱江公韋賢治詩事

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

馬魯詩有韋氏學此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此也

闕情者未冠之稱語在武梁碑中籙古鮮字籙於雙

匹者鮮雙寡匹也釋

武榮碑集古錄載其名金石錄並不載然榮之父吳

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瑰俱有碑載金石錄何

以獨遺此碑耶庚子翁

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

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綺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

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

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

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廟落焉爾

碑書

武君治魯詩經章君章句洪氏云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為傳又有毛氏之學故曰詩分為四子考之傳志而知洪說之誤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立博士河間大毛公傳自子夏不得立儒林傳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事浮邱伯為訓故弟子瑕邱江公盡傳之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即瑕邱有韋氏學毛詩正義序曰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于鄆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洪氏用此語以申公轅固韓嬰毛萇為四與正義乖矣後漢伏湛弟黯定齊詩章句杜撫定韓詩章句張匡作韓詩章句傳魯詩者如元王許生徐公王式張長安唐長安褚少孫薛廣德龔勝龔舍高嘉嘉孫詡李昺魯恭李業魯丕包咸魏應陳重雷義皆無章句韋氏世學魯詩使有章句為榮誦習豈遂遺於載記不與齊韓並存也耶然榮去韋氏未遠似亦不妄或魯詩亡于西晉并此章句失傳未可知也其曰痛乎我君仁如不壽春秋屋隕如兩釋者曰如而也歐公于郭輔碑寬舒如好謂施于文章以如為而者始見之而不知又有此碑也金石錄

碑文有云遭孝桓大憂成哀悲慟遭疾隕靈桓帝崩於永康元年十二月武君之卒必在靈帝初年也辨漢書食貨志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主領也幹音管字從斗寶憲傳內幹機密劉向傳幹尚書字皆從干而音義與幹無異疑皆幹字轉寫之譌此碑內幹三署辨釋著幹字義亦作幹蓋其相沿已久譌幹為幹有由來矣金石碑凡十行前叙後銘中界裁畢虛其半無文字它碑少似此形制金石是碑叙武君家世父兄於卒後又稱其父兄之官而不稱名又稱其年卅六及其遭桓帝喪卒而不書某年月日是皆金石文之例所宜記者從來為金石例者潘文儻不叙唐以前文王止仲墓銘舉例知有隸釋諸碑而未一一溯其本始黃黎洲金石要例雖引及東漢六朝之文而於漢碑亦未之能詳也若以洪趙之書合之後來出土諸碑分門別類件系而條舉之庶幾於貞石文有所稽考也矣數即數字匹字匹字即數字兩漢金石記續漢書百官志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屬衛尉不屬執金吾此以執金吾屯元武者國有大喪備非常也漢

初舉孝廉無限年之令自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史能賤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由是廣陵徐淑以年未四十為臺所詰而罷之矣榮年卅六為汝南蔡府君察舉其才行必有過入者以非常格故碑特著其年也潘研堂金石文跋尾碑末萬世諷誦誦字宜讀如容始與上句遠近哀同叶韻詩小雅家父作誦以究玉訓又楚辭九辨自厭按而學誦信未遠乎從容皆是也其云亦世載德者以亦為奕也山左金石志王宏撰以碑額作陰文凸起他碑所無余十餘年所集拓本多覓之搨工未及全收額題後惟親往手摹如漢太室闕篆字正銘陰文凸起魏公卿上尊號碑額唐麓山寺碑額周公祠碑額王行滿書聖教序碑額宋仁宗御書飛白賜陳繹碑額並陰文凸起又龍門山老君堂一造像磨崖小碑題為始平公善文皆用陰字此乃他碑所希見耳王君蓋未觀也續陳碑案額二行黑字王純碑案額二行黑字續陳碑案于長碑案額二行黑字投堂金石跋按執金吾者吾猶德也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也執金吾屬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車駕出掌

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與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即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金吾其秩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漢官秩則云比六百石所率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稱壯矣碑銘云旌旗絳天雷震電舉數耀赫赫然度惟哮虎蓋形容其光滿道路之盛也後漢書禮儀志大喪登遐開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碑稱孝桓大憂屯守元武者即繞宮屯兵之事也桓帝崩無子城門校尉竇武定策至河間奉迎靈帝入嗣大統自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之日至建寧元年正月庚子靈帝即位相距二十四日之久其時都城無主太后臨朝羣臣皇皇非尋常國喪可比宮城屯守之嚴責任非輕時又嚴寒勞勩倍至碑所謂加遇害氣遭疾隕靈者是也碑又云慙哀悲慟感卽感字說文戚从戊从未隸變从伐从卅楊統碑賞戚專權韓救碑陰彭城戚戚皆作戚可證或釋為哀感非是顧氏隸辨慎字下引此碑云感哀悲慟

感字下又引作感哀悲愴一語而兩歧之其誤滋甚勸字說文所無古只作愴景君碑云驚愴此云悲愴皆是徐鉉校定說文新附愴字贅矣

沛相楊統碑

碑文從原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沛相楊君之碑八字篆書石今毀

君諱□□□□□□□□□□富波君之□子也□天□性少有令聞敦□孝□君勅內□名行呂脩外詔□□烈隆構厥基既仕州郡會孝順皇帝西巡呂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健為守丞君雖詔而就之呂順時政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司累辟雁弓司徒州察茂才遷嗣陽侯相金城太守德呂化圻民咸呂懷殊俗慕義者不肅而戎師服者變衽而屬疆易不爭障塞練事功顯不伐委而後為直南轡蠡迪走出師征呂君文武備兼願勝先戰拜車騎將軍從事軍還策勲復呂疾辭後趙徵拜議郎又官中郎將沛相天吏之治副當神人秩禮之選舉不踰賢故望大和則俟生毓

右漢故沛相楊君之碑篆額碑缺不知其名髣髴有富波君字按楊震碑云長子牧富波侯相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則知此為楊統碑也順帝以其忠臣之苗特召為郎歷常山長史魏為府丞嗣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故吏戴條等共立此碑其從昆弟高陽令著碑陰題名所云沛君者即統也此碑辭翰俱妙以百寮作百遠以遐邇作假爾魏即魏字續即續字威即威字震子孫名見于史者數人富波相及其孫衛尉奇皆在焉統居其中而不見錄亦史策之闕遺也釋

楊統碑篆額二行有穿碑十四行行三十五字孝順皇帝平關穿在九十一行之上漢碑額惟量式不同或在其中或在其左右惟穿則無不居中者此碑後有餘石打碑者去之非穿之偏也續右沛相楊統碑字畫多與隸釋不合如宰作宰顯作顯无作兪舉戮作辜戮求作來自作古休作份之類其尤不可解者委而復焉焉字竟作爲字觀其刻畫顯著與全碑神氣不侔直是後來俗工就其漫漶處以意剗刻之殊可恨也漢真開漢碑文字版

略嚴霜則畏辜戮欣悅疎慄寬猛必衷遺貴微專權不稱請求考績不論徵還議官年五十六建寧元年三月癸丑遘疾而卒朝廷愍愴百僚歎傷口民淚爾莫不隕涕故吏戴條等追在三之分感秦人之哀顯被贖其繇由庶考斯之頌儀遠鑄石立碑勿銘鴻烈光于億載俾永不滅其辭曰明明楊君懿鍊其德其德伊何舌忠官力勤止厥身跡口靡革暮茲英猶道呂經國班化粉元既清且寧武稜攜貳文懷微冥遠入斯服份本充庭剛果波得呂和呂平勲速難矣其與爭光甘棠遺愛東征企皇念破慈人怒焉末傷立言不朽先民所藏載名金石貽于无疆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閩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務亭侯又有彪口子修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為何人也集古

按此即昶所藏宋拓楊氏四碑之一沛相不知其字亦不見于後漢書碑中所缺字數俱與隸釋不合想被裝潢手割損也碑云百僚歎傷口民淚爾莫不隕涕僚字明从人傍而洪氏誤釋作遯且跋云以百寮作百遠不可解矣又云願從贖其繇由庶考斯之頌儀按閩官詩說以為史克所賦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鄭箋並以爲奚斯作廟而漢儒行文多誤解作字與家父作誦吉甫作誦寺人孟子作爲此詩之作同例楊子法言正考甫嘗瞻尹吉甫公子奚斯瞻正考甫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咏殷班固兩都賦序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故奚斯頌魯歌其露寢又度尙碑於是故史感清廟之頌嘆斯父之詩張納功德敘庶慕奚斯口口之義費攄碑感奚斯之義楊震碑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劉寬碑有感殷魯述德之頌殺民校尉熊君碑昔周文公作頌宗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美遺蹟紀述前勳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張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及此碑並指正考甫公子奚斯而言後漢書文選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奚斯魯

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或東漢三家詩並行用魯頌者獨從韓詩因作是解亦未可知因碑中考奚斯二字隸釋未揭其義且洪氏但于楊震碑跋云奚斯所作蓋謂作廟此及張納費汎碑皆誤用云云所舉多漏故申其說頃見武君億羣經義證詳辨此義尙有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一條亦承漢人之誤惟兩都賦序及張納碑二條武氏未引餘與起說同

竹邑侯相張壽碑

碑爲明人戴爲碑跋僅存上截高二尺九寸廣三尺六寸五分十六行行存十五字今在城武縣孔廟君諱壽字仲吾其先蓋晉大夫張老盛德之裔世載勳選帥紀律不忝厥緒爲冠帶理義之宗君孝友恭懿明允篤信敦崇經雅習父東光君業兼綜六藝博物多識略涉傳記矯取其用股肱州郡匡國達賢登善濟可登斑叙優能正躬帥陪臨燧燭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希事謂者贊衛王臺婁忠謇上嘉其節仍授命英匡其京輦昭德塞達內平外成舉無遺愆遷竹邑侯相明德慎罰縣奉采

令口甄聲號口憲臺橋王業弼紫微彈羣司清公口緩薄賦收邦畿黎黍殿門荒饑感臣臣哀其靈竭輕舉口來征民歎思暨與人辛府命遂遠口名振射口彌闡垂令紀氣不刊于肯德不後昆

右漢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隸額張君名壽以孝廉爲郎嘗相竹邑靈帝建寧元年卒張君治功曹周憐之過反爲督郵周紘所窘至於捐祿而歸此風古今一也前史多以卒爲蠡海廟碑嘗借字釋隸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

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曝書亭集張君諱壽晉大夫張老之裔而不言其籍里碑以習爲襲妻爲屢婢爲蠡觀觀爲耽耽顛爲娶黎爲黎殿爲奠此音之假借者也以豐爲益悉爲忝黎爲恭私爲孔邑爲邑壁爲野老爲老樸爲攀憾爲感凱爲宏

皓爲皓悌爲帛悌爲疾數爲說說爲病爲爲晉則字體之加變也說文耽視近而志遠也引易虎視眈眈又耳下垂爲耽俗書引易說作耽轉作耽不若此碑之觀觀其音相同使人皆知其爲借也夫金石錄碑以班爲班字此洪氏所未舉者以婁爲屢則漢書

土遭江揚颶賊上下口征役賦彌年萌于口戈杆軸霍彈君下車崇尙儉節躬自菲薄儲待非法悉無所留并官相領省倉口小府御史朝無姦官野無滿寇教民樹藝三農九穀稼盍滋殖國無灾祥歲丰豐穰嗜白之老率其子弟以循仁義祥賊不起厲疾不行視事年載黔首樂化戶口增多國尊民殷功刊王府授權刑對揚其前功曹周憐前將放濫君微澄清憐顧愆悔返督却周松承會表奉君常懷色斯舍無宿儲遂用高逝老弱相携携持車干人以上沛相名君駱驛要請君捐祿收名固執不顧民無所叩國違所賴上下同感州郡聞知慈弓禮招復爲從事觀觀常視不圻其節詳司注府進退以禮舍宏內光頤口陪爾頤天不憚遺疾無瘳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嗚呼哀哉夫積循純固者爲天人所鍾功假於民者敏在銘典於口訪諸儒林刊石樹碑式昭令徽其辭曰亮元德於我君膺清茂體靈純起三署垂

多有之碑字淳古與孔彪碑相類牛氏擬以白石神君碑謂開魏隸之法然是碑隸法實在白石神君碑之上也兩漢金石記

右碑僅存上一段每行十餘字中間又鑿去四十字卽明時人斷爲碑趺者今在城武縣說文耽視近而志遠也觀內視也觀與耽音同而義亦相近先儒傳易皆作虎視眈眈此碑乃作觀觀是古人固通用矣王輔嗣釋眈眈以爲威而不猛碑云觀觀固視不折其節意亦相類也婁機云碑在單州城武宋時本隸單州也潛研堂金石文城尾

案縣志鄉賢有張壽傳事蹟多本此碑惟云累官右諫議大夫尙書右丞則志所增也又稱葬文亭山後墓如陵阜今山在城西北一里又名雲亭山有古柏數株傳爲漢唐時物墓在與否無可考矣山左金石志

衛尉卿衡方碑碑高七尺廣四尺四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額題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汶上縣府君諱方字興祖聲先蓋堯之苗本姓口口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口口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已濡術安貧樂道履詠頽原兼隋季由聞斯穴

諸碑仁壽□□□土階夷寇之貢經常  
伯之實位左馮翊先帝所尊番名什京考  
廬江太守兄彊門太守□□孝長發其  
祥誕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前之美少已文  
舉甄鹿允元長曰欽明耽詩悅書□□  
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即工集相  
東令遵尹釋之導保鄆二城秦國更授班  
敘□□本學未化速郵置明舉九異遷  
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部席之軌飛翼  
軫之控操臬□□綴宋王之書會舉本  
夫人感背人之凱風悼慕儀之効勞廟閣  
苦田仍留上言倍榮向哀禮服祥除徵拜  
議郎右北平太守尋李廣之左遷恢魏粹  
之和戎戎戢土佚費省巨億懷□□□  
靜有績遷潁川太守循清徐后招坂隱逸  
尤大茅茹國外浮談凌界騾動氣泚在□  
□□□歸采洙泗用行合感激拜議郎  
遷大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詩入所詠並  
有亡新君□□□隆寬慄鶉火光物隕  
霜刺發振滯起奮亨亡繼絕思降乾太威

肅此本朝錄功入豈備□□翼紫宮夙  
夜惟寅禱隋在公有單襄穆英謀之風詔  
選賢良知先逸民君務在寬失順其文舉  
已從政者退就初巾永康之末君漸孝桓  
建寧初政朝用舊臣苗拜步兵校尉震六  
師之附維時假階將授親職受任決旬庵離  
麻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  
丑卒詔遣使□□弔聘禮百南臨會莫不  
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蓋蓋雅頌興  
而清顯肅中庸起而祖宗□改仲尼既歿  
諸子經論斯千位歌用昭于宣論呂旌瀝  
銘曰勒勳於海內門生故吏□□□采  
嘉石樹靈碑鷲茂伐秘將乘其辭曰  
峨峨我君懿烈孔純高朗神武歷世忠孝  
馮隆馮軌不忝前人寬猛不主施義是經  
韜恭順□溫故前呈鑑英接奇踵迹晏平  
初瓊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  
邊民是鎮惟□□憂及退身泉議而室  
剖符守藩北靖□□有□有聲旋守中壘  
幽滯已榮道種奮京□□□含澤戴仁

□□取寧別長別君不真不陽維□維允  
耀此馨香能近能惠別亮天功入統□□  
抖斜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競競業業  
素絲羔羊閭閻侃侃御又昂昂蹈規履渠  
金玉其相譽害王臣羣公憲章樂旨君子  
□□无疆銘勒金石□□□□問□□  
萬世是傳未登字仲原樂陵

多用此體雖柳子厚少作亦然履該顏原謂顏子原  
憲也禕隋即委蛇出韓詩內傳碑以儒為儒借為背  
從太即太字盧江馬  
門皆從廣 韓釋  
洪丞相謂碑云履該顏原即顏淵原憲子觀其下繼  
之云兼修季由蓋仲由一字季路季由即季路也金

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慕儀之効勞以蓼莪為蓼儀  
他漢碑多如此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  
異同也金石

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為顏淵原憲而都  
太僕以季由為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兼修之義  
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  
下無道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  
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  
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  
貧守道之士故並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  
嘗有也金石文

右漢故衛尉卿衛府君之碑隸額建寧元年立趙氏  
誤以為三年衛君名方歷郎中郎侯相膠東令會  
稽東部都尉召拜議郎為右北平潁川兩太守再除  
議郎遷太醫令京兆尹碑有本朝錄功人登衛七字  
衛下闕文必尉字也又云永康之末君衛孝威建寧  
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蓋靈帝初立更易朝  
士自九卿而作五校殆是左遷故碑首舉其尊者稱  
之碑云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鑄靈碑未有小字門  
生朱登題名則其人也銘文甚溫潤如云鶉火光物  
隕霜刺發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唐人誌墓

右碑趙錄云蓼莪為蓼儀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子  
按是碑以委蛇為禕隋出韓詩內傳而知其所傳乃

韓氏學也漢碑字多假借大約其音相同未有如是碑之變者將授親職以緝作充庵離寢疾以庵作奄耀此聲香以聲作聲踏規履渠以渠作矩讀者須以意逆而得之銘云樂旨君子以旨作只顏氏干祿字書旨旨上俗下正旨字漢人用之而云俗何也金石錄右碑金石錄以為建寧三年二月立洪氏已辨其誤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趙德甫以蓼儀即藜我然矣至背人二字乃置不論予按背人即抑人也廣韻抑同部紂畿內地名碑以節作抑克長克君作趙能哲能惠作恚非盡假借必當時經師所傳有此異本也

隸釋云碑隋字出韓詩內傳內傳久不傳未知洪氏何據經典釋文引韓詩但作逶迤 容齋五筆言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逶迤四曰倭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逶移九曰透地十曰倭蛇十一曰邁迤十二曰威遲今此碑又作碑隋唐扶碑作透隨劉熊碑作委迤枚乘兔園賦作委移博雅賊險也文選薛注周道威夷險也則賊夷亦委蛇之別體而字書尚有螭蛇地臨隋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公尚考之未盡也金石

存  
碑在汝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南向以建寧元年立雍正八年汝水泛決碑陷臥莊人郭承錫等出貲復建焉金石

此碑近時所搨以校隸釋所有尚不及其半焉中有云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為郎中也夷謂伯夷愍謂閔子古閑愍通用如春秋諸侯之諡閔者亦作愍也碑中兩寮字全蓬琳瑯皆誤以為實豈傳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抑亦作都此併省去邑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參國起按本之齊語下本璧末上缺一字必博字也寢闈苦由下今缺一字而洪氏本則為仍字其下所注缺字今本則頗似因字形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缺失順其文舉洪氏本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缺者頗似寮字其失字上半剝泐實非失字乃篆字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軌巾蓋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含澤戴仁下注云缺六字其實止缺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抱經堂文集

階夷愍句上土字是土非土也實即寮字楷即攬字

也苦由仍下是留字君務在下是寬字今尚皆隱隱可辨洪以為闕者亦拓本偶不見耳兩漢金石記

衡氏家子平陸祖父以來世為大官范史不立公卿表故方之拜罷年月無考祖左馮翊並佚其名矣云恩隆乾太威肅制太即泰字即坤字說文太古文泰義無二訓故卦名亦可作太也云感背人之凱風陸德明釋文邨本又作節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然碑蓋從邨而省其邑也云不虞不陽不吳不揚之別古人吳虞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雍而左氏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說文吳姓也亦邨也一日吳大言也是吳款之吳與吳越之吳無別體矣陸德明謂吳說文作吳又引何承天從口下大之說毋乃誤讀說文乎孔氏詩正義謂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謹為聲今此碑作虞虞娛亦通用字也碑又以寬慄為寬栗聲香為馨香邨虎為召虎虎為虎誦為誦勉長勉君勉即勉字馨馨王臣馨即馨字樂旨君子旨即只字皆邨陽洪氏所未及舉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文云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二月當是三月之訛據沛相楊統亦以是年三月癸丑卒又下文云

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合計小盡逆推至三月辛酉日當在十三日正與五日癸丑合是又一證也校訂

高陽令楊著碑

碑文從表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高陽令楊著之碑九字篆書陽文石今毀

隸釋

存疑

○綜書藉○賢仕邨○虛五官○塚功

曹司棘波事仍辟大尉憲定穎侯相持以儒學詔書勅旨定經東觀順鳳山之指謂歷事之疑天子異焉擢採議郎遷高陽令德以柔民刑以威姦是以勳庶愛若冬日畏如聽冕恩洽化未基有成頌甫班麗方授銀符間母氏疾病孝烝內發醴榮投黻步出城寺衣不暇帶車不俟駕載馳

○躬親嘗糴進遊會參繼迹樂正百行之主於斯為盛授辟司徒舉○治劇○扶思善侯相○遺○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

輕舉位淹名顯○數○聞○于○下○宜○幹○而

室位國輔臣上天不惠不殺愁遺年五十有三○年○十月○廿八日○壬寅○卒○凡百

隕涕緇紳催傷門徒小子喪茲師范悲將  
焉告叩叫字倉感三成之義惟銘勒之制  
皆所已紀盛德傳無窮者也若茲不刊後  
哲骨間故樹斯石以昭厥勳其辭曰

廟諱乾鐘適于秋揚君其德伊何如玉如瑩  
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躬尚節儉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文經紀典墓口口口口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尙可識云司

隸從事定穎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  
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  
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

墓側錄古

右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篆額楊君名著太尉震之  
孫常山相讓之子碑缺其名得之于震碑仕歷司隸  
從事議郎高陽令思善侯相年五十二而卒石損心  
其年漢之王國相則秩二千石侯國相纔與令長等  
耳思善者汝南之小國碑首題以高陽者蓋爾國不  
若壯哉縣也楊震碑亦稱著爲高陽爾晉宣溫薦蕭  
秀表云敦在三之節李善引國語變共子之言曰人  
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漢代

郭賈以後尙有紹封者而史未之載也碑云詔書

勅畱定經東觀順元邱之指觸歷世之疑起按石

經立學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後漢書靈帝紀蔡

邕傳並以爲熹平四年隸釋云蓋諸儒受詔在熹

平而碑成則在光和今此碑年月已泐然著卒與

沛相同時定爲建寧元年無疑則所謂受詔定經

者乃桓帝時事尙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

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所闕而著判定之功亦不

必在邕典等下也碑又云孝烝內發又云烝烝其

孝語本尙書漢碑用烝烝者皆作蒸烝惟此文作

烝耳高郵王君引之云堯典父頑母隳克諧以孝

烝烝又不格姦傳云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

和頑隳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訓烝

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又爲進進治則不辭甚

矣今案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又不

格姦爲句列女傳云舜父頑母隳父號瞽瞍弟曰

象放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瞍以孝蔡邕九

疑山碑云遠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  
蒸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云  
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

銘誌類皆門人所立故用此語者頗多逢盛碑云感

激三成一列同義楊震碑云緣在三義一楊統碑云

追在三之分此碑云感三成之義三楊碑皆用之同

出晉語也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頑甫蓋又借用碑

以未基爲未莽碑榮投敵爲釋榮投敵師范爲師範等

倉爲倉蒼捧即拜字龍即秋字遊即遊字隸釋

楊著碑篆額二行黑字碑十三行行二十八字穿在

第二字之下第七八行各空三字不書楊氏四碑并

陰皆作棋局之紋惟此碑微漫滅

碑無年號其中云遭從兄沛相憂去官繼之以不惠

慈遺之語沛相以建寧元年卒考之長歷必建寧元

年也漢錄

按此碑昶所藏宋拓本已被襲演割損中間司徒

舉下名顯下皆缺三格以碑式行數字數計之適

當七八兩行即洪氏所云第七八行各空三字不

書者也著曾拜思善侯相而碑額及楊震碑止書

高陽令者聞拜之後即以兄憂去官故仍稱前職

如韓仁遷槐里令而銘額稱聞憲長古人金石之

例如此洪以小國大縣解之臆說甚矣後漢書郭

躬傳弟子鎮以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封定穎侯永

建四年卒長子賀嗣著在桓帝時爲定穎侯相知

姦爲句也經云以孝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

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虞

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後漢書章帝紀陛下

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和熹鄧后紀以崇陛下烝烝

之孝宋憲傳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陛下體烝烝

之至孝馬融傳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伏

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蒸蒸之

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蔡邕

胡公碑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孝

于二親蒸蒸離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云

孝章皇帝大孝蒸蒸家語六本篇警駁不犯不父

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載文類聚引魏弁蘭贊

述太子表云音舜以蒸蒸顯其德周且以不驕成

其名曹植警舞歌云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隳盡

孝於田隳烝烝不違仁廣雅亦云蒸蒸孝也則知  
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  
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  
篇文王烝哉韓詩云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  
皇傳云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  
美也昶案此說極確確法言云德諧頑隳讓萬國夏



侯湛舞賦納和氣於兩儀分克諧乎君臣足與列女傳相證又晉書孝友傳序閱會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恣宏七體而垂令迹溫嶠侍臣箴思有虞之恣恣尊成周之翼翼翼翼恣恣言其忠孝亦足與廣雅諸書相證皆王君所未舉者然攷史記酷吏傳吏治恣恣不至於姦殺民又安是以恣恣屬下句讀也楊孟文頌云清涼調和恣恣艾寧艾即字是以恣恣又絕句也蓋當時師承非一故句讀各殊若是參攷眾說自宜以恣恣絕句者為長此碑亦一証也

郭泰碑

碑高八尺四寸廣三尺三寸十二行行四十字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吳先出自胥周王季之穆胥肅林者寔胥懿魂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吳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季夏溫恭仁篤慈惠夫異器量廣深安度廣大浩焉洋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乎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投文益之

茲銘摘其光耀嗟爾來也足則是效

介休縣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冲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起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口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畱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碑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碑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道元水經注此碑在介休縣余邑人王正己曾為其縣令余從其家寬一紙乃正己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近有晉人為余言舊石曾在一秀才極愛之每往碑下摩挲累日一夕盜碑昇去縣令無奈重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己再刻之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石壘鐫華林宗墓在介休縣驛路傍介休碑作界休來齊金石刻考畧大下碑錄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又有郭有道碑云在太原府平晉縣蔡邕文并書在龍泉側按有道止

將墜琢微言之未絕兮時纒纒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譚和者猶百川之颺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澗門發明動誨重蒙賴焉用祛其蔽明郡聳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碎司戎瑑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厓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猶區外以評翼起天墀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一而交凡叔同好之人弘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命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可見述也今具如何所闕斯禮於是盡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與奮于百世令董顯于乘窮異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靈純懿淋靈受之自天崇柱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祀官廬重仰允得其門懿乎異純確乎異殊洋培紳言觀具高栖遲泌山諸諺能教羔三事幾行具招安驛名貢保此清妙降非不孔民斯悲悼爰勒

一碑此其誤也 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亦未見釋云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今林宗墓側有一碑乃近人傳山所為體既杜撰跡復醜惡無知者以為中郎書爭相傳拓可笑也聞鄭蓋又書一碑與傳山並峙豈以傳山為非其人而欲自擬中郎也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碑按此碑今日所傳拓者凡有二本乃近人傳青主鄭谷口所重書字跡醜惡不足云矣愚所錄此本是乾隆七年如臯姜任脩墓本任脩字自耘號退耕後有自識云子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補桐柏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傳山鄭蓋杜撰者差勝云愚按是本以亨為享以適為隨以殷為隱則皆見於劉熊碑者也以藉為牆則見於石經論語者也又以權為確以徠使為栖遲則皆見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或以徠使為栖遲則皆見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傳為蔡書亨適殷三字洪氏亦嘗以假借釋之至婁壽碑則未有目為蔡書者石經論語雖屬蔡書然藉權諸字則洪氏未嘗以假借釋之借非原石如此何以能闡合乎又或疑姜從隸辨摹入然若使從隸辨摹補亦焉能免參差集綴天吳極禍之痕而予曾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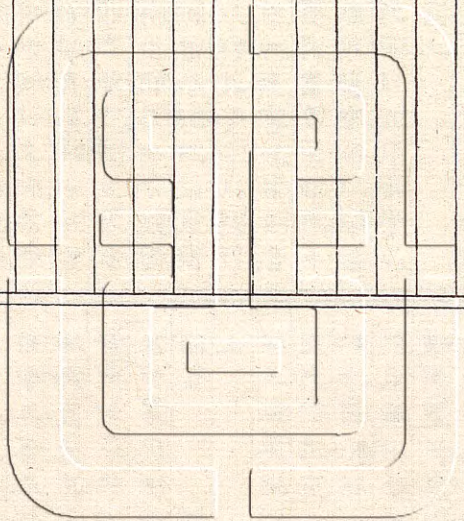
姜君所摹袁逢曹全諸碑手意莽鹵斷不能脫空摹擬而勻潔若此惟其不能自運是以筆蹤弱劣不稱漢碑骨格而要之典型具在非傳鄭二刻比也且其通體筆意與寒山趙氏所摹婁壽碑相似則其自出寒山諒非誑語矣 此本內以璋為緯顧南原隸辨之書不著于錄卽此一條亦見姜氏此本非從隸辨來也 此本及傳鄭二本並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注則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云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闖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考陳蕃竇武之死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誤也然則林宗當生于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四月十二也惟是是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則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亦不得因有水經作四年而遽謂此本誤也 傳青主書此碑後有跋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見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俾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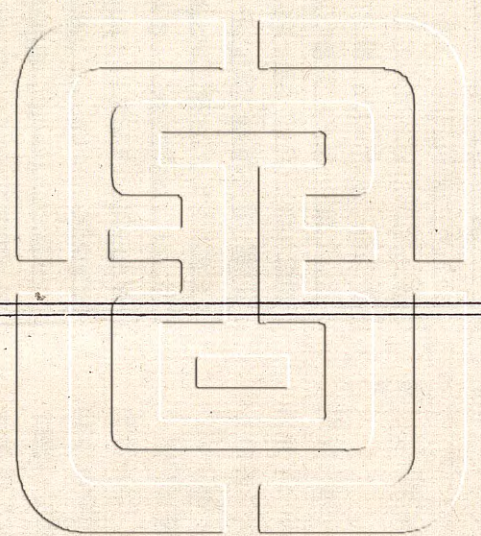
甚不知青螺公所嘗識以爲漢碑者又何本也按此所謂青螺者郭子章也子章重刻郭林宗碑跋云介休王尹正已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余予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參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鐫之貞珉据此云字體與受禪相類則是方整一種者矣此亦足證姜氏所摹之非無據也 兩漢金石

按太平寰宇記河東道汾州介休縣郭林宗家在縣東南二十里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據此宜林宗之碑流傳最久乃自宋以來著錄家皆未之及知此碑已亡于唐代或宋初矣今所錄者乃明傅山所書刻於林宗墓側字迹醜惡殊昧古意 國初鄭氏篋亦有重書之本皆不足觀翁鴻臚方綱云家藏別有姜任修本較傳鄭二家頗有根據然姜子恭壽孝廉與昶善言及此碑亦不信以爲真也因其文尙與史傳及蔡中郎集文選諸書有資攷證處姑著于編識者自能辨之

六經集作六籍隨集集作游集絕軌文選作紀軌誤年四十有二集作四十有三凡我同好集選並作凡我四方同好惟先生之德集作推先生之德誤以謀不朽集作以圖不朽見述集作紀述樹碑集作建碑齋于集作齋乎拙沒集作齋齋至赫字漢隸亦有作共者碑書赫赫二字爲共共竟與於

字無異失古人省文假借之旨矣





金石萃編卷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漢九

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

碑高七尺廣三尺四寸十七行  
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

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

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廟不能闡靡

施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惓累惠屏營臣晨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奉到官

行秋饗飲酒畔官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

聖仰瞻楹楹俯視几從靈所馮依肅肅猶

享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

上案食設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

孔子軌川所疑西狩獲麟為漢制位故孝

經援神摯曰靡立制命帝卯行又尚書孝

靈擢曰工生倉階觸期稽虔為赤制故位  
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義臣以  
為素王稽古效亞皇代雖育衰成世享之

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曰

祠孔子以大宰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

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

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蓋於民初乃孔子廟禮煥炳夫于上下而

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

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

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載春秋行禮以共

煙祀餘昨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執稱為效增異

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上

尚書

大司農府治所部祀事

晉在仲尼斗先之精大帝所疑類母毓靈

承敝遺裏黑不代倉黷不應聘嘆鳳不臻

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位端門見徵

血書著紀黃玉韻應王為漢制道闇可示  
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  
鈞河植雒却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略云云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頌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錄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慮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集古錄

右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靈帝建寧二年立按本興元年孔蘇碑載吳雄奏用辟雍禮春秋饗孔廟出王家錢給大酒直距此纔十有七年史晨復云到官秋饗無公出酒脯之祠至於自用奉錢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共禮祀此蓋有司崇奉不虔旋踵廢格也孔蘇碑中吳雄奏章則云奏雒陽宮此亦奏牘乃云上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也樊毅復華下民租奏其式與此同碑以倉為著禮為禮汁為吐倫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金石文

後漢書張衡傳曰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後學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大略以為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

曰禋潔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羈師兩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相粢二占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潔敬之名耳據孔氏之疏惟鄭康成有禋之言煙周人尚臭之說若非柴燎以上之祭則不可以煙氣臭聞盡通禋字之義也賈公彥周禮大宗伯釋曰按尚書洛誥予以相粢二占明禋注去禋芬芳之祭又按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性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于禋祀之下正取義于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祀郊特性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于天引之者正煙氣也據賈氏之疏康成取義于煙與禋並得相叶祭宗廟祭上帝皆有升煙報陽之意與孔疏各見異同今觀此碑竟書以供煙祀及樊毅修西岳廟紀書樊熲燎煙魏曹不受禋碑亦竟書煙于六宗則知漢魏間學者以煙氣臭聞解

書闕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衡真儒者能昌言以闢之乃史晨碑中引用讖緯荒誕之語以贊述孔子傳會其文可見桓靈時其學猶傳習不衰碑云臣晨者魯相史晨長史臣謙其姓莫聞其云自以奉錢即俸錢也又云褒成世享之封後漢書孔昱傳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臣賢按孔霸字次儒即安國系也習尚書宣帝時為大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薨諡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皆誤也予按桓帝永興中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云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則東漢時本是褒成侯爵劉昭以范謝二書封侯皆誤者其說非是又云孝經授神學聖去計切音器絕也契券或借用前漢書溝洫志內史稻田摯重其議減注摯收田租之約也又祠孔子以太宰上從穴又云百辟卿士士字竟作土寫禮器碑四方士仁華山亭碑卿士百辟周憬銘濟濟吉士皆作土又云寢息耿耿寢下從侵又云以供煙祀煙音因孔穎達尚書禮于六宗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

禋者猶多博稽有孫吾子鄭氏之說尤覺信而有徵矣又云庶政教稱報字從欠又云端門見徵端門在聖廟東南汁光之精金羸琳瑯汁作叶黃玉譟應古響字嚴發殘碑桓靈佐陳章金石文錄蒙恩受符守者即此碑也其一云相河南史君諱晨者即後碑也集古錄作史晨孔子廟碑天下碑錄作魯相晨等奏出王家穀祠孔子廟碑辨錄東京錄墨其流傳於今者乙瑛韓敕史晨最為完善乙瑛碑祇敘奏而附以贊是碑祇敘奏而附以銘蓋法史記三王世家為翁翁表忠觀碑所祖但是碑銘詞以談然崇為韻吾甚訝之古韻有不可強通者如此等其一也集古錄

右漢魯相史晨孔子廟碑內缺二字自隸釋所錄已然闕里志餘下作非字蓋因晨後碑有餘非賦賜句也山東通志流上作周字闕里志又改周流為轍環通志遂削去餘非句皆妄不足據銘云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又云承敝遺衰黑不代倉者以孔子為黑帝叶光紀之精而不得代周有天下也汁即叶字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譟應者公羊傳

何休註云獲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星出秦政起口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當時蓋有此說皆緯書所載漢人一時傳習往往見諸文字如禮器卒史諸碑言多相近至以孔子作春秋謂為漢制則尤傳會可笑矣 碑式云文十七行行卅六字顧氏隸辨云卅五字蓋行末各損壞一字顧氏但據今拓本故云卅五字也 金石存

假借之字洪所未著者以稷為稷以土為士以款為報以畔為泮其云汁光之精者緯書黑帝汁光紀也方言協汁也自關而東曰協關西曰汁其云黑不代倉者與班孟堅非是對仁不代母句法順逆不同此蓋謂周以木德王東方木為蒼色而孔子黑帝之精不得以水代木其義則與仁不代母同耳 兩漢金石記

右碑前載史晨奏詞後為韻語贊孔子之聖也晨既奏言于朝以其副上大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漢世郡國奏事之例蓋如此猶今時題本之有副又有揭帖也考是時太傅則南郡華容胡廣伯始太尉則沛國閻人襲定卿司徒則東萊牟平劉寵祖榮司空則潁川鄆許栩李闕大司農卿則不知其人矣 晉書

按此碑最完善可讀然從前拓本每行止三十五

字後碑亦然蓋因最下一格陷近碑跌難于著墨

故金石圖所摹兩碑三十五字之下即界橫格也

末云增異輒上按通鑑漢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

上書言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胡三省注引李賢

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又引隸釋此碑及光

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增異復上之

文為證此蓋當時奏文結束之常語蓋言繼今事

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上也銘云承做遭衰

黑不代倉者孝經鈞命決云邱為制法之主黑錄

不代蒼黃碑蓋用其語銘又云鈞河撫雜御揆未

然考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河圖稽雖

鈞及河圖真紀鈞文選注引又有河圖考鈞易通

卦驗開元占經並引雜書捕亡辟文選注初學記

類聚御覽皆作捕亡辭則鈞河捕雜四字其卽用

二書之名乎全氏祖望以銘詞談然崇叶韻為疑

相觀此銘上文皆用陽庚青諸韻中閏忽叶千字

史晨饗孔廟後碑

堂金石

文跋尾

碑載漢郡國奏事之式其首言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洪氏隸釋云上尚書者郡國異於朝廷不敢直達帝所因尚書以聞也案無極山碑載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後載尚書令忠奏雜陽宮是臣耽位太常亦同郡國矣漢制羣臣奏事多詣尚書上聞亦不盡限以內外之制獨斷所謂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諸尚書通者也 授堂金石跋

此碑下一層字嵌置跌眼鄉來拓本難于句讀自乾隆己酉冬何夢華將跌眼有字處鑿開從此全文復

顯山左金

碑云百辟卿士以上為士按韓敕碑四方土仁侯成碑遐邇邇士仁華山亭碑卿士百辟周憬功銘濟濟

吉土揚君石門頌庶士悅靡士皆作土然漢碑中土字往往右旁加點正以別於土字也碑又引尚書考

靈耀曰平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按水經注引春秋演孔圖云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衛衛書上

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後云黃玉體應亦本此 小圖

此文即刻於前碑之陰高廣尺寸並同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後刻唐人題記四行正書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並趙騎校尉拜

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

日拜謁孔子聖見闕觀式路更跟既至升

堂屏氣拜手袒肅肩使髣髴若在依依舊

宅神之所安春秋彼禮稽成廟靈而無公

出享獻之羨欽曰春饗藻物嘉會述陌辟

龐社稷品制即上尚書衆以符驗乃敢承

祀餘肱賦賜刊石勒銘并刊本奏大漢延

期彌庶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

功書史孔淮戶曹掾陸東門榮史文陽馬

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

元世河東太守孔震元工掾孔哀文禮

皆會廟堂國縣員史吏無大小空府竭寺

咸俾來觀并畔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

合九百七人誰歌咏笙孝之六律八音克

諧謔耶反四奉屬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

靡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

漢九

中道以周左高垣壞汶屋塗色甬通大溝西深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殺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殺民錢

又君念孔瀆顏母并去市道遠百姓酷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曰

又勅瀆并項民飭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杆梓

傲天子冢顏母并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八月與伍除

大周而禱二季二廿三金臺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國郭希元奉

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宣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叔度

前碑載奏請之章此碑敘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瀆并種梓守冢皆在饗廟之後字畫亦大小不等蓋史君孔林中事不一書也

余所收二碑在漢碑中頗為完好前碑止缺十一字

後碑止缺一字按都元敬與楊用修所錄前碑缺二字而後碑乃缺三字且前碑上尚書後有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等二十字

而都楊本俱無之後碑又較二公多一望見闕觀觀字一享獻之薦薦字豈都公所收偶是缺壞本楊公

又從都公書中鈔錄不及以碑證耶

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

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于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

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臨至既升堂爾時闕尚存可得

其名里之由

碑所云春饗晨以建寧元年四月到官則斯石亦當在二年之春也故今人皆謂之後碑自敘到官至與

天無極備述史晨饗廟而并紀其會祀之人史君饗後至給令還所敘民錢財則書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自以道濡麥募力補道築牆作屋通溝之功史君

念孔瀆顏母并至咸所願樂則又書史晨立昌平亭會市後又書晨勅瀆并復民飭治桐車馬道表種梓

相去顏母井不遠顏母井闕里志曰在顏母山中遺址猶存春祭尼山之日遺族人祭其井昌平亭闕里

志曰以昌平山得名故址在昌平山下今廢

史晨後碑又勅瀆并復民按玉篇敕今作勅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云勅恥力反此俗字也字林

作敕又釋文條例云來旁作力俗以為勑勑字說文以為勞條之字如此之字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爾

六經正誤云此陸氏謂經文既用此字不敢改也然陸氏但知從來從力為勞勑字而不知約勑之勑本

不從來蓋勞勑字從往來之來音力代反約勑字從來從力音敕來從兩入音棘往來之來從兩入音萊

來棘變為東又音刺重兩東為東竝兩東為棘自漢以來誤以萊為來故東方朔謂兩來為萊其舛久矣

敕字雖見史記亦是從來非從約東之東也從文者力之變也勑出於勑勑非俗字也愚謂正誤之說非也諸字書既無勑字并無來字兩來為東者棘譌東

為來而乃謂變來為東竝從重東見於說文非從來也東本作東有似於來故致譌爾誠敕之敕說支從支從東擊馬之敕乃從來本是兩字後人譌敕為敕又譌東為來轉轉相譌遂以勞勑之勑為敕而乃謂

又書假夫子冢顏母并舍魯公冢守吏四人並一時

當官尊聖之美績當是孔氏宗黨所立故稱之曰君也隸釋于今日拜字下闕一字予觀碑字猶存言傍

當是拜謁孔子碑云祇肅肩優肩先結切先入聲漢武紀用事八神肩狀如有聞注肩與肩同優音愛禮

祭義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陸氏曰微見也此即髣髴若存之意以壁雕為辟雍與史晨前碑

同百石孔讚乃百石卒史也自桓帝永興元年營相乙瑛請置守廟百石卒史至是已十六年處士孔褒

文禮宙之子融之兄也褒字文禮融字文舉即藏匿張儉與融爭死者立碑之歲距其父宙之死方七年

則褒年尚少便得列名于尚書太守之後其名稱必已表著矣又云城池道濡濡即濡字還所敘民錢林

隸釋材字作林於文義不能通予細觀碑刻材字如此寫乃材字材與財通也又云勑瀆并復民者復民

之雜役專畜其力于瀆井以備開浸桐車馬者以桐木為車馬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韓延壽傳曰賣車

馬是也碑後有武后大周天祚二年馬元貞等題名穢即授亦作登見契苾明碑即月亦作匝匝即初皆金輪所製也又云孔瀆闕里志曰其址不可考想

敕出于勅從父者力之變尤為荒謬又以敕字非從約束之東蓋未考說文敕與救為兩字也救之為勅諺於後漢說見後華山廟碑下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書皋陶謨勅我五典五惇哉益稷勅天之命康誥惟民其勅懋和多士勅殷命終于帝時楚茨既匡既勅敕皆作勅者從石經之文也正誤謾為無稽之說以攻釋文不足依據

金石錄載二碑之外又有謁孔子冢文則史晨有三碑矣而又云魯相晨有兩碑何也且又稱其他文字雖完皆不可次第故其碑目將二碑前後易置金石史亦因之蓋因前碑之首云建寧二年後碑之首云建寧元年而誤也按史晨祀孔子在二年而到官則在元年後碑乃追敘其到官之期并曠括前碑之旨而備言之 前碑飲酒畔宮隸辨云周公禮殿記開建畔宮任伯嗣碑脩序畔校皆以畔為泮乾儿所擬按八卦坤從三釋文云坤本亦作《蓋即以三而縱之耳孔和碑則象乾儿魏孔美碑崇配乾儿與此略同衡方碑威肅別儿堯廟碑乾儿見徵則又小異孝經援神挈隸釋云即契字詩即風死生契闊釋文云契亦作挈爾雅釋天霓為挈貳釋文云擊或作契則

畫不伸出與前文顏母并字不同或以為并字之別體則隸勢之變不可知耳 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庚子鎔夏記誤以後碑為前碑也 又誤以戊子為戊時子嘗得百年前拓本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誦孟戶部請假歸予屬其命良工洗濯諸碑而精拓之則每行下一字皆入跌嵌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多力者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精拓新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凡多出十字後碑凡多出五字然今世所行偽翻本之終帖內有雅歌吹笙至與天無極四十字目為蔡邕書其考字下確有六字絳帖是就淳化閣帖重摹豈得摹入是碑哉此必是明朝人所為耳而其時是碑下一字尚有拓本可知矣又按是碑豐字為豐克字有點與華山廟暨夏承碑同子嘗於華山碑跋詳論之然於是碑亦究未敢定其書人也 王虛舟謂金石錄有魯相晨謁孔子冢文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為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為戊子此間宜有闕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

契挈二字古通用汁光之精字原云即黑帝叶光紀也禮記月令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釋文云叶本又作汁樊敏碑歲在汁洽又以協為汁史記歷書作洽天官書作叶洽則協叶汁三字古亦通用後碑無公出享獻之慶隸釋云慶即薦字韓勅後碑慶席十里靈臺碑先慶毛血張公神碑歲聿再慶贊鳳碑上書而慶君皆以慶為薦不能得香酒美肉隸釋云例即肉字越絕書陳音對越王斷竹續竹飛土逐突突正同肉顏母开舍集韻刀亦作开說文云薦物之刀象形讀若其今以开為并蓋從并小變縮其兩直之首耳

韓勅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尚書頌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衰則其父郎中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准守廟百石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蘇史憲戶曹史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牽連及之 前碑畔宮以饗飲之地言故字从官此碑畔宮以饗序學之職言故字从官漢書諸經列於學官亦以饗序之地言之深水又有校官碑亦言學校之官隸釋後碑亦作畔宮者訛也又末一行顏母开舍开字上一

月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知閏月之當為三月且為月小盡無疑也方綱按此在通鑑目錄何以虛舟弗之考歟今以通鑑目錄合之是碑列是年二月至五月月朔於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戊申

据通鑑目錄二月己酉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二月己卯朔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閏三月戊申朔 是月大盡

据史晨碑四月戊寅朔 是月小盡

据通鑑目錄五月丁未朔 是月大盡

漢書禮樂志桐生茂豫師古讀桐為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此碑云桐車馬于讀上亦以桐為通也

碑尾

碑稱守廟百石孔讚案闕里文獻考云二十代完龔

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美紹封讚字元賓

守廟百石卒史與此合文獻通考又以孔綱孔淮為

二十代孫又云河南尹晨字伯時亦為二十代孫今

碑稱史君諱晨字伯時豈誤以史晨為孔氏耶

前祠孔廟奏銘飲酒畔宮此碑官又作官顯鑿非訛

志

前祠孔廟奏銘飲酒畔宮此碑官又作官顯鑿非訛

案官與館通漢書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注以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然則畔官即文學館耳故文學先生成在其中今刻隸釋作畔官當未審也校堂金石跋  
碑言孔瀆顏母并按瀆當為竇隸書假借今尼山下有石竇俗稱夫子洞是也東為顏母山山前有顏母莊俗呼母莊古井在焉其西有魯顏莊俗謂魯源禮器碑謂顏氏聖舅居魯親里即此也碑言於昌平亭下立會市今昌平山在尼山之南中有沂水界之然則昌平亭當在水南矣吾友武君虛谷謂畔官洪氏誤釋作畔官馥按前碑云飲酒畔官此碑亦當為官碑作官者隸體官字多書作官北海相景君碑陰營陵並作營陵是也桂馥跋

孝廉柳敏碑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十四行行二十六字

故孝廉柳君諱敏字愚鄉其先蓋五行星仰世入舍柳宿之精也放象為用縣設為道口商家而禪口口口而至或問生柳惠國大夫而不俗稱焉君父以孝廉除郎中口部府丞君追祖繼體歷職工官功曹守宕渠令本初元丰太守蜀郡口君復察舉

先乃二十八舍柳宿之精類張姓連天之說不典孰甚焉碑以星仲為星中萬基為萬壽碑即漢字充即荒字隸碑

右漢孝廉柳敏碑漢隸字原云在忠州忠州今屬四川重慶府道路遼遠自宋時洪趙二家而外他人皆未見著錄近時不知何人始數致拓本江南藏碑者皆有之子審視再四疑後人用舊文刊刻不及細檢致多脫誤其可訾者數端隸釋錄此文固窮守句下存一不字不下注闕三字今此碑不下止闕一字以上下文義讀之自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以及堂無文麗墓無碑識皆以四字成句東漢文體自是如此不應此句獨減一字也碑云因勒歎之隸釋作因勒銘歎之此句若無銘字成何文理漢碑雖多艱深古奧之辭然必不至此銘云天鱗鯁口字書無鱗字隸釋字原皆作天鱗字原注云義作資奮威外困二書皆作桐字原上平哈韻煨字引此碑嗚呼悵哉今碑亦但作哀凡文字刊版者類不如石刻之真故前人往往以碑本正書冊之訛然如此碑前二字脫落顯然後數字雖未知孰為是非但洪奠二公皆精于考訂一字之異必證據確切詎有外桐作外困獨置而不論之理至若鱗不作煨莫氏字

君口命失丰君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不口口堂無文麗墓無碑識建寧元年縣長同歲健為屬國趙臺公憤然念素阜之義其二年十月甲子為君立碑傳于萬基回勒歎之厥辭曰  
惟斯柳君天鱗鯁口龍祖口風行無遺闕授政股肱諫鼻匡弼舊威外困屬城震栗宰守攬煩垂名所立表貢王庭望極爵位可辜尊蒼官寵不遂予惟三六庶昔延李建立斯碑傳于萬世子孫繁昌永不澤滅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辭曰  
山陵廟壽室口斯邦兮先人猶質尚約清兮汝飭木雕隳震感兮季子信舊帶樹松兮儂俗追歎歎口場兮亡而像存樂嘉靈兮宗子于集管其鳴兮四時烝嘗不廢亢兮  
右孝廉柳君碑今在蜀中柳君名敏歷五官功曹宕渠令碑以孝廉稱之重其行也其父亦因孝廉除郎中碑字雖有漫滅考其文意蓋柳君以本初元年再為郡守所舉不幸而死後二十三年縣令趙臺念其墓無碑識故為立石時靈帝建寧二年也碑云敏之

原又何從摹其隸體編入韻中乎予蓄此疑久而未決適錢塘黃松石過子因論漢碑出此相質彼言審視隸法亦無漢人淳古之氣斷為偽作無疑子遂欲屏去不錄既以此碑真迹遠在蜀地實為難得獲此本者鮮不珍之未必有細加推勘如此者因納之錄中而詳載其說于後金石存

碑文云二年十月甲子考金鄉長侯成碑建寧二年四月二日癸酉順數至十月不應有甲子當在九月十一月之下旬校定隸釋存疑

按此碑字體庸俗初無古意金石存以隸釋原文勘對辨其誤者數處知為後人偽作起諸審全碑而知其誤不止此也原文云蓋五行星仲廿八舍故洪氏謂碑以星仲為星中今刻仲廿八三字為仰世入不可通矣銘辭何辜穹蒼為可辜庶昔延季為延季建暨斯碑為建立四祀烝嘗為四時今刻皆誤其為淺人重書勒石無可疑者又銘後哀哉之下繼以辭曰蓋用楚辭亂曰之體與北海相景君碑同例此刻作辭傳刻之誤今本隸釋亦譌為辭則後人又據碑文校改也昶恐後人為其所惑反以隸釋為誤故依碑文錄之而申論其偽如



淳于長夏承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三行行三十字後刻唐羅記四行正書石今在永年縣崇山書院

君諱季字仲奕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  
中子右中郎弟也累葉牧守印綬典據  
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譽其影是故寵  
祿傳于應世帶薰著于玉室君鍾其美受  
性滄齡舍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群藝靡  
不尋矚州郡更請屈史匡君為丰簿督郵  
又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送事所在  
甄冠彈繩糾柱定繁清肅進還以禮入道  
篤愛先人後已束讓有終察孝不汙大傳  
胡公歆其德美控招術就羔羊在公四府  
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哀蕭烈姦  
示惡旬月外行風胎改易輔軒六應鼎躍  
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半熾此良人季又  
十有六達寧三季六月禁已淹疾卒官嗚  
呼痛哉臣隸辟通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  
喪考妣垢孤憤泣切惻彥摧勒銘金石惟  
以告哀冥輝曰

于土壤中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石錄

有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篆額此碑字體頗奇怪唐  
人蓋所祖述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  
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草隸  
幡信隸鍾鼎隸龍虎隸魚鳥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  
隸雲隸蟲隸龜隸鸞隸此碑蓋其間之一體郭仲奇  
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豹產  
趙固令碑云美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比縱此碑云  
紹縱先軌皆以縱為隸字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  
据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碑  
蓋為動淹為奄或為孩感為威當為隸  
帶即築字退即退字應即應字隸碑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詭誦雖蛇神牛鬼  
麗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陵百  
代筆陣堂堂者乎碑在今廣平府學  
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按  
古者天子諸侯士葬必斲木樹豐碑鑿孔貫繩綽以  
懸棺而下墳秦漢以下始易石臣子因書君父之功  
于其上今碑額有孔政古制也但碑之下截凡一百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統先軌  
積德勤躬燕于孫子君之羣懿並時繁祉  
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對  
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連寬我丕終其祀  
夙世實祀早喪齡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  
痛矣如之汙路感動黨魂有靈蕃後不朽  
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

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不知何許人  
其任與卒皆無當於廣平碑所自來莫可考竟永樂  
七年修歲久踏仆成化己亥前守秦公民悅復建愛  
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綽懸棺而八分字  
畫奇古信為漢物無疑迨今幾七十年海內賞鑒口  
口口矣嘉靖癸卯築城之後為工匠所毀越二年口  
來守郡索諸瓦礫間不獲乃取模本臨石置亭中予  
觀歐陽子集古錄至千卷自口為多口碑錄所未載  
口其時已云漢隸難得況後此五百年復見古人未  
及見之完碑乃不幸而淪毀豈不可深惜耶今臨刻  
道勁不失漢風骨足作佳觀宅時興修者他山之石  
何限豈口茲口也哉嘉靖乙巳五月唐曜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在今洛州元祐間因治河堤得

一十字年久辭蝕係後人摸刻覽者當自擇之  
志平

碑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  
所加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  
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洛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  
年子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為子言府  
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子益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  
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子與此絕異此云  
勤紹舊刻作勤約且其間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  
獨完好則其偽不俟乎言 楊公跋又謂中書舍人  
陳登以碑為蔡伯喈書蓋不考王氏文集之故後公  
撰登墓志言永樂間以篆書名者登之外有吳中滕  
用亨及四明王尹實觀此亦可以知其師矣  
碑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綽橋  
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為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  
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  
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  
知者 餘州山人  
碑文云淹疾卒官臣隸辟踊百姓號咷知此碑是淳  
于治民所立後漢郡國志淳于北海國屬邑第六漢

北海國今山東濟南迤西地與廣平接壤疑宋時治河得碑處即淳于故治不得謂承之任與卒無當于廣平也碑云築薰著于王室以薰作勳從重書薰省文也皓天不弔魏修孔子廟碑太皓遊龍以若世虞氏儀鳳以臨民皆以皓作吳堯廟碑恩如浩蒼則以浩作吳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承以六月卒官其用皓字更宜咳孤憤泣以咳作孩說文咳古文從子作孩張爾公以孩非古文咳觀此讀書通引扁鵲傳注咳與孩同之說是也君之羣感以感作威謙敏碑察朋親感與此同黨魂有靈以黨作儻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徵幸讀作儻碑又云中曹冤友玩碑字上作一書第二書從右轉筆而左起不平蓋天字也音勳博雅不盡天年之謂天韓文公章夫人墓銘歸逢其良夫婦婦獨不以年而卒以天又歐陽文忠蔡君山銘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計簡文別作友碑所書是也韓歐用字皆合古義而都太僕錄作冤友何其陋也金石遺文錄

也詳錄夏承碑字原云在涪州州衙涪州今北直廣平府也王秋澗則云在今廣平府學今其石已亡不可得而考矣成化己亥秦民悅跋云碑之下截係後人模刻則成化間元碑下半已重刻矣至嘉靖二十四年知府唐曜重刻于漳川書院跋云碑因取石築城為工所毀元碑于是全亡今世所行皆漳川本也較之元碑不惟筆法全失并字畫之譌者三十有七至以勤約作勤紹則又譌之最甚者矣元掇余曾見兩本一則何肥瞻太史一則楊景西明府楊本闕字正與秦跋合則猶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比余至淮陰而楊本已為吾友畢既明鈎得然終以斷闕不全為恨及還上泉臨江刺史胡君玉筍亦有鈎本而一百十字巍然竟完于是發意精摹一本碑首舊有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字篆額今本無之而何楊兩元本亦未搨得故余所臨竟亦闕如也虛舟題跋原銘辭始終一韻期列寶朽四字皆可與紙韻相通惟動字不可強叶即毛初晴三聲兩界之說亦不可通不知古人當作何讀法也金石

金石錄云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者此一也本也金薤琳瑯云江陰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鈎其字以惠子與此絕異者按此即成化間郡守秦民悅跋所言下截為後人模刻者此又一也本也嘉靖間郡守唐曜取摹本臨石置亭中此又一也本也碑之存貯亦是三處府治也府學也漳川書院也漢隸字源云在涪州州衙秦民悅見府治後堂有碑小地者應即此碑矣而元王文定公禪秋澗集以為蔡中郎書且云在廣平府學然則成化時何得尚在府治竊謂元祐時並無人指為蔡中郎書而民悅跋中乃仍文定臆度之語與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矣唐曜重刻跋云置亭中其時漳川書院已建而跋云亭中似亭即民悅愛石軒之舊趾又何人移入漳川書院乎至于古今搨本不同不獨書法好醜異也其款式字蹟之別亦有主端勤約勤紹字之不同一也舊有碑額云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篆字今本碑額只夏承碑三篆字而銘詞下刻一方圈內作楷書淳于長夏承碑六字標題之不同又其一也舊本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今本十三行每行三十字行數之不同又其一也隸釋碑圖云圭首之

上有量二重自右周于左復有一重篆然則嘉靖本額非成化本而成化本亦非元祐本矣嘉靖二十三年碑為築城工役所毀他時修城者斷石殘刻猶或遇之未可知耳又按北海者郡名也淳于者郡之縣也長者縣之官也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曹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史記正義曰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漢書地理志淳于屬青州北海郡顏氏注云淳于公國之所都今考淳于故城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三十里而是碑乃出廣平事有不可解者百官公卿表序云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夏承官終淳于長碑文甚明今之新縣志乃云夏承碑淳于長為人姓名此乃前漢後倅傳之名也訛謬甚矣乾隆三十三年永年縣修城急囑留置此碑而竟不可得聞城一面有不必拆者豈正在此一面內耶汪師韓韓門說學漢人于碑視中世系多不填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掾得列名而右中郎將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趙德甫時完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

子家有豐學士萬卷樓舊榻可寶也鮑培亭集

乾隆甲午秋桐城姚夢穀郎中以雙鉤本見於中闕

三十字即梁瑤峯尚書所從雙鉤雕木之本尚書自

跋云是山陽吳山夫廣文從金壇王虛舟給事摹得

者至今戊戌夏又從張晴谿吏部齋中得虛舟雙鉤

本則此三十字俱全虛舟自跋謂所見元榻則何吧

瞻楊景西二本所見雙鉤則畢既明胡玉筥二本詳

說虛舟之跋畢既明鉤本即楊景西本云闕字正與

秦跋合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也胡玉筥鉤本與何

吧瞻本則虛舟亦未言其同異而其下云一百十字

巋然竟完以此度之壹似畢既明本為闕一百十字

者突然吳山夫金石文存云夏承碑子得雙鉤本于

海鹽畢既明後有豐道生跋蓋從朱搨影摹者中闕

三十字蓋猶在一百十字未闕之前者今梁尚書本

實闕三十字其為畢既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

闕一百十字豈虛舟之誤歟辛丑春吳門陸謹庭孝

廉恭以其所藏宋搨本來取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

後有豐人翁楊景西二跋有景西及畢既明印其為

山夫所見雙鉤本之所自出無疑顧山夫未見此拓

本耳景西即楊繩祖字則虛舟所見亦即此本然虛

成化前後並在府治秋澗介乎其間乃云在府學此

必其集偶論一學字耳明正德間都穆著金薤琳瑯

而秦民悅之復樹在其前不及四十年唐曜之重刻

在其後不及三十年亦前後並在府治唐曜刻據金

舟所雙鉤之一本則又別假自臨江刺史胡玉筥之

雙鉤本是以較多三十字耳虛舟鉤本遠遜山夫然

今見宋拓本始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

之妙則山夫虛舟雙鉤二本皆全未夢見矣碑圖及

額詳具隸續而虛舟誤作夏承碑不知漢人碑額無

稱名者虛舟蓋未之考也兩漢金石記

碑云策薰著于王室薰即勳字考易良九三厲薰心

荀爽本薰作勳蓋勳之譌孟子太王事獯鬻說苑太

王有聖人之恩故事勳育史記周本紀作勳育此薰

勳相通之證也沈州本因沈水得名今尚書沈州之

沈作克與沈水異文而說文無克字篆書家不知克

字所从難以筆子謂从允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

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益類之類沈本立水或用橫水

作完而隸變為克爾此碑與曹全碑俱作克亦三之

變文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夏承碑余据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源

及廣平志唐曜重刻碑後記斷為自元祐間至嘉靖

乙巳四百餘年只原刻一碑重刻一碑兩石耳而兩

石安置之處只一廣平府治耳至于碑在府學之說

乃見于元王惲秋澗集按此碑出土于元祐復樹于

舊榻下截初刻約字未謬去都穆所得雙鉤本當不

至懸隔余限以每行廿七字驗之皆有接縫其所謂

闕四十五字在下截者猶可數其殘損字數原石修

於永樂七年即定是本為其時所搨雖不中不遠矣

實則莫須有之言耳又按此碑初出土時完好如新

久之剝落四十五字又久之刻刻下截百有一十字

又久之并將勤約字刻謬為勤紹此原石前後搨本

不同之故其本皆十四行行廿七字唐曜重刻則取

原碑已謬勤紹之搨本勤石全文不闕而改為十三

行行三十字此兩石之可考者耳後人未至其地未

經目驗又不詳考諸家著錄徒以府學二字之謬遂

有府學一碑與謬勤紹者字相類之說又有初翻本

亦作勤約之說是原石未毀之前已先有兩覆本加

以唐曜重刻共有四石宜其紛紛駁訟無所折衷也

夫府學非僻地也秦唐兩郡守後先圖存漢碑又大

彰明較著者也乃不知府治之外復有一碑志廣平

者境內金石皆將求索無遺而近在府學有漢碑廣

石獨逸之斯皆未為近理必不然矣此本的真原石

漢九

碑字之冠中郎書超絕一代凌轢千古其九勢云惟

筆軟則奇怪生焉然則中郎所謂佳書者在於奇怪

也論者不明書道輒以此書奇怪而欲降格位置之

亦異乎吾所聞也程瑞田通雅錄

碑云兼覽羣藝其字从幸案王元賓碑口心藝術張

表碑雅藝攸載孔龢碑經通一藝皆从幸丁魴史晨

張壽陳球張遷景君堯廟諸碑省幸為圭未有从幸

不生也孰當為孰不生當為才生木部概或从菽火

部熟从菽徐鉉謂說文無菽字當从火从熟省聲蓋

武安矣說文才字多誤為不苗才耕田也誤為不耕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鳴才生也誤為不生孰从孰孰種也故訓才生既種

矣何為不生乎因此碑牽連及之桂發

列子林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死必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洪容齋曰朽音寡此碑垂後不朽用朽

字乃反其意非朽字也古石

陳德碑

碑正存上截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八寸十行行存五字額題漢故陳君之碑六字篆書石今亡

君諱德字伯關下建寧元年關下拜即中叻

其關下之性蜀郡之關下縣丞張公同關下乃立

斯碑關下

於惟我君關下之仁本自天關下子子孫孫

永關下建寧四年關下三關下

碑陰

其行一行存五字額題故門下史人名六字隸書

故門下史口關下

故門下史李關下

故戶曹史孟關下

故戶曹史王關下

故功曹史陳關下

故郡曹史申關下

故功曹史高關下

本之一也然是碑令聞之錢塘趙晉齋魏及子門人江秋史德量皆云確是褚千峯偽造秋史言其叔江賓谷昱云褚千峯嘗親說其偽造是碑之事是一董姓人所書即寫黃初年孫二娘石刻之人也今姑附錄於此兩漢金石記

元得舊拓本兩面俱全祇上段上銳下方額下有穿其字體渾厚圓勁洵漢刻中佳品也近人以此為千峯偽造并云褚嘗親說其偽造之事無論字之古質非千峯所能作且使假托漢碑旋即自吐亦何所樂而為此乎揆之於理必無其事故為辨之以諗好古者山左金石志

故功曹史田關下

故門下史田關下

故門下史王關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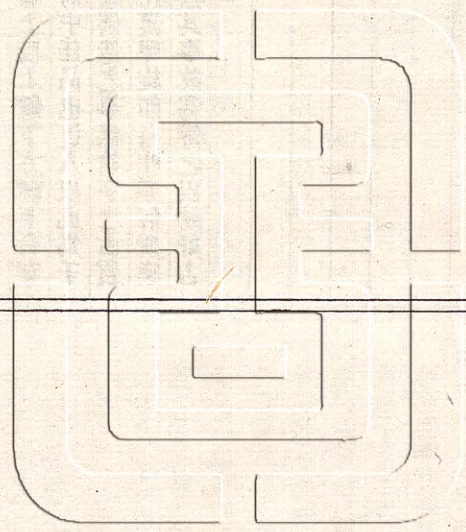
故門下史白關下

右陳德碑并陰集古錄金石志所不載歐陽公趙鄭諸君子皆未之見也碑在沂州東南數十里田間郛陽舊陵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雍正六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搨金石圖

右漢陳君碑不知所從得但存其上截前有建寧元年後有建寧四年云云前似其出仕歲月後則勒碑歲月也其餘字雖可識然無可句讀者碑陰亦有額此碑不見前人集錄字尚不甚剝削惜其斷折無從知陳君之行事也金石存

予初見是碑于牛氏之圖頗聞是碑乃人所偽造牛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陰拓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面亦出真石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載於前而以予所見碑陰載於後是碑惟近日牛氏金石圖及吳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圖云褚陵跡得之搨數本再往則土人埋之矣師意齋藏本蓋即褚陵手搨數

再往則土人埋之矣師意齋藏本蓋即褚陵手搨數



金石萃編卷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祖謨

漢十

李翕西狹頌

磨崖在五瑞圖後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二十行行二十字額題惠安西表四字篆書年月後題名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十二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翹

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

多而宿衛弱冠典城齊阿鄭之化是曰三

葑苻守毀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

經古先之曰博愛陳之曰德義示之曰好

惠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

抑督郡郡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彈不暴

胤知不詿愚屬縣超教無對會之事傲外

未庭面縛二千餘人車轂屢豈倉庫惟億

百姓有蓄粟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

峻緣崖俾閣兩山辟立隆崇造雪下食不

測之谿阨茫促迫群商車騎進不能濟息

不得駐數有顛覆實隄之固過者創楚悌

悌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水嘆曰詩所謂

如集于不如踰于台斯其殆我困其事則

為設備今不圍之為患無已勒衡官有秩

李瑾塚仇圍日常繇道徒鑿燒破析刻白

確蒐滅高孰埤干夷正曲柙錢土石堅固

廣大可已夜涉四方矢難行人懼懽民歌

應惠穆如清風石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

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曰傾禮

威思並隆遠人賡服鑿山浚瀆路曰安直

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王寅造時存

丞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門下塚下拜李受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塚下拜李昃字仲齊故從事

主簿下拜李遂字子章故從事

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

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紂故從事

功曹下拜姜納字元嗣故從事

尉曹史苾都王尼字孔光

衡官有秩下拜李瑾字璋甫

從史位下拜仇靖字漢德書文

下拜道長廣漢汁邠任詩字易起

下拜丞安定朝那皇甫彦字子中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

之山臨不測之溪厄難阻峻數有顛覆實墜之害乃

與功曹吏李昊定策勸衛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

瑾治西坂鑿燧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既成人得

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

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

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峭嶽之道

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

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

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郿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郿

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

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

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為

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

為李翕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泝瀧西南接於巴蜀

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則武都之

在魚竅峽天下與地碑記

西狹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續

二十九行者蓋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末有一行書

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

隸釋刻本年月一行後有小字二行一日丞石扶風

陳倉呂國字文寶一日故府掾關四孟字關二又

按隸續第十一卷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

名十二行云云今按此題名第一行正與隸釋所載

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第一行相合惟隸釋所載第

二行故府孟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寫本本偶

有失誤耶以愚意度之西狹頌年月一行末有時府

二字蓋謂是時府中之官丞某掾某也則此十二行

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而隸續云在天井磨

崖後恐洪氏兩得其拓本遂岐出耳以牛氏圖證之

益信也今日適得趙晉齋從西安寄來此十二行題

名拓本晉齋來札云此十二行實在西狹頌後頗與

隸釋所載抵牾額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五端圖下

有下祿上辨題名三行見沔縣所拓全文一大紙然

後知之詢之搗工云圖頌刻于山石轉角處下臨深

潭艱于墮惟故從來無全拓者又聞天井磨崖尚在

上祿也郿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峭嶽西狹郿閣之

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

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曾聖南

右西狹頌在成州今之階成興鳳皆漢武都郡也此

碑靈帝建寧四年刻彼兩碑皆次年刻者歐得其一

趙得其二天井一碑是時未出南豐曾子固跋此碑

云云今集古之家惟有王寅一碑李昊定策碑中不

見天井吏屬却有李旻姓名始知南豐非輕信異聞

必是西狹第二碑所載近歲武都樵人斬刈藤蔓始

見石上有天井刻字倚崖縛架惟拓甚艱寺僧或以

惡木蔽晦日後碑恐有此患碑以荆為剖若為窄隨

為壁幅為隔種為確患

西狹頌十九行行二十字末有一行書年月又有小

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 右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

名在天井磨崖之後其仇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道

詞皆斯人也郿閣題名云從史位字漢德為此頌中

間姓名刊缺得此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漢志武都郡

七城一日下辨二日武都道此一下辨道長任詩則

漢志闕一道字讀

翕諱君表開平道路作磨崖頌漢建寧四年造今碑

已屬沔令往訪拓目錄之四方先雖先即无字雖

即墮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賴福亦即

奕字此皆洪所未釋者後十二行題名末行字才

字今隸續板本木誤兩漢金

西狹頌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護翕字伯都

云云續漢郡國志京州部有武都郡禹貢嶠冢導濠

東流為漢鄭康成曰地理志澆水出隴西氏道至武

都為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

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案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

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至武都

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

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氏道

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此碑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

兩山壁立下有不測之谿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勦衛

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緣道徒鋸燧破析滅高就

埤或即東漢水所經矣續志漢陽郡本前漢天水郡

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此則李翕之本質王鳴盛

城術編

碑前有小子二行云君皆在龜池修峭嶽之道德治

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而碑文亦云三

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龜

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龜

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龜

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龜

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龜

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龜

箭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龜

池五瑞碑者本與此碑首尾為一五瑞圖像當在小字二行之前拓碑人不知而遺之可惜已李翁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翁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減於前而石刻亦容有溢美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漢陽前漢為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後有黃龍嘉禾白鹿承露人木連理五瑞圖後云君昔在龜池修肴飲之道致此瑞因其地異故洪氏分為二碑實非也肴阪謂之肴飲者因公羊傳以為飲巖故也攷說文亦謂之岑峯 關中金石記

會子固跋云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以余今所得本與子固跋參校蓋為有異子固跋云與功曹史李昊 李昊隸釋作李昊 定策勅衛官據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今此本但云勅衛官有秩李瑾據仇審而已又不言與李昊定策則知子固所跋為六月十三日立而余所見正為六月三十日刻石者也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有衡官又衡官亦屬少府百官志水衡都尉世祖省每立秋驅劉之日輒暫置

口口口口下拜李京字長都

右李翁龜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龜池臻此瑞物及西狹磨崖因刻于前非碑陰也龜池有一般屬洪農郡

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翁五瑞碑實則即西狹須磨崖畫象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龜池之事故別為標題也 兩漢金石記

文云修峭嶽之道按公羊傳峭之嶽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 丁杰跋

博陵太守孔彪碑

碑高一丈四寸廣三尺五寸八分行行四十五字額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篆書今在曲阜縣廟孔

君諱寃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穎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師禮不爽好惡不虧孝惠衷衷脩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軼浮游塵埃之外矚焉記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廟諱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疾病留

水衡都尉漢官舊儀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又省水衡屬官則衡官屬水衡者自建武以來已去此制今頌乃云勅衛官或因有事輿作亦暫置郡中耶容齋隨筆漢官多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四事乃見者如行免獄使者因張敞殺繁舞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詔而見河堤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抑即郡中所謂工官都官而製文者遷就為之遂不悟其非制也 授聖金石跋

李翁龜池五瑞圖

磨崖高六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右一鹿下方左三樹交枝盤結中一禾九莖右一樹樹下一人手執物上承之象題字六處圖後題字二行圖下題名高一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今在成縣

黃龍

白鹿

嘉禾

木連理

甘露降

承露人

君昔在龜池脩峭嶽之道德洽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上官掾上祿上官巴字君選

口口口口上祿楊嗣字文明

宿口遷

口口口口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 袁泣

踰臯魚喪過手哀謹畏 舊章服竟遷 署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蒙可黜

否出口口度日恪位佇所左袒肅拜治書

御史膺臯陶之庶怒口泰之口口口口

口律祇用既平口博陵太守郡阻山口口

口以饜陸斯多草竊罔不口賊劉曼張丙

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口五

教以博口削凶以勝殘乃口口口爰尚

相桓并馬譚南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

以安發號施憲安合天心口之所惡不以

強入義之所欲不以口口口姓樂政而歸

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邪相河東

太守舉此口口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

而彼重行雨施口口大和海內歸公卿之

任矣勞而不使有實若壹固執讜果以病

辭官去位闔口以孝鳩口餘暇澹煖彈琴

擊磬口口口之味而不改其靜上而恭謀

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之細而疾彌流

□□哀我魂神超邁旁兮冥冥遺孤物絕  
 于嗟想形□□哀遠念不欲生羣皮彌吐  
 靡所遺夫逝注不可追功□□識  
 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  
 揆蒼較辭述而不佞彪祖賦詩皆讚所見  
 于時頌□□於是故吏崔□□□王沛等伏  
 信好古敢訊顯□乃刊斯石銘銘洪基昭  
 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  
 穆穆我君大聖之貴尊龜允元啟其廟講秀  
 惟鬱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政我□  
 克明王道辨物居方周□□□□也正名  
 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奠成  
 □殞殄逆賢倚□庭帝重乃勳自□□  
 所臨如神□□□□□之翰先民是程  
 宜乎三事全鉉利貞而潔白駒俾世憤悃  
 當享眉奇莫匪爾極大□□□遲矣不意  
 于嗟悲兮□□□息得得無幾現焉斯刀  
 谷手不朽汝而魂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  
 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  
 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共十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孝  
 故吏齊□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璠字顯祖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璠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馨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  
 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尚書侍  
 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為河  
 東太守而碑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  
 此然莫曉其何謂也金石錄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篆額趙氏云孔君自博

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莫曉其何謂子觀漢人  
 題碑固有前官如馮緄魯峻者俱自有說此碑陰  
 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蓋其函甘棠之惠痛  
 夏屋之傾相與刊立碑表故以本郡題其首也此碑  
 作文多用經傳語考中度表周語有之可以托六歌  
 後甚矣史漢書宿留讀皆去聲郭林宗齋刺就謁仇  
 覽請其留宿與此疾病留宿同碑以有為文所為遲  
美即美字拊即拊字鎮即鎮字家即家字即朱字  
典字澤即漫字徑大奚切德與而切 隸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孔子十九世孫與孔宙益弟兄  
 行嘗為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  
 宗譜皆不見其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搨本  
 之存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金鑑  
琳瑯  
 孔彪碑文有云拊馬者易明虎六二渙初六皆曰用  
 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說文字林竝作拊音升一音承  
 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  
 定也又按方言拊拔也出休古游為拊周禮職幣注  
 振猶拊也大司徒注振窮拊救天民之窮者也新唐  
子陵傳拊救  
貧民用此字又作澄淮南子子路澄溺而受牛謝注  
 澄音蒸舉也升出溺人則澄與拊同為一字矣古又  
 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金石文  
字記

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  
 模尚存乃宏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為震都少卿穆遂  
 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  
 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遷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  
 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觀此如觀故人亭集  
 洪氏云可以託六為歇後之甚按其文仁必有勇可  
 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蓋  
 用韻也金石  
後錄  
 碑云博昌長者博昌樂安國屬邑第五左傳齊侯田  
 于貝邱杜預曰縣南有地曰貝邱今山東壽光相近  
 地後漢書百官志云縣滿萬戶者曰令不滿萬者曰  
 長也又云遷下邳相後漢地里志曰武帝置為臨淮  
 郡明帝永平五年更為下邳國彪曾為博陵太守考  
 猶有遺闕彪子桓帝時既為是官豈後漢遂無博陵  
 郡耶是則志之遺闕矣又云拯馬錡害張揖廣雅曰  
 糾拊舉也曹憲音曰蒸之上聲四聲蒸拊證職又論  
 拊拔也又按拊收也又括拊擗取也又拊避也其取  
 用音義各不同又云餘暇徧徧同遲徧同夷說文  
 行平易也廣雅徧徧徧徧徧徧徧徧徧徧徧徧徧徧



府君碑文亦但述博陵治迹而已下邳河東故吏當別有碑今失其傳矣博陵郡不見於郡國志按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司馬彪志郡國以孝順為斷則延熹分置之郡例不當書而劉昭注竟不及難免漏略之譏豈今所傳劉注亦有脫簡邪郡所領縣以碑陰證之則博陵也安平也安國也高陽也南溪澤也此五縣之中唯安國舊屬中山若安平南溪澤本屬安平國高陽本屬河間國則紀云分中山置者亦未核矣故吏題名十三人皆郡縣名字兼舉齊智題博陵者上為郡下為縣諸吏列傳中此類甚多洪氏隸釋本重出博陵俗刻本少兩字蓋校書者誤以為重複而去之耳

月戊午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傾並戰歿據此距崔烈罷大尉後五年別補城門校尉竟死子崔汜之難猶可以蓋前愆矣黃百家曰此足以補崔烈傳矣但司徒太尉何棟左遷則城門校尉孔彪名字別見于漢碑者二一韓勅碑陰曰尚書侍郎一史晨後碑曰河東太守是碑則其博陵故吏為之故繫諸博陵曰博陵太守也金石遺文錄

洪所未著者以穎為類以旌為游以絮為潔至于俾徒洪音偉大奚切德與而切愚按漢碑中徧從徕徕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泐兩漢金石記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以洪本校第一行下修身踐言少言字弟二行直道少道字蓋下截少一字碑陰第五行字最明白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楊字子長少長字亦下截少一字也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實無所謂博陵郡攷係桓帝時暫立未久即罷魏晉以下乃復置之甚著且久說詳見十七史商榷第三十三卷蝦術編

碑為博陵故吏崔烈等所立故額題故博陵太守孔

碑文云遭大君憂集古錄則云遭太守君憂又四年七月集古錄作十月校訂錄釋存疑

豫州從事孔褒碑

碑高九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四行行三十字額題漢故州從事孔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君諱哀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

德前某清和廷懿固天

讀治家業春秋綜攷典篇藉靡遺

勞身以勤之徒遠求歷永州郡鱗浮雲集

高之廉固辭峻

節所過夷

事覺

段大令玉裁尚書撰異未及采此山左金石志

同懷

五

魯相汝南陳府君碑之  
士乃建碑昭示不

德隆將舊耀如雲如龍  
仁風既敷義哉  
頌此矣

右漢孔褒碑按三國志崔瑗傳註引續漢書曰山陽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嫉覽為刑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仁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為長者有窘迫色曰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藏之後事世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走脫登時曰曰衰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曰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命褒坐焉碑雖不全大略無異泰山都尉君宙宙有七子衰長融次第六又有謙皆有碑在孔子廟庭衰碑不知何時淪沒歷代載籍皆無可考錢塘金壽門語予云

憲皇帝時閩人何琦字禮康客遊曲阜得之郊外水濱因載歸于廟自題字于碑陰碑字已極剝蝕獨行首十餘字名字世系一俱完亦一奇也金石存  
此碑乃顧寧人金石文字記顧藹吉隸辨碑考一書俱未曾見者不獨歐陽趙氏所無也近又見印陽褚峻千峯金石圖滋陽牛運震階平為作圖說云碑出土僅及四十年所載尚有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龕燉煌太守裴岑勒石陳德碑蒼頡廟碑聞喜長韓仁碑魯王墓石人題刻皆兩顧先生所未見也至孔宙後漢書誤作佻王榮英雄記云孔佻字公緒陳畱人陳畱與魯地既不同而佻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有誤字如孔褒後漢亦作袁<sub>韓門</sub>  
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驗是漢古文碑適置置孔廟褒泰山君元子見載于史晨碑今碑稱其繼德前葉清和曰諺又曰曰業春秋篇籍靡遺又曰曰曰勞眇為淵為林則褒誠恭祖舊綜經術翩翩端明篤寔之賢公子也亦略可見矣<sub>金石</sub>  
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即張儉之字也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

避也抱經堂文集

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第一行諱字家世皆具知為泰山都尉宙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可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稍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一二行者有之朱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春秋此碑云治家業春秋則褒能世嚴氏之經無疑因據此碑補書豫州從事褒於承師門內<sub>兩漢金石記</sub>  
碑無年月可系今以其與弟融爭死事在靈帝年間故列于熹平之前額右有二疊起碑首額左第二字旁亦起一暈相連如半環與他刻異<sub>山左金石志</sub>  
碑剝缺文字皆不續屬惟首行載君諱褒字文禮札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案後漢書注引家傳褒字文禮又言兄弟七人融第六以此碑攷之文禮為元子其行次可見如此碑內有業春秋篇籍靡遺字又有缺爵固辭字蓋文禮少傳世學而不以榮位自繫今攷史晨饗孔廟後碑所云處士孔褒文禮是其徵也<sub>石堂金</sub>

李翁析里橋郵閣頌

李翁析里橋郵閣頌

磨崖高七尺六寸廣五尺五寸一十行行二十七字今在略陽縣

惟斯析里嶽漢之石誤源漂疾橫柱于道  
泚秋霖漉益溢口涌濤洑湧沛激揚絕道  
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調注還恒共曰晷  
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點既然郵閣尤甚  
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瀾長淵三百餘丈  
接木相連彌為萬挂過者慄慄戰慄為下  
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墮墮人物俱墜  
沈沒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  
於是  
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部以建寧  
再奉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  
間比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而之開石門  
天功末朽乃俾漸官掾下辨仇審改解危  
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遠校致致  
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關之嶄潔地朝陽之平燦減西口口高閣  
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記  
厥續文康萬里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頌曰

□□□□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  
躬儉尚約化流若神歲岷如□□□□均  
精通皓宮三納苻銀所歷垂勳香風有隣  
仍致瑞應豐稔□□□□樂行入夷欣  
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于川充之間高山崔嵬于水流  
蕩蕩地既墳頌于與寢為隣□□□□  
□以析分或共緒業于至于困貧危危累  
卯于聖朝閱憐其艾究□兮勞□□□□  
□救隕于全育□遺劬勞曰親于惟惠勤  
勤黃邪米翼兮蓋不□□□□充贏于百  
姓歡欣僉曰大乎于文翁瓊李

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醉散關之嘲濕徒朝陽之平慘  
按羃古文顯字濕川漢作濕讀謂川在卑濕書學至  
今同文古字濕作醴又作醴故漢人濕又作羃然則  
濕當作濕燥古文作羃蓋羃與參同體其言醴則與  
易同卜用醴亦易也至謂遭遇醴納則以傾墮地壞  
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廣川書跋  
右折里橋廊閣頌錄額今在興州靈帝建寧五年立

後西狹碑一歲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歐  
公謂遭遇醴納及醴散關之嘲歐誤濕徒朝陽之平  
慘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或是用字假借按碑言閣道  
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匱則醴納謂墜淵也慘即燥  
字醴與釋同太史公書皆然楊著碑醴榮投蔽景君  
碑農人醴末之類是也其云劬勞日稷蓋用殺梁子  
日下稷之文靈臺費鳳碑亦有之碑以橫性為橫注益溢為溢溢行理  
為行李厥續為厥續歐陽誤醴字 醴醴  
歐陽故云醴散關之嘲濕徒朝陽之平慘莫詳其義  
慎案醴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醴之韓信傳醴  
兵北首無路洪氏釋醴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醴未又  
云醴榮投蔽濕本濟濕之濕漢人或寫濕借作濕字  
用嘲濕即潮濕也慘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慘  
之例平慘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楊慎丹醴醴錄  
此碑相傳為蔡邕書碑中太守李君諱翁今板本集  
古錄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畧曰李翁與碑  
合石壁鵝華  
其文有云醴散關之嘲濕者楊用修以醴為釋嘲為  
潮濕為濕是也歐陽承叔集古錄曰後漢能君碑其

書顯字皆為顯按說文顯從羃聲而轉為羃其失遠

矣莫曉其義也愚考羃字从日从系乃羃之省說文

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為顯字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

穀阮碑陰顯字再見皆作顯古人以濕為濕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

海从水羃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

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朝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

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

傳王莽傳並作濕陰地理志平原有濕陰縣而水經

濕餘水亦濕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僂注僂當為

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威侯劉靖碑隲字作

隲惟其以日為田此承叔之所以疑也金石文

碑文已剝泐據隸釋益溢下闕一字余驗碑是滔字

隱隱可見又載乘為下闕一字碑現存下字甚明又

核致攷堅下闕三字今有明知縣申如墳補刻結構

二字又減西下闕二字如墳補刻濱之二字又艾康

萬里西下闕三字如墳補刻業鴻功三字又頌詞首

句起闕四字如墳補刻上帝級三字碑本有一字微

損不可識又愛民如下闕三字如墳補刻子遐邇三

字又豐稔下闕五字如墳補刻年登居民四字碑本

有一字漫漶不可識又詩首句起闕四字第五字乃

兮字如墳補刻曰析里之四字第五字碑本有阝字

非兮字又與冠為鄰下闕六字如墳補刻西隴鼎峙

兮東六字又聖朝閱鄰下尚有髦艾究三字下注闕

而無字數又有兮幼二字下注闕五字方接救傾兮

句如墳從閔鄰下補刻分符析壤兮迺命是君扶危

十一字而無髦艾究及兮幼五字又全育下注闕而

無字數于驗碑上現有子字又惟患勤動下有黃邵

朱靜兮蓋不七字下注闕而無字數如墳補刻拯溺

亨屯兮瘡痍始起閭閻十一字而無黃邵朱龔兮蓋

不七字碑後亦無建寧五月十八日癸以下五行余

得此碑搨本有知縣申如墳補刻共四十九字與洪

氏隸釋所注序頌詩中闕字較對與隸釋所載髦艾

黃邵等十二字碑上原有不可識者二字余所識出

者滔下阝字四字蓋是漢碑經殘缺之後而申如墳

補刻其缺處非重刻也筆畫妍媸所不待言若然自

題重刻者下字骨味之失也余恐世人不辨以為近

代翻摹是誠有害舊蹟故特為詳著之至其所補字

或如墳得舊搨而錄其原文或摹擬前後語義而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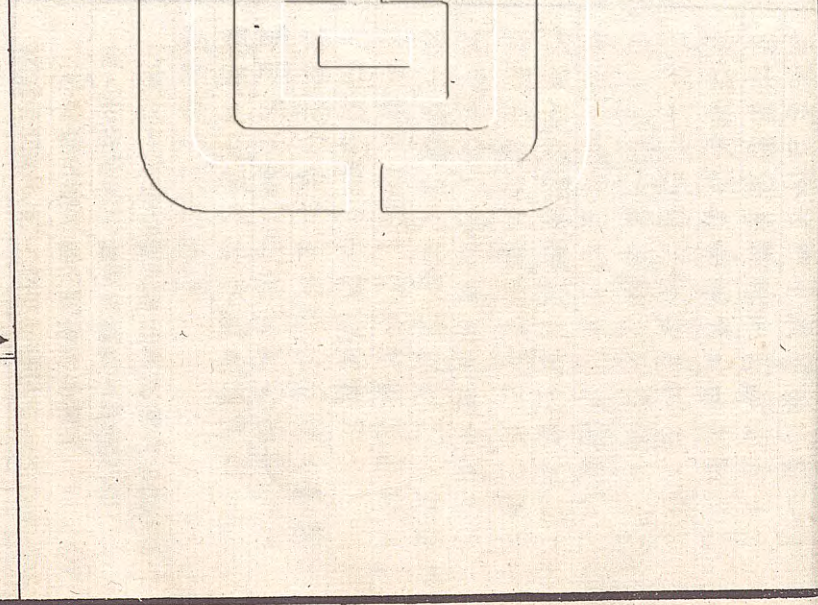
取私纂均不得而知也乙酉正月遇金陵蔡岡南肇

惠子鈞本且惜予遠遷與周元龍亮登來話別元龍

搆二拓本稍舊是未經補刻以前物以予新裝者鑿  
 勛始明晰無遺 郿閣列書撰人名氏此漢碑之創  
 見也有列撰而不列書者石勛撰費鳳碑邊韶撰老  
 子銘是也列書而不列撰者郭香察書華岳碑某伯  
 允書武班碑是也漢德子長奇思橫出製為雄文運  
 茲妙筆君臣懿美並傳來禳蓋漢時郡守員吏至數  
 百人各職其事通經察孝自辟所部知名之士以掌  
 之故得盡一郡之能是以府中鈐下羅列英彥多收  
 得人之效也碑之頌後有詩亦猶北海相碑誄後之  
 有詞此漢人體裁今人不甚仿為者金石遺文錄  
 類題云析里橋郿閣頌六隸字為二行碑式云頌後  
 又有詩並別行又有數行刻年月及書撰人石師姓  
 名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有之其曰從史  
 位口口口口字漢德為此頌者隸續證以天井題名  
 謂即仇靖是也其曰故吏下辨口口口字長書此頌  
 者天下碑錄以為仇子長名繇未知何據豈作碑錄  
 時其三字猶未闕耶碑  
 郿閣舊在棧道中頌摩崖石在橋旁今棧道已徙他  
 處石亦磨泐縣令重刻于石後旁書縣令申如墳重  
 刻七字八分書其書皆模倣筆法亦略相似按集古

錄作太守阿陽李君今碑稱太守漢陽阿陽李君重  
 鑄之碑不應有誤豈是集古錄脫去漢陽二字耳宋  
 雍州舍  
 石記  
 改解危殆即便求隱隱即穩字說文穩安也從隱省  
 古人通用安隱金石  
 是碑近日顧寧人吳山夫皆未見原本然重刻本漸  
 濕漸字亦不作嘲而顧氏沿集古錄之說以為嘲爾  
 顧氏謂以日為田此承叔所以致疑然濕陰之濕它  
 合反與燥溼之字不同隸辨乃援濕陰地名以實濕  
 濕本一字之說則誤矣 川兌之間以即坤字諸本  
 皆作川非也皓即昊字兩即兩字洪所未釋也兩洪  
 釋誤為兩 隸釋所載碑後尚有五行其第一行曰  
 建寧五口口月十八日癸口下弟二行曰時衡官口  
 口口仇審字孔信弟三行曰從史位口口口字漢  
 德為此頌弟四行曰故吏下辨口口口字長書此頌  
 五行曰時石師南口口口威明愚按衡官下闕据  
 本碑當是據下辨三字從史位下闕以天井題名考  
 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隸續云郿閣題名從史位下  
 列缺得天井道碑題名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是也顧  
 南原云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天下碑錄以為仇子長

名繇未知何據按小歐陽集古錄目郿閣頌條下云  
 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紉隸書此以子長為即仇繇  
 又其一證矣然題名固云漢德為此頌子長書此頌  
 而小歐乃云不著撰人名氏則歐陽藏本想已闕其  
 後題五行者耶 建寧無五年建寧五年即熹平元  
 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  
 月上闕字而金石錄作二月据此則二月是丙戌朔  
 其十八日是癸卯也既可以補通鑑目錄之未備而  
 又以知趙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也兩漢金石記  
 按郿閣頌近代著錄家所見皆明申如墳重刻本  
 後尚有建寧五口口月十八日及仇審等題名四  
 行與隸釋合而原本已泐不得見良可惜已碑文  
 斐然可誦書亦方正挺健出于漢德子長之手二  
 仇蓋皆深于文學者頌云三納苻銀按西狹頌稱  
 翕三剖苻守漢官儀二千石用銀印龜紐翕為太  
 守秩二千石得佩銀印故云三納苻銀耳申本字  
 述庸俗文中闕蝕者大率憑臆增改陳氏奕禱辨  
 之最詳今依原刻摹錄而以洪釋補其缺處洪所  
 無者則仍闕如不敢以申本為據也





陪陵則威宗延熹八年事也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此碑蓋建寧以後刻者去楊公物故時已四十餘年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而傳云震五子誤也今之門下士且握權則獻諛飾詐靡所不至夕失勢則相忘於江湖矣沛君已死而門人為其禰廟立碑漢人風義後世不可歧及奚斯所作蓋謂作廟此及張納費沉碑皆誤用以梁為黎

楊震碑篆額二行黑字有穿碑十八行行三十八字碑陰二十五行行九人穿在第二第三列之間凡複姓者十二人惟公王子舉上官仲祖信成君嚴三川宣關四人各高出其列一字

碑云長子牧次讓次秉次奉傳五子止列牧秉奉而遺讓據碑云四子傳誤矣建寧中牧之子統為金城太守沛相門人汝南陳熾等立碑陰可識者河東孫定博以下百九十餘人皆其孫之門人也字而不名何耶石小篆

傳云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不詳所遷者何官碑止除襄城令遷荆州其餘自太守至太尉皆同但震性剛言直違時罹禍如劾王聖救趙騰糾劉瓛黜耿寶地震封事尤為愷摯碑無一字及之即關西孔子之

實相非侯新唐書誤也其稱牧荆州刺史殆亦承傳中高舒至荆州刺史之文皆當以碑為正太尉卒後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訟寃得以禮葬而陳熾復為樹述貞石蓋東漢人重師門篤氣誼名節所標可風後世如此云貽我三魚指冠雀銜三鴈魚飛集講堂事又云神鳥送葬者謂葬前大鳥集喪前悲鳴葬畢乃飛去也隸釋又載碑陰一百九十餘人皆太尉孫統之門人今不得見矣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摩崖高八尺三寸廣二尺二寸七分行二十五六字不等今在襄城縣

故司隸校尉楊君廉誦淮字伯祁舉孝廉尚書侍郎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太守御史中丞三為尚書尚書令司隸校尉將仕大匠河南尹伯祁從弟諱珣字穎伯舉孝廉西郭長伯母憂去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左丞異州刺史大醫令下邳相元弟功德年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名臣州里去覆二君清口約身自守俱大司毅孟文之元孫也黃門同郡下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

號王密暮夜之金無可忌諱而皆不及之何也傳五子碑牧讓秉奉凡四人當以碑為正後復詳序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而不及牧孫奇奇子亮秉子賜奉子敷敷子眾又何也楊氏碑甚多皆在閩鄉縣墓中有繁陽令碑亦牧之少子惜遺其名金石錄

按碑字鏗渺如游絲古質如蟲穿蝨蝕兼有楷隸體昔人謂褚登善書如美女簪花或謂其出于漢隸觀此碑知非欺人之論也攷太尉七世祖喜以斬項籍封赤泉侯故云克項于垓大將軍者鄧騭也喜字下从心古字通用碑皆與後漢書傳合惟除襄城令傳所未及然傳云四遷者碑亦未詳洪丞相隸釋云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傳云震五子誤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碑所未及者里也是太尉實有五子里或未仕或早亡故不載爾碑稱長子牧富波侯相而世系表稱牧荆州刺史富波侯考楊氏二侯太尉孫賜臨晉侯曾孫眾先封宜陽侯更封莠亭未聞侯富波者又考王霸以建武二年封富波侯十三年改封向侯而郡國志稱富波侯國永元中復則牧

廿二日謁題過此退述勒銘故時表紀

右司隸校尉楊淮碑靈帝熹平二年同郡下玉過其墓為勒此銘叙淮及其弟珣前後歷官且稱其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又云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紹興中此碑方出歐趙皆未見之碑云楊君厥諱淮字伯祁蓋以厥字為語助大司隸有石門碑亦云楊君厥字孟文今古皆以厥為孟文之名得此始知其非凡稱元妃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為美稱也華陽志淮者漢之孫孟文名漢李固薦累世忠直拜尚書陳蕃表為河東守遷尚書令奏治汝南孫訓南陽曹廉穎川曹騰三郡守罪訓者梁冀婦家子為司隸劾冀叔執金吾忠不朝正人尊憚之續漢司隸楊厥碑達通石門選字洪适亦不識為何字愚按達即鑿字也鑿省作達又作達者以代上如匠作迹匹作迹匣作迹隨謂之隸變占有此例干祿字書可考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也唐人書某法師碑宋人書杜詩馬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為達楊慎墨池錄洪氏云元孫猶元士然以為美稱也按淮稱弱為從

弟弼又字頴伯以其祖視之俱為諸子之長孫非美稱也至獨悼頴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若國喪二語則總歎二楊之亡也准為司隸時勃治梁冀婦家子汝南太守孫訓見華陽國志金石錄補此文亦刻於褒斜谷崖者不得謂之碑文尾明言表紀是也洪氏隸續云同郡下玉過其墓為勒此銘按此文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崖故其文尾特書曰大司敕孟文之元孫此一句即二碑之母系也其云黃門同郡下玉謂歸過此追逆勒銘者當即其門閭非過墓之謂也勒銘銘字洪氏亦誤看銘者指乃祖開石路之刻言之即前王升所為楊孟文石門頌耳此下表紀字乃指此刻言之此刻固非韻語亦不得謂之銘也洪氏誤以為過墓宜其題之曰碑矣洪氏所錄中丞下闕一字今驗石本是三字遷下是左字洪說作注其表紀上一字洪錄作財今驗石本下多一點或是財字偶多一筆爾財即纒裁通用之字謂至是始為之表紀也文凡七行字畫皆因石熟為之參差古拙敝即隸之省卒即倅之省也兩漢金石記

楊淮碑字體與石門頌彷彿而疎盪過之近汚大尹李公衍孫寄精搨一本來自守上得約身二字門字上得黃字郡字下得下玉二字因以下玉摩崖名之湖真閣漢碑文字跋繁陽令楊君碑碑從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九字篆書五今七上闕二弟富波君之少子也生姿令詰長夙忠孝立仁行道實體彌隆立授尚書為國師輔君述而好古少傳祖業兼苞載藉靡不周覽英儒仰則景附其高應禮州郡乃奉貢覲察類瑕爾僉服歸稱大駕省方為郡功會召見專對官廢帝心擢拜郎中除右都候閣整宮肅闡肅馬遷繁陽令崇德尚徐呂興政化和毓威恩日移風俗樹蕪茲回宿不命閣教學吏主精橫侍者常百餘人咸訓典誦帥導日口鄰遠歸懷爰集疆場州郡嘉異並上絕速大司農劉佑瑄表列珩有命授會叔父大尉公覽委榮輕舉授如遺吏民攀轅老弱輒輪追慕跋步蓋二千餘人續留守闕上書歷

手運敲萬斛助官振貧已之還君自非慈愛孰能若茲有司聳昧莫能識察君潔已日休不愉褊求趨功顯弗有復入于林處靖澗門童冠如雲故乃名問俞高休聲益著三府競辟入宰朝常登茂御復紹祖烈旻穹不惠年五十一熹平二年三月己丑卒國失其良民望永絕京費凡百靡不愍悼故吏臣竊叫天訴墜嗟乎何及哀矣惟傷感惟既歟德之隆者其感不列迺共追錫厥勲鐫石示後俾延僊軀答不斃際其辭曰惟鬱降靈於我明君膺天鐘慶誕施孔醇温恭博敏貞敏蘊倫而嘉忠懿乃詔寵光俾候禁官夙夜是勤命出仕宰清風穆神委茂戍勲赴義長逝民思遺愛奔告于丕顧不審真莫肯慰揚琴泥樂志緝紳仰從三公並招當為國暉壽不口口早葉隕林明徒尋爰土女愴悲顛百其身皇不我予銘頌碑下闕右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

識者六十一字按漢書楊震子牧為富波相君乃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錄集古右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銘篆額逸其名楊君者太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子太尉秉之猶子沛相統之親昆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也自郎中除右都候遷繁陽令以靈帝熹平三年卒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荀爽對策詳矣度尚及楊君皆以期喪去官可見漢代位高而創鉅者反奪情廢禮也守令有美政百姓愛之如父母攀轅截轡不忍其去者固有之楊君之行老弱跋涉其眾至於二千餘人守闕上書其久至於歷年繁陽在河之北去漢京七百餘里運穀助官乞還令君其多至於萬斛此事則未之前聞史氏罔羅脫畧至後世不得其名惜哉今之俗或投匭以借置或列陳於外臺蓋有欺而不實者此之輸粟萬斛則其出於誠心也作碑者再三歎悅斯事其文云有司聳昧莫能識察說文生而其詩又云頌不審真莫肯慰揚嗚呼政令委靡淑慝無所甄別在位者憤憤如響警熹平之間不特此一事也碑別作遐通植作特微作絨命作愈輪作輪戶即克字述即述字斐即黎字復即退字隆即地字適即乃字騰

即隸釋

繁陽令楊君碑篆額二行有穿碑十八行行三十字  
 碑陰二十二行每行六人第七列惟有一故民其中  
 書典作者姓字每列之下各虛一字有官氏字多者  
 則高出其上亦有下出者穿在第一第二列之間隸釋  
 楊君以叔父大尉喪去官吏民二千餘人守闕上書  
 歷年運穀萬斛助官以乞還君集古隸釋皆謂此事  
 未之前聞蓋以上書歷年輸穀為僮事也豈知漢人  
 近古直道在人即前書魏相為河南太守去官河南  
 卒戍中都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留作一年  
 以贖太守而河南之老弱守闕上書者萬餘人古之  
 善教得民者爭欲得賢守令以父母之乞留之誠固  
 自不約而同也前後書如乞還楊君者屢見彼經年  
 留戍尚所不辭況輸穀乎今之猴冠虎翼者多人陳  
 乞輒引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為例而  
 千萬吏中得一二循良反鋤而去之無一人敢攀號  
 者讀此碑能不太息乎金石錄  
 漢繁陽令楊君其名既闕弟字上又闕三字乃沛相  
 之弟富波君之少子所云叔父大尉者乃太尉震弟  
 二子秉富波君之弟也以叔憂去官唯漢為然漢書

按楊君缺其名字太尉震之孫沛相統之弟為繁  
 陽令有善政而太尉碑中獨遺之故集古錄集古  
 錄目金石錄隸釋諸書俱未詳其名余攷唐書宰  
 相世系表富波侯二子長統少觀則沛相之弟乃  
 觀也碑為宋時搨本共缺三十四字向在歐陽所  
 見六十一字本之前然與隸釋相校殊無增損知  
 洪氏所錄已據舊搨本矣首行殘泐不可見者二  
 十九字潘寧跋誤稱弟字上缺三字殆由未攷碑  
 式耳碑云叫天訴陞陞即地字籀文地作陞此省  
 从豕無極山碑與天陞俱生字與此同  
 司隸校尉魯峻碑  
 碑高一丈一尺五寸廣四尺五寸十七行行三十二  
 字額題漢故司隸校尉魯峻惠父魯君碑今在濟寧州  
 君諱峻字仲巖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  
 之頑肯口口伯愈之齷緒呂載于祖考之  
 銘也君則臨營謁者之孫脩茲令之子體  
 純蘇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  
 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榮學為便宗行為  
 士表漢口始仕佐職牧守敬恪恭儉州里  
 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謂者河內大守丞喪

父如禮辟司使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類  
 正令視事四率比綴豹產化行如沈遷九  
 江太守除殘酷之刑行捕吏之道統政口  
 歡蘇若清風有黃霸台信臣左穎南之歌  
 呂公事女官休神家術未成一暮為司空  
 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  
 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  
 輦掌察羣實綱納舉大權然疏數不為小  
 威呂濟其仁弼中獨斷呂效其節案奏口  
 公彈糾五卿等夏祗肅佞穢者遠遭母憂  
 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呂病遜  
 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契閑  
 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二熹平元幸口  
 月崇西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  
 南千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臣圖任  
 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食羸等三百廿  
 人進惟左谷游夏之徒位謚宣尼君事帝  
 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  
 父息獻不十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所薪弗  
 何悲蓼叢之不報痛昊天之感嘉頓企有

紀能不辨善刊石叙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嶷嶷影較棠忠惠令德孔嫺  
 命口時生雅度靈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連  
 內懷溫潤外擲強虎督司京師蘇然清邈  
 當口緝職為國之權匪究南山遐邇叨  
 八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香齡晚矣的的  
 碑陰  
 共二列每列  
 二十一人  
 故吏河內夏管懿為遠千  
 故吏九江壽春陳翼伯麟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  
 故吏東魏頓立許踰伯過五百  
 門生沛國譙子直景榮千  
 門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千  
 門生東魏濮陽啟敦登高千  
 門生汝南台陵千商朝公五百  
 門生南陽新野魏顯文臺五百  
 門生平原股路龍顯公五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嵩永高五百



明生陳苗尉氏胡昱仲表五百  
 明生濟陰定陶棣真子然五百  
 明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明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明生魏郡斥丘李牧君伯三百  
 明生魏郡繁陽王輔子昶三百  
 明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  
 明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  
 明生勃海重合梁怡尉訢三百  
 明生河東蒲反李口口時三百  
 明生河東蒲反陽成口文智三百  
 明生汝南汝陽鄭立口訢三百  
 明生東魏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  
 明生東魏博平孫謙口口二百  
 明生東魏樂平邢顯口口二百  
 明生東魏樂平邢口李口二百  
 明生魏郡內漢馬萌子口二百  
 明生魏郡黎陽王口少口二百  
 明生汝南魏強尹凌超口二百  
 明生汝南魏強尹顯尉口二百

明生勃海南安劉扶訢口口百  
 明生勃海南皮劉益興口口百  
 明生河間且成東鄉晨子口二百  
 明生河間且成東鄉恭公口二百  
 明生平原西平昌對本景高二百  
 明生平原股張謙伯讓二百  
 明生陳苗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明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  
 明生濟陰離張周維元興二百  
 義士梁國寧陵史張張良二百  
 右漢魯峻碑文字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集古錄  
 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鄆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家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臺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為人葦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里書如方

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為恭爾金石錄

右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額歐陽公云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最後為屯騎而碑首題以司隸二者莫曉予嘗考漢代風俗相承雖下私艱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故元初詔書始聽大臣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李翊去官二交故銘文頌其考愛釋縛時則有居憂不釋紱者矣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待中行服後其子焉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二公纏防吧之痛皆避劇就閒與魯君以議郎行喪同漢人所書碑誌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清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拾廷尉而用車騎也周官注云義儀二字古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作蟻徐廣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此碑又作蓼義銘詩煥矣灼灼俱易火以日令德孔鑠又復从女若堂堂作棠棠則它碑亦有之碑以某為看縱為礙所為折紐為義並為碑便即儒字細即細字契即契字並即契

字舊即嗟字峻即惠字隸釋

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子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欲證之以地里書也鄭夾滌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右魯峻碑陰歐陽公趙明誠皆失收錄至洪丞相隸釋於漢碑搜羅殆盡而亦復遺焉金薤珠眼  
 私謚起于春秋漢末尚節義故尚不廢符秦既已非古猶謚及隱逸唐朝臣尚如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曰罔碑今典三品京朝摸牀結古循叙考終皆得美諡外吏即品亞六卿德牟夷惠非際時會竟以格置夫錄勞則外瘞於內崇體則抔土長掩防大則殺無虞掉此義人勞卿所以扼腕太息也乃知私謚所當復古嗚呼今安得此門生故吏乎金石  
 歐陽公云峻碑首題司隸二字莫曉洪氏云漢人碑誌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非列校可比也子至濟寧碑下詳釋其文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藪

似峻持服三年起拜屯騎而歸帥未嘗在位故碑首叙其實歷之官也百官志七校尉皆二千石如洪之說以司隸為權尊而特書之則朝廷官秩可任人去

禹者耶後錄

右魯峻碑陰載故吏四人門生三十七人義士一人

按峻碑熹平元年卒明年四月葬于是門生汝南于沛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昌圖任城吳盛陳雷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刊石叙哀而此載四十餘人其脫畧者多矣隸釋載魯峻斷碑陰九十有一人書姓氏而不名有郡者二人與此迥異洪跋云據藏碑者以為魯君碑陰度其石之廣與魯碑合所存止尺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當有十橫也蓋洪在南宋與東齊阻絕不見此碑故仍傳文之誤余則身至碑下乃為可信即金薤琳琅所載闕字以余家藏本較之可識者數十字更遺脫平原王口子行以下八人少卿素稱博洽謬誤乃爾豈當時所收殘失或鏤板脫落否則碑在濟寧並非僻遠曷不稍加考較乎金石錄補

收大將軍印綬九年以黨人下司隸校尉李膺北寺獄峻漢書無考其在彪之後膺之前耶大名府開州志境內有頓邱邑令昌邑魯峻碑州東北有頓邱顏師古曰因邱以氏縣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然則峻昌邑人始為頓邱令也碑今無矣來齊金石錄考畧

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漫滅存者二列每列二十一人前有故吏四人餘稱門生最後一人稱義士凡四十二人皆有郡縣名字及出錢之數碑載門生汝南于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昌圖任城吳盛陳雷誠屯東郡夏侯宏等為之作諡立碑兩列中于丁馬昌吳姓名皆在惟誠夏侯二人無之蓋在第三列也隸釋有魯峻斷碑陰跋云所存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凡九十有一人書姓氏而不名惟徐袁二人有郡藏碑者以為魯君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又字體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今按此陰凡三列隸釋所載乃有四橫今存者四十二人而有九十一人又皆書姓氏而不名無故吏門生義士之稱亦誤以他碑之陰為魯峻耳此陰至今尚存洪氏何以未見辨錄

金薤琳瑯云碑文字粗完可讀今取石本較都公所

錄都本少八人其中誤釋者數十字又都本以為殘缺而今本尚完好可識者十餘字蓋都公子分隸非其所習又或所見本不清遂據以為定爾金石存

洪氏引毛詩左傳周官太元諸書為義我通用之本是固然已然此碑以麥莪作麥莪字从艸是又微

異耳又洪以葉即看字顧南原嘗辨其誤謂即葉旅

葉木之葉韻說是也蓋葉即刊字猶筆削動定之義

爾又洪以緝即表字按詩表職注雖以充冕為訓然

玉篇緝古本切織成章也則緝字自亦可通遐邇

切惻顧南原云惻疑即惻字非也按詩惻彼甫田陸

德明云俾陟角反韓詩作節音同云節俾也傳云俾

明貌疏云毛以為俾然明大者可見俾字本有大義

矣爾雅對大也注云節義未聞然爾雅注云節音厚

則是對有卓卓二音矣疑當時方言惻與悼通也雖

輜軒絕代語所未採然似可俗一說不必以去入之

界為疑耳說文悼从心卓聲徐鼎臣謂悼當从單省

卓非聲者誤也奏字內非从夫其上一畫乃逆筆

子有舊拓本驗之乃知也何義門云奏字篆從本楷

書未知當何從也魯峻碑奏字稍與本字為近耳案

今所行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板本則皆逕作夫字矣

洪所未釋者慘即恪衙即巷也獨字益旁三變為三猶从水也王士仕諸字中皆加小畫則隸體涉筆之偶變也穎南之頌張禹齋釋作从水然石實从禾隸體之未能盡繩者如此正多也至第五行除字

五字實張氏臆斷石泐不可見矣延熹七年七字今

止露半据洪氏作七年按通鑑目錄是年二月壬寅

朔丁卯是月之二十六日則在七年無可疑矣年六

十二二字石本今尚可見洪作一字非也碑陰與

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魯峻謙敏碑並云蔡中

郎書益碑錄之云也洪以為皆不足信是矣至碑陰

字體則高城阜城城皆省作成黎陽黎作犁蒲坂坂

作反壬端壬輔王皆作王又與碑文王字中加小畫

者不同蓋當時隸體多隨勢為之矣西平昌之邑

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條下無之而前志平原郡有

平昌後志平原郡之次即樂安國其下注云高帝西

平昌置為千乘句不可解千乘與西平昌自是兩地

不應牽連書於樂安國之下恐是西平昌在平原郡

下而錯簡耳洪氏隸釋既不見是碑之陰故不知

門生汝南于商之名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亦

止有于姓而無其名且所載至東海夏侯而止于今

盡取碑陰門生邑居姓氏以補之 隸釋云是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漫滅方綱向者執顧氏此說以謂既云三列則或下列尚有一二畫微露者尙未可知或

是拓碑之工不肯用全石之紙以揚之耳今屬錢唐黃小松親到濟寧學宮碑下手拓其陰紙之高下與碑之正面相等而其下半實無一字並非拓工省紙有所遺失也且可以見牛氏所云高八尺五寸之說當是五尺八寸耳蓋著錄之不可憑如此 戴延之西征記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忠臣孝子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此條見水經注並見藝文類聚而藝文類聚引此作魯峻水經注作魯恭是水經注所引偶誤也 兩漢金石記

碑云有黃霸名信臣在潁南之歌霸守潁川信臣守南陽此稱潁南者各舉其一字也三國人多稱吳會稽二郡為吳會亦類此蓋流俗之稱文人沿用而不察爾胡三省云太史公謂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會子案史公貨殖一篇言都會者多矣何獨於吳稱會此胡氏之臆說而近人多取之何也 攷洪文惠隸續所載魯峻碑陰與此金別洪氏在南渡時未得親至碑所但據收藏家之說題之故猶疑而未

定而洪所指為峻碑陰者世已失傳竟未審為何人碑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碑云朔中獨斷說文珊弓彊貌言中有彊毅之性故遇事能斷也遐邇惻惻翁閣學云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節節有卓卓二音疑當時方言惻與倬通翁說是也倬字或作節則倬字亦可通作惻倬單倬皆从卓得聲古音卓聲到聲同在一部本與銘辭上下諸韻合或以為字書無倒字以音義求之似與恒字同疎矣碑陰二列洪氏未見其中定陶棟真張力臣釋為棟真亦非是 山左金石志

歐陽棐集古錄目云高平昌邑人據碑文云山陽昌邑人 校訂錄碑陰

按碑額題忠惠父者其門人于商等所作私諡文云息獻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云云知其子為文刊石以述其父此皆漢碑中創例何即荷字論語荷蕢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儻也儻何也徐鉉曰儻何即負何借為誰何之何今俗別作擔荷非是碑陰凡二列四十二人濟寧州志據張昭釋文錄入碑攷字多錯謬其尤甚者定陶棟真志作棟真攷字書無棟字通志氏族畧復姓

游棣氏英賢傳游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漢書作游棟萬姓統譜王莽時又有司馬棣並漢人謬篆多書棟字為棣棟其姓也勃海重合志作暈合據郡國志勃海郡有重合侯國可與碑證牛氏金石圖棣亦作棣重刻為暈皆誤

熹平殘碑

碑上下右三面斷闕高一尺四寸廣一尺三寸在八行行約十三四字第五行無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上闕一頁時榮闕之中上闕行成於內名

立敬若當獲自天之祥上闕八幸廿有七

熹平二年十一月上闕未上闕府君君國

濟民以禮闔風珍善表上闕

上嘉珪璋其質牙麗其華敦書樂古如上闕

上君有命必以疾辭何事寧倉降此短上闕

闕上

碑存字厘七十餘有云年廿有七熹平二年十月

乙未者蓋其卒之年月也又云府君君國濟民以禮

闔風旌善表德當是曾任郡守者漢時惟郡國守相

及都尉得稱府君也攷漢自陽嘉以後用左雄議孝

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此君官至二千石計其入

官踐歷當亦有年而卒之時厘廿有七豈陽嘉詔書

所謂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者耶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存字七行字徑一寸前四行為序後三行乃銘辭也乾隆癸丑十月元案試至曲阜適黃小松訪得此石于東關外急告元命人掘土出之昇至試院秉燭洗土審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其熹平二年十二月乙未下邊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非立石年月如魯峻卒於熹平元年口月碑立於二年四月也因移置孔廟為題識數語刻碑後焉 山左金石志

碑石斷剩予釋其文蓋亦處逸守介不延其年于時守斯土者表于墓也曲阜在兩漢並為魯國今碑出於此而文稱府君意其為國相與韓勅修孔廟碑後云魯相河南京韓君又云府君諱勅字叔節無極山碑稱太常下郡國相南陽馮府君北海相景君銘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安平相孫根碑稱皇矣府君趙相雍勸闕銘稱趙國府君然則漢時稱國相與太守同矣顧亭林謂府君晉漢時太守之稱蓋未旁推于此也 授堂金石跋

武都太守耿勳碑

碑高六尺六寸廣六尺二寸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今在成縣

漢武都太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

璋其先本自鉅鹿政有令名為漢建功俾  
 侯三國守將帥爵位相承呂迄于君君  
 敦詩說禮家仍典軍壓難和戎武慮慷慨  
 呂得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過之謀上納  
 其謀拜郎上黨府丞掌令孝績有成符英  
 乃壯熹平二季三月六日郎官奉宣詔書  
 哀閔垂恩猛不殘義寬宥有森喜不綴庶  
 感不烈仁賞恭爵否界真口流其於統系  
 寵存贈亡薦出至也歲在癸丑歲運潘雨  
 傷官稼穡率土普識開倉振澹身冒炎赫  
 火星出熱至厲縣巡行窮匱陟降山谷經  
 營攻涉草止露宿扶活口餐千有餘人出  
 奉錢市口口佐衣賜給貧乏發荒田耕種  
 賦與寡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  
 省食吏二百八十人勸課起時百姓樂業  
 忝者得終其壽幼者得呂全育口棠出愛  
 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佐錢器興利  
 無極外羌且口葶怖威悔惠重譯之降脩  
 治狹道分子効力致大小民得眾北出歡  
 心可謂印此若明神者已夫美政不紀人

無述焉國人余嘆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  
 辭曰  
 恭華惟岳神曜吐精育茲令德既詰且明  
 寔謂耿君天昨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  
 柔嘉惟則穆如風清勤郵民隱拯院扶傾  
 匪皇啓靈東璣西証赤子遭慈呂活呂生  
 山靈珽寶陶突乃平燈悌父母民賴呂寧  
 喜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通橋塚下  
 拜享禋造  
 漢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為守以熹平三年立碑  
 又同谷志云熹平三年太守耿勳政蹟記并題名記  
 并在封泉保魚竅峽王象之天下  
 右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碑靈帝熹平三年造蓋  
 德政碑也造碑之人即李翕天井碑中西部道橋塚  
 李樞也壬子之夏李翕尚在武都次年暮春耿君到  
 郡似是繼翕者碑云其先本自鉅鹿世有令名為漢  
 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按漢史雲臺功  
 臣牟平侯耿純者鉅鹿人其三弟亦同時封侯好時  
 侯耿弇者茂陵人傳云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鉅鹿徙中與初其父況封隴侯侯弟舒封牟平侯所

謂俾侯三國者謂隴侯父子也耿氏自中興後迄建  
 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  
 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所謂  
 爵位相承者也好時鴻烈與寇都齒其後有列傳者  
 四人皆抱將帥之譽著邊徼之勳碑謂武都敦詩閱  
 禮家仍典軍壓難和戎武慮慷慨陳惠康安過之謀  
 天子納而用之可謂能世其家者既貫茂陵則是隴  
 虞之後裔也碑以說為開以拔為跋隸續  
 耿勳碑字與郵閣頌相類乾道間方出漢魏  
 右碑云其先本自鉅鹿則是耿純耿弇之後又云熹  
 平二年二月到官又云歲在癸丑潘雨傷稼開倉賑  
 贍身冒炎赫至屬縣巡行給餐于有餘人出俸錢賑  
 衣賜給寡獨至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  
 二百八十人百姓樂業云云按靈帝熹平二年癸丑  
 即勳蒞任之年也給餐即今設粥賑飢之類使勳止  
 于撫循而不減省貪吏則民樂歲終身苦矣語曰去  
 莠去其害苗者也錄是碑不無有感于未造已金石錄  
 子今所得拓本已極泐缺矣然就其畫隱隱可見者  
 諦審之全文尚粗可讀其中洪錢原闕而今無從別  
 識者四字而已七行流上一字十行作上洪有而今

闕者二十二字一行守鉅七行與八行運臣議九行  
 窮級十一行餘食十三行至於洪闕而今辨出者則  
 鑄器十六行政十八行昨  
 五行乃字七行系字十一行与字二十行匪啓處字  
 二十一行灾字此凡七字可補洪氏所未備矣又洪  
 誤而今正者五字其字洪誤釋英十行市字洪誤釋  
 兩作字洪誤釋振十六行僉字洪誤釋命二十一行  
 乃字洪誤釋字此凡五字尤足關於考正者也其即  
 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美民即此字符莢乃昨者  
 昨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隸辨祚字下引四老神祚  
 机字云昨與祚同說文新附字祚福也徐鉉曰凡祭  
 必受昨昨即福也爾雅釋天夏曰復祚釋文祚亦作  
 昨是也匪黃啓處者婁氏字原啓字下引靈臺碑匪  
 皇啓居與詩不違啓居同可證也又洪氏釋云碑以  
 說為閱按此碑敦詩說禮說與闕不同也兩漢金  
 右碑中有十數字經後人重開不無論舛翁閣學金  
 石記中辨之審矣唯符莢乃昨二句洪氏隸釋闕乃  
 字而莢字誤翁謂洪誤釋為莢此刊本之謬子家  
 藏鈔本猶未作莢也莢與莢同即策字漢時郡守賜  
 虎符及策書故有符莢之語翁釋為筭恐未然耿君  
 以熹平二年三月到官其歲歲在癸丑潘雨害稼而

後漢書靈帝紀續漢書五行志俱不言郡國滂兩事  
知史之失載者多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內譯字作辨字俗工刊刻所致或者謂是都字異  
文者非也獨柔嘉惟則則字碑竟作賦字雖漢人善  
于借用不應謬戾至此然筆勢自然絕非重經開鑿  
者涵真閣漢碑文字跋

按碑經後人重鑿字畫較洪氏所錄頗多論其  
尤甚者第五行癸酉到官改為六日郎官十二行  
勸勉改為勸課十五行口如農改為大小民大率  
淺人以為為之無所依據也今於全改之字姑依  
石本摹錄而辨其誤如此文云開倉振澹澹與贍  
同史記司馬相如傳澹沈澹漢書作灑沈澹灾  
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注澹古贍  
字荀子物不能澹則必爭楊倞注澹讀曰贍鹽鐵  
論飢寒於邊將何以澹之又云哀元元之未澹張  
納功德叙師澹凍餒亦以澹為贍振與賑亦通碑  
作振澹皆借用字金石錄補直釋為賑贍失其旨  
矣

金石萃編卷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二

石經殘字

共十  
二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夫子不

能迪古我先后

典降不永於戲今

達乃家 取下牙

伊鴻水白陳其五行序

運用皇極次一白艾用三遠

狸下位賦上位苦幽直

風二白偵三白祀四白司亦

極八厥庶民無有淫乃人其

明人之有能有為使其計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為天下王三遠一白

家而凶平而國人

了

道出于不詳於獻君 白時我

志月惠

右尚書盤庚六行洪範十行君爽二行

惟是禰心是以為刺 葛屨

汾一曲言采其菁其之子美

誰知之蓋亦勿思 固有棘其

父子父白咩 予子行殺尸

武猶來 陟帖三章

兮不稼毒胡取禾三百廛

特兮次君子兮不素食兮 飲

食我黍三歲宜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 山有蔞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日 享樂

既見君子 易

右詩魏風八行唐風四行

東尸

卒屬坐奠爵拜執

人一洗升媵觚于賓

上拜受屬于送前

省公答拜滕屬者六

滕屬者執辭詩

公

郊請反合

三人君命聘于

善于受上不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不坐六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聘禮六行

羊女者可

昆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之辭也 善者可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

有道之以狗一

亦我對曰女違樊須

子夏問孝子曰色也

人焉度 子曰温故

婦斯害也已 子曰 女

有在朕躬

帝心焉所重民食可 寬則得眾故則有

功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

曰民之

寸專其嗇視儼一 而畏之斯不一威

而不猛一

右論語為政八行微子八行堯曰四行

臣世

今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方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三行

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

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

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模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

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維陽蘇氏家

歐陽棗集

漢魏石經埋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閭營造司所棄

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

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

為財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枉道而事人可去父母之國

持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而德之衰也

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是知津矣

若從避世之士或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懣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敵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耘子路拱而

一亡子路宿殺雞

如之何其廢之也欲繫其身而孔大倫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

走身矣言中倫行中處其斯以乎謂實

仲夷供隱居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

不施其親

不蔽顏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夫

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

姚寬西溪叢語

子弟荀字仁宅博學好古石經跋尾云右石經殘碑

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至魏正始中又為

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

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是今字論語二

卷豈豈五經之外復為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

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

而唐志遂以為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

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

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編理等以

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

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

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

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是之多也魏

石經近世猶存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

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碑等名號者魏世用日

碑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碑等題

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蓋知非邕所為

也吾友鄧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斬然寶之如

金玉而子又從而攷之其勤如是子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方勺編

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較今世本為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為異甚初伯喈以經讀遺字鑿誤妄自書立石雒陽大學門下至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利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子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雒陽者何哉鄧博聞見後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雒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摩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為古文

中各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天既付命今付曰陳其五行今汨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懷保小人惠于於寡今人作民母兄今作無則兄自敬德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受微作是罔顯哉厥世今哉文王之鮮光今作通因就大命今作達殷論語意與之與今意惟孝今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是孔丘與曰是也今是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愾然今不輟曰是知津矣今是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愾然今不輟告夫子置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乎今其斯警諸宮今然賈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今然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

異聞之語若曰在于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子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右刻本無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與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大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雒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摩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其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細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金石錄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母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保后胥高保后女勸憂故誕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戲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各翁各翁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末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于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東觀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况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矣燼間然缺殘湮淪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改滋葺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泰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鑄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鴻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

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衆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碑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秘書郎黃符以石經尙書示予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外門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

有碑十八蓋春秋尙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陽銜之曰石經尙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尙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尙書幾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尙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予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邪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鯨寡碑作惠于矜寡迺迺既誕作迺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授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尙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旣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用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昔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邪予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

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號鳳號作何得之表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孰與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擾而不輟作擾夫子慨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旌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之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得聖人本書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邪 廣川石經尙書殘碑 命孔本何及相關 散孔作怡 書白人維舊 字上求 求 舊下有志女母翁侮成人母流 孔作汝無 老 各共爾事 齊乃位度 爾 仍 口 下民之承保 后青高 咸 鮮以不浮 關 下試以爾 作

汝遷安定厥國 孔作 無文 不 關 其 或 迪 孔 作 自 怨 孔 作 怒 未 疑 孔 作 勸 憂 今 其 有 今 周 後 文 何 關 之 勞 爾 先 子 不 關 于 茲 高 后 卒 乃 知 孔 作 降 爾 疾 白 關 下 能 迪 古 我 先 后 關 下 民 女 有 近 賊 則 在 乃 心 我 先 后 殺 下 輿 降 卒 未 於 戲 弗 祥 鳴 今 予 關 下 絕 遠 女 比 猶 分 說 念 以 相 從 各 翁 說 中 建 乃 家 股 孔 作 一 字 既 下 衆 由 女 陶 台 民 孔 作 無 助 孔 作 建 大 命 今 我 孔 作 予 凶 德 綏 孔 作 績 下 今 孔 無 爾 惠 謂 朕 關 極 孔 作 動 萬 民 以 遷 肆 上 關 乘 孔 作 哉 子 其 助 孔 作 簡 相 爾 念 敬 我 衆 朕 不 已 上 盤 民 中 絕 命 民 有 不 若 德 不 聽 開 天 既 付 孔 作 字 廣 三 篇 已 上 厥 遺 任 孔 作 父 母 弟 不 迪 乃 維 四 方 關 下 不 疇 于 四 伐 五 伐 六 伐 七 伐 乃 已 上 厥 伊 無 洪 孔 作 水 百 汭 孔 作 陳 其 又 行 帝 關 下 建 用 皇 極 次 六 白 文 又 用 三 德 關 下 潤 下 作 鹹 炎 上 作 苦 曲 直 作 關 食 二 白 債 三 白 祀 四 白 司 空 關 下 極 凡 厥 庶 民 無 有 淫 司 人 無 有 關 下 明 人 之 有 能 有 爲 使 差 其 行 而 關 路 母 偏 母 黨 王 道 蕩 蕩 母 黨 關 下 爲 天 下 王 三 德 孔 作 六 一 白 正 直 二 關 下 家 而 無 凶 于 而 國 人 用 關 頗 辟 孔 作 僻 下 乃 心 謙 及 卿 關 謙 及 庶 民 上 洪 範 篇 已 維 天 命 元 孔 作 元 作 朕 不 敢 有 關 下 爾 時 維 天 命 王 白 告 爾 無 關 無 違







窺見室家之好夫下尼不可毀下二人之賢者企陵

也下問二踰也仲尼日月也下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

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上下下張篇已不蔽

簡在帝心朕躬有謂母本板本以萬方萬方有本闕一字

兩罪在朕躬下歸心焉本闕一寬則得家

敏則有功下則說下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曰何

謂惠而不費子曰闕一民之下尊其瞻視闕三而

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上堯曰篇已凡廿篇萬五

千七百一闕一字賈本板本諸賈之哉包周闕蓋肆

乎其肆也闕一周下曰言字一而在於蕭牆之內

蓋毛包周無於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

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盡毛包

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

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

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鈔碑命守斯

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

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京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

一向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

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

百四十三字漢隸字源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

者今竊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雒陽記注范氏漢書

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

為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

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雒陽記多六焉疑

雒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

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

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

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為礮

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項猶需孽婦一觀遂以

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

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

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吉為何禮書今

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

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

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

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

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

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

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

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

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手石經

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

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

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

黃初後來碑此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

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

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

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眾體但文

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

碑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

堂谿日碑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域劉宏張文蘇陵

傳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

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

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屬行也黃初孔朝碑則論語

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漢隸

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篆為

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安能獨具三體書法於

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陵避地河西得古

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

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事情

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

亦如孔安國之書傳即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

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

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雅君

子張鐘石經跋

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威官諫議大夫劉

宏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傳貞楊賜孫表官郎

中單賜官大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定

諸經者陶宗儀書史會要

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

為雒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

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

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林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為

吾道之厄一也于慎行筆墨

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

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搗也雖所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真希世之珍也予裝之硯山齋秘笈中與子銘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二體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

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金石錄曰漢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

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邯鄲淳書則

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邺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

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邺者不盈太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邺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剽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

安則自不者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為之而未成耶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

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錄之館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彥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借書釋之又

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鑄諸石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金石文字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陽銜之雒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蒙家宋郭忠恕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縝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其義為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鄴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為漢石經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為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論然後叙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為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為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塌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為漢隸無

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石經歌云先聖去已  
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秦豈在季  
漢章句攻指摘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  
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思邈  
鄆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噴噴史書竟舛  
錯一字幾不覲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爲漢三字屬魏  
故節錄之 朱熹專經義放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成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  
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  
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暇書字集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  
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  
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  
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  
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  
致殘闕則必遭重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  
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  
已知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  
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重賊之禍益可知  
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

顧炎武石經考云隋書經籍志失載周徙洛陽一節  
以爲自鄴載入長安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洛陽  
運至京師者爲信西溪叢語云石經堙滅殆盡往年  
洛陽守因閤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  
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則營造司在洛陽隋書經籍志  
所云用爲柱礎者非載入長安後事亦其誤也西溪  
叢語又云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此則載入長安  
之所遺耳廣川書跋云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  
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此蓋出之唐時者廣川書  
跋又云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千餘石此又唐  
末淪沒出之宋初者也東觀餘論云漢石經在洛官  
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張燾  
龍圖家有十版張氏督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  
塊此卽宋初之所出後復摧散者也畫授錄云嘉祐  
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郤氏聞見後  
錄云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  
書禮記論語俱已缺壞此又在御史府十餘石之外  
者也凡所得石經殘碑多在洛陽隋之載入長安者  
公羊碑一段而外不聞更有所得今此兩地之石已  
不知所存而拓本之存者僅有尚書論語百餘字藏

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  
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  
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  
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  
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  
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  
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記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  
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卽陽衡之衛恒江式酈道元皆  
得之目睹豈有舛謬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  
無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誤  
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  
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數百年  
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之真衛江諸公皆出於目睹  
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考索于殘碑搨本曰此  
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故有此紛紜之  
論其在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莫不誇爲  
中郎真蹟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刻之于成都洪适  
刻之于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  
真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魏豈若前人目睹之可據  
哉 萬斯同石經 汝 汝 汝 疑 疑 疑

北海孫氏余從而摹得之宋之翻本有二洪适本在  
紹興胡宗愈本在成都曾惇石刻鋪叙云漢石經今  
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刻入石  
卽其本也 石經之傳疑有二五經六經七經之不  
同也漢魏一字三字之不分也靈帝紀云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儒林傳云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宦者傳云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於石盧  
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而蔡邕傳  
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張馴傳云與蔡邕其奏定上  
經文字後漢書所載五經六經已自不同隋書經籍  
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則又以爲七經其目  
有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  
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而蔡邕傳注所  
引洛陽記則有尚書周易公羊禮記論語而無魯詩  
儀禮春秋乃多一禮記則又不止七經矣考之金石  
錄與隸釋所載皆有魯詩儀禮金石文字記云苟非  
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  
魏時猶未見此則洛陽記之疎略隋書爲可信也若  
禮記則本自有碑盧植傳云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  
洛陽伽藍記載石經四部中有禮記郤氏聞見後錄

洛陽張氏發地所得亦有禮記而隋書失之者按洛陽記云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豈當時無傳拓之本故不得列於其目即以愚論之靈帝紀儒林傳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禮記為一經春秋公羊為一經與周易尚書魯詩而為五經實則七經也唐開成時立石壁九經新唐書儒學傳序止云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是正訛文三卷亦曰五經文字蓋禮兼三禮春秋兼三傳故曰五經漢之七經為五經猶唐之九經為五經也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者益以論語而為六也按舊唐書經籍志有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注隸書唐謂之今字隸釋載論語殘碑有蓋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此卽邕所注者蓋當時詔定者五經邕乃奏定六經益之以論語張馴與邕其奏定六經故其傳亦曰六經也然則漢碑乃有八經而以五經六經七經為疑猶為未盡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魏書劉芳傳亦云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則漢石經為三字矣晉書衛恒傳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云邯鄲淳特善倉雅以書教諸皇

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則魏石經為三字矣洛陽伽藍記云漢國子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蔡邕筆之遺跡也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則又有一字石經矣隋書經籍志以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皆為蔡邕所書而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則魏石經為一字矣按水經注云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雖不言漢碑為一字而於魏曰三字則漢為一字可知矣唐宋以來所得石經殘碑悉是隸書雖缺蔡邕名而堂谿典馬日磾等與邕其正定諸經者儼然尚存則可與之相證其二云三字石經魏正始中立與衛恒傳合又云樹之堂西與江式傳合漢為一字魏為三字當以水經注為據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趙明誠洪适亦嘗非之而莫得其說張嶺石經跋乃謂邕或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恐未必然也按紀傳俱不言有三體獨於儒林傳序言之者相傳深劉昭補後漢書十志而昭之自序云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天才富博猶俟改具則昭不特

補志序亦有改具者儒林傳序豈昭之所改具耶漢魏俱立石經又俱在太學講堂前至南北朝大致頽落復徙鄴都亦顛倒茫昧漢魏莫辨故魏書於三字石經江式傳以為魏建劉芳傳以為漢造卽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如洛陽伽藍記亦謂三字石經為蔡邕遺跡昭生其時而仕於梁或於傳聞奮筆改具遂成千古之疑耳洛陽伽藍記所謂表裏隸書者卽漢之一字石經而不敢亦定為蔡邕遺跡跡疑也隋書經籍志則以一字石經為蔡邕書是矣而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石經考云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為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若其以三字石經亦為蔡邕書此承前之誤無足怪也隸續云近世方勺作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為范史隋志所載指三體字者為漢一體字者為魏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以愚考之若曰漢魏所立皆為三字而一字者立於何時若曰一字三字皆為漢刻而正始中所立者何在若曰魏立者一字而公羊碑上乃有馬日磾等名諸史譌錯衆說舛謬惟趙明誠洪适皆以一字者為漢二字者為

魏不易之論也金石文字記云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體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六碑為魏經在堂西乃洛陽記不言東側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注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按伽藍記四十八碑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洛陽記少二碑而多一論語尚缺魯詩儀禮春秋四部經數未全又何論碑數耶四十八碑在堂西水經注以為魏經證之江式傳似為可信洛陽記世無傳本恐亦漢魏俱載章懷太子引注後漢書則專取漢碑所云四十六枚未必指魏為漢若伽藍記三體隸書漢魏尚且莫辨二十五碑亦不足信也

書漫錄邵伯溫間見後錄乃據維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續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又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尙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尙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鑄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訛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世放異

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尙書脫孝乎字以惟孝二字屬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者每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垞跋唐大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尙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爲主而已何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屬下句讀者則唐人尙未嘗如此也乾隆丁酉秋八月黃司馬易購得漢石經殘字尙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爲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彞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堯家有五六版王晉王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子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少者至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見於京師孫氏尙書

盤庚論語爲政堯曰篇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卽以亭林所見於張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段則焉有東漢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爲後人摹本可知矣今黃司馬所得之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旣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尙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尙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文字俱全而洪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旣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權堂孝顯於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參校盤庚篇多出半行凶德殺續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記朱竹垞二跋林估一跋按徐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會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鬯不察認爲蔡中郎原本石氏名昭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

稽山石邦哲照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据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木而未見其搨蹟又後四年見如臯姜氏重摹退谷研山齋本盤庚第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略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爲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土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爲方石塊共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兩漢金

漢石經尙書論語一百二十餘字黃通守易得之京邸或以爲孫侍郎承澤藏本卽何氏焯云越州石邦哲重摹者或按棣釋所載爲政篇由誨汝知之句多一女子謂是熹平原刻予不得而定之持愛其文之有關經學也今本尙書盤庚石刻作般庚丕石刻作不論語人焉度哉人焉度哉石刻無下哉字猶文字之小異耳至盤庚篇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石刻楷作迪怒作恕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勝儻孔義多矣爲政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石刻作孝子攷釋文本亦





經為證其餘偏傍附見以類相推者不在此數也  
 又呂氏讀詩記載董氏之說所引石經異文如江  
 有汜作泄擊鼓其鐘作聲靜女愛而不見作優尤  
 蘭之支作枝青子矜作衿挑兮撝兮作岌葛屨  
 摻摻女手作載載正月民之譎言作偽言或與唐  
 石經不同而證之說文引經多半吻合疑亦據東  
 漢石刻而言凡此之存皆有裨於學者安得以單  
 辭隻字少之耶蓋石經碑成在光和中尋遭董卓  
 之亂焚燒雒陽官府官舍碑在太學恐已難免殘  
 缺至後魏武定四年由雒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  
 年則從鄴城移至雒陽隋開皇六年又從雒陽徙  
 至長安隋書經籍志作自鄴京轉徙遷移自多損  
 壞不徒沒於頽岸毀於浮屠也故唐初已有十不  
 存一之歎而宋代諸家所見呈漏尤多胡宗愈洪  
 适皆嘗就當時所見重勒于石今亦無傳相官京  
 師時錢唐黃同知易出示宋拓本石經殘字尚書  
 盤庚五行論語為政八行堯曰四行紙光墨色古  
 澤照久洵為希世之寶後金匱錢君泳貽相重摹  
 雙鈎本據云檢篋中得之而不知其所自來翁鴻  
 臚方綱又合兩家所藏彙摹其文刻於南昌官舍

石經殘字存者止此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  
 之舊則未始非經學之助矣顧氏爾吉隸辨序言  
 於北海孫氏摹得石經殘碑蓋即祖所見黃氏本  
 孫氏岷山齋本後流傳今戶部郎中道君元鏡所  
 黃君見而借之會董方敏女貧甚黃為置奩具直  
 白金數十兩董君無以償遂舉石經歸之董漢軍  
 正黃旗人工分書嘗預修西清古鑑先在大理  
 寺評事為相屬官如此然攷隸辨採石經尚書惟平聲  
 五支十一模於咸二字見孫氏本中餘所引尚書  
 論語公羊魯詩儀禮其八十餘條皆孫本所無知  
 顧氏所見止此其餘則皆從漢隸字源採出也  
 又按一字三字之異眾說紛然今攷後漢書紀傳  
 詔立五經無一字三字之說惟儒林傳序稱石經  
 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魏書劉芳傳云漢世造三  
 字石經於太學是一體為一字所謂三字者古文  
 為一篆為二隸為三疑三體石經皆熹平中同時  
 所刻故儒林傳有古文篆隸之語然隸書自宋以  
 來略有流傳而古文篆字唐宋間無有見者隋書  
 經籍志亦止存一字石經蓋因東漢已尚隸書古  
 文篆字不為世所通用而邕之隸書尤有重名當  
 時鴻都車馬填咽摹搨古文篆字者少隸書者多  
 則隸書歷久而猶傳且矣洪氏适顧氏諱吉謂漢

石經止有一體並無三體皆無確切實據未敢據  
 以為信也至漢之光和逮魏之正始不過六十餘  
 年而魏復重刻三體者亦因漢刻立石經之後不  
 過八年而董卓以逼脅獻帝遷都長安官闕宗廟  
 盡為灰燼何有於太學之碑想亦零落不全正始  
 振興文教重書三體立石殆非無故特漢石經一  
 字各自為碑魏石經合三字連書之總於一碑微  
 有不同耳

謂漢國子學堂前石經皆蔡邕遺跡而後來攷據  
 家或專指以為邕書者蓋緣奏刻石經邕實首創  
 其議因即以邕統之亦如唐初五經正義詳審同  
 官多至六十餘人而其後止知孔穎達賈公彥等  
 名也至邕傳稱同奏者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  
 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駟說太史  
 令單處等而公羊傳後別有諫議大夫趙陔議郎  
 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傳慎論語後別有博士左立  
 郎中孫表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載  
 也攷盧植傳植由盧江太守徵拜議郎與諫議大  
 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  
 書五經傳記帝以非急務尋由侍中遷為尚書是  
 植奏請刊正尚書禮記得失之後亦嘗同校五經  
 且是時楊彪已為議郎亦在東觀又呂強傳稱汝  
 陽李巡百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蔡邕  
 等正定其文則刻經之議雖創於邕而其得蒙詔  
 許實由李巡之功紀傳亦皆未及也今列司事諸  
 臣姓氏於左疏其履貫以資攷鏡別為蔡邕年表  
 一篇凡事有與石經相涉者類列于表而諸臣歷  
 官遷拜年月以次紀之讀者諒焉

又按蔡邕於熹平四年奏請正定五經文字乃自  
 書冊於碑而諫釋載公羊論語殘碑之後未見邕  
 名却有堂谿典馬日磾諸人以為其間必有同時  
 揮毫者張纘亦云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非止  
 蔡邕以昶得見宋拓殘字驗之尚書論語二經字  
 體已有不同之處則諸經亦可類推蓋文字繁多  
 原非一人所能手辦且石經立于光和六年去熹  
 平四年受詔之時遲至六載始得告成而光和元  
 年邕先坐論災異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計邕在東  
 觀止三年耳既徙之後尋遇赦還又復遷迹江海  
 閱十二年是光和二年以後校經之事皆非邕所  
 與聞安得再能書丹於碑乎陽銜之雒陽伽藍記

漢十二

蔡邕

堂翁典見延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與字子

注云與為五言中

馬日碑 尉震之孫秉之子附震傳

韓說 字叔備山陰人官

單颺 字武宣湖陸人

劉宏 官司空見帝紀漢官

盧植 字子幹涿人

李巡 中常侍見呂強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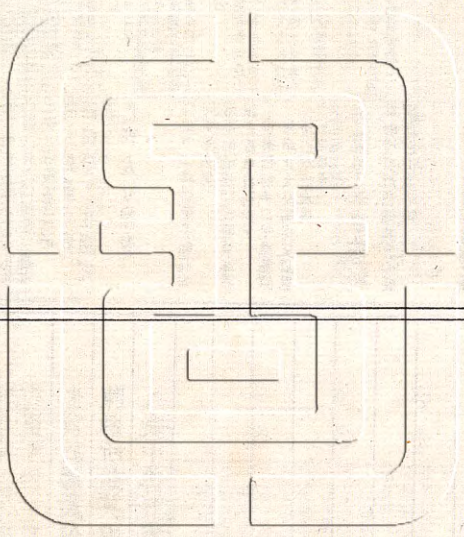
四	三	二	一	年表	蔡邕	堂翁典見延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與字子注云與為五言中	馬日碑 尉震之孫秉之子附震傳	韓說 字叔備山陰人官	單颺 字武宣湖陸人	劉宏 官司空見帝紀漢官	盧植 字子幹涿人	李巡 中常侍見呂強傳
					邕生							
					邕字伯喈陳雷圍人							

三	二	一	年表	蔡邕	堂翁典見延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與字子注云與為五言中	馬日碑 尉震之孫秉之子附震傳	韓說 字叔備山陰人官	單颺 字武宣湖陸人	劉宏 官司空見帝紀漢官	盧植 字子幹涿人	李巡 中常侍見呂強傳	
					邕生							
					邕字伯喈陳雷圍人							

二	一	年表	蔡邕	堂翁典見延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與字子注云與為五言中	馬日碑 尉震之孫秉之子附震傳	韓說 字叔備山陰人官	單颺 字武宣湖陸人	劉宏 官司空見帝紀漢官	盧植 字子幹涿人	李巡 中常侍見呂強傳		
					邕生							
					邕字伯喈陳雷圍人							

三	二	一	年表	蔡邕	堂翁典見延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與字子注云與為五言中	馬日碑 尉震之孫秉之子附震傳	韓說 字叔備山陰人官	單颺 字武宣湖陸人	劉宏 官司空見帝紀漢官	盧植 字子幹涿人	李巡 中常侍見呂強傳	
					邕生							
					邕字伯喈陳雷圍人							





金石萃編卷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三

開憲長韓仁銘

碑存上截高六尺九寸廣三尺八寸八行行存十九字額題漢循吏故開憲長韓仁銘十字篆書後方刻金趙秉文跋又刻李鼎能跋李天翼等題名並正書今在榮陽縣署

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

隸河南尹校尉空閣典統非任素無績

勲宣善關仁前在開臺經國曰禮刑政得

中有子產君子下討表上遷槐里令除書

未到志牽短命空身為下祀則祀之王制

之禮也書到郡遣吏少空祠關勅異行

勳厲清吏曰洽其美豎石託成表言如津

關下口口十一月廿二日西河南尹君丞

臺謂京關寫關口口墳道頭託成表言會月

廿日如津令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尉之地榮陽令李侯

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對寬碑善也韓

仁漢循吏登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

亦能吏天其或者為多集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

晦有昔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

於荒煙艸棘中得為礎為瓦足矣吾聞君子之道聞

然而日彰然自古賢達埋光韜采堙滅無聞亦何可

勝歟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

尚存李侯之名託此曰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

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學士趙秉彥題

兩漢重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于史則知班范所載

遺逸者尚多此碑又復埋沒于荒榛斷壟中閱千載

而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辭口而

樹之然後大顯于世其冥冥之中亦伸于知己者耶

輔之疎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目一邑為卑

輒心政事急吏緩民霽然有及物之意行見口喪

不待附見于此然則二君皆不朽人也無疑趙郡李

獻能

正大六年八月 日奉政大夫榮陽縣令李天翼再

立石 監立石司吏董口 石匠王福

右開憲長韓仁銘此其移下河南尹之令牒也法以

上表下宜稱名故曰韓仁焉又銘者論議其德善而

明著之者也刊石以名仁之美斯銘稱焉矣雖其文

辭不叶于聲詩固無害其為銘也金石

碑建於漢靈帝熹平四年金哀宗正大五年榮陽令李輔之行縣發地得之著於翰林學士趙秉文跋然康熙間修佩文書畫譜復又見遺顧南原隸辨專搜漢碑不遺殘闕而亦闕如為可惜也盧舟題跋

此碑金正大中出土而明時如都元敬趙子固本朝如顧亭林顧南原輩搜輯古碑殆遍此碑近在京索間絕無知之者至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近乃遍窮於世矣漢書地里志後漢郡國志皆作聞熹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作熹與此碑同史記周本紀無不欣喜漢書郊祀志而天子心獨熹師古曰熹讀曰喜急就章勉力務之必有喜象碑本作熹二字音義同充牽拉命即不幸短命也鄙開頌莫承創楚不作承此又因承而變之與充字無異說文幸字本作希其大下著羊者音逢漢緣多借用之曹全碑不牽早世是也廣韻短同短逢盛碑命有悠短郭究碑不牽拉祚皆同碑末云如律令此三字蓋漢人公移中語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漢書朱博傳博口占檄文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東觀餘論所載漢破羌檄皆有此三字但見之碑刻者絕少金石存

如律令今道流符咒襲用此語世多昧其效漢制官府文書為之故為附著于此投堂金石

豫州從事尹宙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四行行二十字額二行殘闕止存從銘二字篆書今在鄂陵縣孔廟君諱宙字周牽其失出自有段西徒于周走伯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為氏吉甫相周宣勛功有章文則作頌武襄猶狄二子著詩列于風雅及其靡孫言多也事景王載在史典秦蕪天下侵暴大捨文判涼僂或居三川或從趙地漢興以三州為潁川分趙地為鉅鑿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仲凱金吾子孫以銀文相繼在潁川各家于僑陵克續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龔會種太守之曹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今之元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篤親於九揆恂恂于鄉黨文多會友貞賢是與洽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仕郡歷至簿當郵工宦塚功曹守昆陽令州碑從事立朝正色進思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為榮卑官不以為恥合純履軌秉心惟常

碑以熹為喜承為不拒為短窄為牢牽為幸王任中皆加二小畫皆隸之通變也碑自歐趙洪書以來皆不著于錄吳山夫謂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至牛空山始為摹圖而失摹李欽叔跋今日拓本則二跋皆有泐字矣兩漢金石記

右漢循吏聞熹長韓仁銘金正大中榮陽令李天翼得之京索間土中令石匠王福再立石趙秉文周臣李獻能欽叔俱有跋刊於碑之左方漢世重吏治而仁在聞熹刑政得中碑額稱循吏賢之也仁自聞熹遷槐里令除書未到而卒故額不云槐里令也仁既歿司隸校尉愍其短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豎石以旌其美于此見善政之效而校尉風勸良吏之意亦可尚已天翼字輔之固安人登貞祐二年進士歷榮陽長社開封三縣今所在有治聲終右警巡使潘研堂金石文政尾

京夏歸德軍司嘉焉年六十有二遭繼寢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論功叙實宜勒金石迺作銘曰

於鑠明德于我尹君龜銀之貴奔走載勛細紀本朝優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諒夏肅震當漸鴻羽為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承早即幽昏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右碑近日鄂陵地中得之嘉靖十七年通政鄒陵劉初以諱許吏部穀董生子元復以貽余者也金石

豫州從事尹宙碑篆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為豫州也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周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之鹿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金石文按姓譜尹與伊衡皆本伊故云出自有殷也崧高詩註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為姓銘云位不福德壽不隨仁福解作副按福音富與從示者不同壽字隸法亦少異于婁壽張壽諸碑夫

漢碑莫備于隸釋而失載豈物之顯晦固有時也歟

錄補  
碑所述尹氏尹少昊之子封尹城又師尹以官為氏

此以官為氏者舉其先世二人曰言多子心子心名

賞前漢酷吏也碑有云支判流儀流儀者流遇也子

孫遷移于三川趙地也家于僑陵僑字去邑從人前

漢書僑陵師古注僑首偃本從人後漢書作馬陵觀

碑知後漢時仍作僑為今范史乃俗學傳改之誤也

銀艾相繼者銀章青綬所謂銀青也亦有云艾綬銀

章者以青綬之色有似于艾葉古人用字之藻采也

立朝正色綱紀本朝指郡稱朝非朝廷也碑首題從

銘二篆字近右方中有穿與從銘仁字並此又題額

之變從字不可知義余觀漢碑非墓碣則無穿中禮

器出穀校官白石神君百石卒史等是也衡方景君

武榮鄭固諸碑皆有穿中所以以下粹懸棺者此碑雖

不言葬額有穿中亦墓碑也金石遺文錄

金石文字記云豫字磨滅以其言本州知為豫州今

碑甚完好無一字磨滅惟云任郡歷主簿督郵五官

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而已無豫字也或亭林

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為磨滅耳辨錄

詔書追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立石判宮所以

顧寧人以鉅鹿之鹿不當從金顧南原云廣韻言鉅

鹿郡名漢書只作鹿寧人謂不當從金非也又寧人

以位不福德福字為副字之誤南原云福與副同廣

韻福衣一福也今作副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

曰福音副其字從衣俗本史記謬作福魏上尊號奏

以福四海欣戴之望副亦作福虛舟題跋

宙以州辟為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蓋即指州

治為朝漢唐人昏如此宋以後不敢為此語矣鮑琦亭集

碑額殘缺止餘從銘二字分二行篆書在穿之右吳

山夫金石文存曰篆額二行今但存其下從銘二字

君歷官至從事而卒疑其額必題漢故某州從事尹

府君銘十字今其上八字破壞不存故搨工但傳其

下二字也方綱按金石文字記以其頰川人而言本

州知其為豫州也蓋其額當云漢故豫州從事尹君

之銘或曰尹君碑銘未可定也金石文字記作豫州

從事尹宙碑金石文存作漢從事尹宙碑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作州從事尹宙碑蓋諸家皆未嘗見元皇

慶三年一碑耳今附載于後其碑云忠顯校尉汴梁

路鄆陵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與營勸農事阿

八赤自皇慶元年正月二十有四日下車蒞事欽奉

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或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

川為頰川分趙地為鉅鹿按史記秦莊襄王元年韓

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始皇十七年內

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頰

川頰川之與三川非一地矣漢初改三川為河南郡

而頰川則承秦舊未嘗以三川為頰川也秦滅趙置

邯鄲郡及鉅鹿郡亦非漢初所分作碑者殆誤矣金

石文字記謂鉅鹿之鹿不當從金然廣韻明言鉅鹿

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鹿伯魏祐北史有鉅鹿

郡守元道龍顧氏特未詳考爾潛研堂金石跋尾

文首云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然證以漢書

古今人表堯師尹壽則其世系所自遠矣而碑尚不

無所遺蓋譜學難明如此又碑云位不福德顧亭林

謂福亦副之誤不知福即副本字匡謬正俗文已詳

言之然則福非誤也惟顧氏所指鉅鹿之鹿不當從

金篆玉篇鉅鹿俗作鉅蓋由漢人亦未能免此此伯

喈刊正之功所為不可以已與授堂金石跋

春秋遂滅偃陽疏云左氏經作偃字音夫目反詩小雅采

偃也所以自偃束也一音逼近之通釋文云偃音

福惠棟曰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

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案古  
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  
傳本古數字今亦讀作副古石

校官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後  
方題名三列又年月一行額題校官之碑四字隸書  
今在漢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

銘功著斯金石界誄曰

溧陽長潘君諱軋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

楚大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育南霍之禮

有天口德之絕髮髭髮克敵學典謨祖

講詩易剖演與藝外覽百家衆博挈聖抱

不測之謀秉高莊之不屈私縹公即仕佐

上郡位既置孔武起蒼疾惡義形從風征

暴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茲彘獨窺息讒

歡履茲竹之廉蹈公儀之絮察廉除茲初

虜清肅賦仁義之風脩之迹若化放

厚岐周流愛雙埠之親馭寶智進直還

憲各政優優令儀令色獄羸呼嗟之宛楮

羸叩函之結矜孤頤老表孝貞節重義輕

巡掾位侯祖

至記史吳越

門下史吳訓

門下史吳鞠

門下史時球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拜廿一日己酉造

右校官之碑隸額靈帝光和四年溧陽為其長潘君

作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之固城湖中碑今

在溧水縣其間用字刻省其刀賢去其貝千侯用張

者周禮士以三耦射狩侯大射禮用千字尙且在昔

者似謂太公周公也碑以華為黎卑為俾即從字  
廬即屬字當即垂字習即習退  
即退即野實即責字專  
即蔓字房即房字隸釋

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固城

湖濱置之官舍今在孔廟之大門右長樂陳長方雖

嘗碑其所得本末釋文則未之見碑以靈帝光和四

年歲在辛酉造距今凡一千一百五十三年番易洪

景伯先生出字為之釋謂挈為契藪為黎卑為俾樾

為野實為責刻去其刀賢去其貝千侯與狩侯通尙

且謂太周公可謂精審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尙有

二十七字今觀首行自三百字以下上斯字凡十有

利制戶六百省蠹正繇不賈自畢百姓心  
歡向不共實於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  
厘既來安之復役三季惟泮宮之教反失

俗之禮構脩學宮宗醜拾德既安且寧千

侯用張團豆用敝發彼有的雅南口關鍾

器縣矣舌骨樂焉乃使叙曰

翼翼聖慈惠我犂蒸貽我潘君平茲溧陽

彬文起茲扶弱抑彊口刈顛確流惡顯忠

咨疑元老師既使多脩學董嗣琢質繡章

寔天生德有漢埒與尙旦在管我君孝今

即此龜艾遂尹三梁永在支百民人所彰

子子孫孫卑亦熾昌

丞沛國銓趙勳字蒙伯

左尉河內及董竝字公所

右尉陽重南昌程陽字孝遂

時將佐吏名

戶曹掾楊淮

議曹掾李就

議曹掾梅檜

戶曹史賀口

六字比之洪氏作釋文時又皆不可攷且如第三行

之字之下是禱字禱下關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

字衆之下是儁字退之下是應字役之上為復反之

下為失此之上為即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為闕又

如既安且寧則以為已寧梅檜則以為桓檜豈當時

誤於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至謂元卓為元貞是又以

名乾而傳會也禱承之于茲暇日與士友曹國傑摩

莎久之得其二三因以洪先生釋文列於上僭附所

見於其下勒諸樂石以補前修之所未及者餘尙俟

博雅君子云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月文學掾濟

陰單禧謹識

碑在溧水縣學蓋溧水即漢溧陽地也予初得此碑

而不知其有釋文近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單

禧所為而刻之者也禧又有跋謂考訂碑文與隸釋

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謂有功于

文字者故備錄之金鐘  
琳琳

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董三公殺阮君無  
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于集古金石錄而獨  
此闕如者蓋紹興十一年始出在歐趙二公後耳舟  
州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笥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讀補引之作民人所瞻以證詩柔瞻字可讀為彰今此碑正作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為瞻也才老時此碑未出或據類文才老自注云三十卷之耳金石文 碑首云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或謂高祖己亥即位盡更始庚申光武建武乙酉至光和平西共三百八十三年按高祖入關滅秦在乙未即代統更朔之年碑未嘗誤也後刊丞尉曹掾等姓名而無故字知為潘君在位時立夫生日頌死日諫而碑有其諫日何耶深陽志潘君字元貞嘗以碑為正錄補 漢校官碑原在深陽縣學光和四年立紹興十一年深水尉喻仲遠始得之固城湖移置官舍至今得免于水侵上揜仲遠之力也蓋相去已九百六十二年矣時時見光彩弓兵宿直或以襲衣頓於趺上必夢大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為尉顧此碑字多缺蝕以為無用且厭人來觀呼隸史曾彥

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古聞其說往詰止之邑宰陳容之為徒之縣圖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唐瑑作文一篇欲識石背遣匠來甫錄兩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他匠皆然竟不能施工此說見洪邁鑄堅志其碑之靈異知自有據矣番陽洪景伯為之註釋至順間博士單禧始考訂而跋之因手書洪氏釋文而附所補于後可謂有功于此碑之文字者矣此碑本深陽潘君而碑今在深水學宮乃禧所移置曾得之固城湖中固城今屬高淳縣皆本漢深陽地也今三縣志俱載其碑文并禧跋予更索得彼地友人揭寄數本同出較對中多同異碑乃麻石其首有額直書校官之碑四字字下有圓孔可貫孔下即碑文首行缺十六字乃八十有七載口口于口口口銘工著較深水高淳二志所載原文補之今碑又缺斯金二字矣深陽舊志以元卓為元貞是因其名乾而傳之金志已改正其誤二行潘君深陽志 誤 三行絕操深陽志 祖講深陽志 五行除曲阿尉高淳志 十行失俗深水志 十一行招德深陽志 德十二行閑高淳志 十三行皇慈三志皆 十五行龜深陽志 後姓名梅檜深陽志 時球深水高

作求 又考碑字形通刑禽作會孤作菽竊以為漢碑之文惟地志所載乃親見碑石其文自無訛謬可補他書記載之失以徵信也今三志爭載其碑文全不較覈其字跡况遠道未能手模其文以訛傳訛豈能更為之考論哉王著校 碑中用字類多假借洪氏釋之良是至云刻省其刀賈去其貝則有不盡然者按說文彘傷也六書略云擣傷也禽彘猶即用本字于義固通不事借彘為刻也說文獸堅也古文以為賢字袁長碑優獸之龍與此碑正同蓋用古文亦非故去其貝 昌黎詩押玲瓏為瓏玲參差為差參後人但以用之自公不敢致疑寔亦不知于古何本碑云惠我黎蒸亦即用蒸黎字以押韻 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銘云比列隄於隸釋云似倒用於陵以稱韻也亦與此用黎蒸同 左傳楚商臣立以潘崇為太師此作太傅恐誤 王貽上居易錄云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田家室裳衣衡縱稷黍琴鼓鐘斯蠶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龜鼎息偃之類皆是古人倒用成語以就韻如此之多但出自今人之手則斷斷不可

耳存石 都元敬跋云單禧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近日杭州汪氏刻本金羅琳琅跋云單君謂洪氏所釋外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即隸釋所注為闕者是也單君於洪氏所闕者得八字又異同者一字今南濠乃以二十七字皆為單禧所考定誤也方綱按單氏釋文即洪氏釋文然如以挈為契一句今日所行隸釋本竟無之首行于字下云闕四字今本乃誤作闕二字則單氏此碑猶得据以存洪氏原本耳若其所謂紹興十一年者則王象之碑目注引洪邁夷堅癸志作十三年而首行銘功功字則單亦沿洪之誤釋為工也稟資南口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為禱今諦審是神字象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為傳汪氏新刻又以為傳今諦審是推字又第三行單以為有天字十五行此字上單以為即汪以為服今諦審之皆未敢定也又若賦仁義之風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修字既來安之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復字與藝下闕一字諸家或釋為外今諦審之非外字也又呼嗟訛為呼嗟則單氏石本之誤也 金石文字記引雲麓漫鈔謂東漢時有校官此蓋信潘



君之職為校官也金石圖跋謂潘乾深陽長而額題校官疑有斷文此蓋疑潘君之職非校官也以愚論之二說皆非也校官者學舍官職之統稱如漢書云某經列於學官是也潘君之職自是縣宰後漢之時亦不聞特設學校之官永平辛南陽所謂校官弟子者學舍之弟子耳後漢書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然則縣宰之事不專在教而茲碑特頌其與學之事故其石刻于學舍云爾都南濠又稱單禧為校官殆亦同此誤者也又隸釋云費鳳別碑與前碑今並立于吳興校官之壁據此亦足證校官二字是學舍之名非職官之名也漢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也招下縣子弟曰為學官弟子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按此條即此碑校官二字出處曲阜孔戶部誦孟云學典謨之上是志字賦仁義之風下是備達二字雅字下是式字今並存之誦孟又云碑云漢三百八十有七載自漢高帝乙未改元至光緒四年辛酉數符然蔡邕獨斷言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

聖公三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莽不入數可證計漢歷者不併入呂后王莽聖公也是可疑矣愚按王莽合孺子嬰居攝凡十七年合更始二年為十九年再合之呂后八年為二十七年自高帝元年乙未至桓帝末年丁未凡三百七十三年若於中除二十七年則是三百四十六年矣安得云三百六十六年乎且王子是靈帝熹平元年自高帝乙未至此是三百七十八年又安得云四百一十年而豈獨斷既云靈帝二十二年董卓立陳留王為帝則是獨斷之書成於初平時豈死於初平三年壬申上距熹平壬子已二十年又不當以王子為止也獨斷之紀漢年不可據以為證明矣豈得轉因以疑是碑乎金薤琳瑯云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此與單氏跋謂在孔廟大門右者相合而王象之輿地碑目建康府條下云深陽長潘元卓碑後漢光和四年今在尉廩又云校官之碑後漢光和四年立今在縣圃既分二碑又在兩地則是圓徑沿訛又不止單禧所辨深陽志之誤而已洪景伯隸釋在元時當有善本即此一碑單氏所引隸釋之文覺今日隸釋本不可信者是多如垂之為垂邊之為退

所之為房豈復煩於釋乎至若厲之為厲則碑本作厲與正楷何別而簡之為蔓則又何待釋乎以愚論之簡字非蔓字乃曼字也蓋曼衍之義於動字為近而是碑孤黎皆从艸是以知之也敗之為賢洪所未釋而隸續云說者謂校官碑親取寶智因蒙下文从省今按碑中敗字凡兩見豈皆蒙上下文耶不待援鄉氏鏡銘而後知其說之謬也碑以前半敘事之文目曰誦而以後半有韻之文目曰叙亦變例也靈帝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閏十月己丑朔此云十月己丑朔者閏十月也不言閏亦變例也兩漢金石記右碑深陽人頌其長潘乾構修學宮而併階時對課陽西鄉置深水縣宋南渡初深水尉得碑於固城湖中其後移置縣學碑遂為深水所有矣釋名誦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廣韻誦壘也壘述前人之功德也誦本為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誦雖亦累德之詞然失其義矣說文敗堅也古文以為賢字公羊經鄭伯堅率釋文本作敗疏云毅梁伯賢蓋敗賢本一字古今文異爾今本公羊毅梁皆作堅與左氏同矣此碑親取寶智師取作朋皆从古文其書邊豆之邊為陞亦籀文之變也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首行云其誦曰錢少詹事云誦本為哀死而作今縣民頌其長而稱誦失其義矣予證以周禮太祝作六詞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誦注誦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詞也疏此六詞者皆為生人作詞無為死者之事是誦之名施于死生而通之殆如考妣嬪可兼生稱也論語誦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氏注云誦禱篇名說文引此作誦亦云彙功德以求福從言與省聲推之此碑吏民頌其生君於義固無嫌哉碑稱布政優優詩以布作敷說文引書敷重莫席敷亦作布儀禮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注今文布作敷是布敷為古今字碑首校官字東漢時縣有校官已見金石文字記案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于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蓋又在西漢時已然授堂金石跋

輟寧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系三條以壹兼將軍之號秉斧鉞之威體連封龍氣通北嶽幽讚天地長育萬物觸石而出膚才而合不終朝日而對雨沾洽前後國縣屢有祈請指日刻期應時有驗猶自搶損不求禮秩縣果有六名山三公封龍靈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年三公守民蓋高等始為無極山詣大常求法食相縣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末上尚書求依無極為比即見聽許於是遂開拓舊址改立殿堂營宇既定禮秩有常縣出經甲備其犧牲奉其珪璧絜其粢盛百酒欣欣燔炙芬芳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無依陰地無蠱陽水無汎氣火無灾燁時無迷穀物無害生用能夫達宣朗顯融昭明手穀歲熟百姓豐盈粟什五錢國界安寧介乃陟景山登崢嶸采露石勒功名其辭曰

灾官不起五穀熟成乃依無極聖朝見聽遂興靈宮于山之陽營宇之制是度是量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匪奢匪僭率由舊章華殿清閑肅雍顯相靡圖靈像穆穆皇皇四時禮祀不愆不忘擇其令辰進其馨香犧牲玉帛黍稷稻粱神降嘉祉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永蕃昌

巖巖白石峻極天清皓皓素質因體為名惟山降神髭士挺生濟濟俊人朝野充盈

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疵家門傳白石將軍教吾祠今日為火所燒

之荆山則在南郡臨沮縣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以導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嶧家為南條自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則岷非三條也穀阮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其文與正義合漢人分隸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布置整齊略無纖毫漢字氣骨全與晉魏間碑相若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爾碑以番昌為番昌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即與封龍無極其與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常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為比即見聽許益斯時巫風方熾為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為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甄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碑書

右碑趙氏云其文有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莫曉為何語按水經有九山廟碑云九顯靈府君者本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崧岳北帶洛澗云云穀阮神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岳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洪氏謂與正義合子意無極三公封龍諸山在崧華之間二碑皆從太華立說而有據崧嶽通商雒之語是即此九山三條注脚也金石錄康熙廿九年子辛深澤崑山司寇公搜訪名刻于無極縣求此碑蓋因碑中有無極山語而顧亭林金石記又云在無極縣偏尋久之不獲其他州邑亦絕無知者疑此碑已亡三十年真定十州邑災余奉檄調赴贊皇縣監賑抵元氏縣開化寺見後殿左側有一碑其形如圭心異之急趨視乃白石神君碑也即出錢與元氏令劉君趣其搆搆此碑之顯毫自予始碑云縣界有六名山攷本志三公山在今縣西北七十里封龍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飛龍唐改今名據碑在漢已名封龍志所記非是靈山在今縣西北三十里無極山在今縣西三十里上有無極神祠漢立無極縣于此縣以山名也今無極縣乃移在真定府東六十里相距百八十里縣界又絕無山名存而建

置之意已失白石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山多白石故名舊有白石神君祠即漢時立碑處也所謂六名山者止有五山其一山無攷其稱相縣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新豐王翊也元氏為常山國所治首邑相得據縣請轉上其文於尚書也抑子有疑者無極山在常山國境內因山置無極縣而范史無極屬中山國子歷中山疆域皆在常山東北無極則在常山西南境中隔常山所屬之真定中山焉得越真定而轄常山屬邑然則元氏縣志漢置無極縣于此之語不知果何所據而其遷移向東又不知在于何時也兩漢書俱作毋極碑作無極今亦稱無極當以碑為據碑額白石神君碑五字每字安一方空作陽文凸起與濟寧武榮碑同他碑所無其文殊古雅而用字典則如云開拓舊兆拓字徒各切音託字書張衣令大也張揖廣雅拓大也漢隸字源曰桐柏廟碑開拓神門無極山碑恢祠宮義祚拓本是開拓之義如云火無災輝輝延延切聞平聲國語水無沉氣火無災輝碑乃用此語如云登崢嶸同嶸揚雄甘泉賦似紫宮之崢嶸亦可省作崢又云萬壽無疆即疆字張公神碑畧界家靜呂君碑謹守畧易朱龜碑置土

漢書王子侯表置土過制與墻同永永番昌即番字之省無極山碑草木番茂前漢書卜式傳隨畜牧番與此同又有云地無蠶陽漢隸字源曰說文新魚精也左傳曰冬無伏陰夏無愆陽蠶愆無通理此語未得其解錄之以俟博雅者金石遺文錄  
漢白石神君碑始見于金石文字記云在直隸之無極縣寔未之見也丁亥秋陳香泉使君以此本易我座鶴銘余遂裝而藏之後題名有元璽字元璽者前燕慕容儁年號也楊寶敬  
碑文十四行空一行方刻銘又空一行書年及常山相長史丞尉掾史石師姓名共二行後空一行有燕元璽二年題字辨隸  
隸釋云此碑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今按馮巡王翊等題名之後仍有隸字二行其一云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某人刻字此碑重刻本有可攷燕公所收本偶無此字故但以書法定其時代然亦精于鑿矣又子細讀此碑并以三公無極二碑相比較恐此叙銘亦非漢人所作蓋其體輕而味淺亦無漢人蒼厚之致意厚碑已毀此亦元璽間人摹古為之者非特其字為重刻也然魏晉以後隸法

已壞此篆容時所刻猶能整齊如此 漢軼家金斗字作升金石文字記云升音陞升音升音人以其支易混故改升為斗碑云年穀歲孰百姓豐盈粟升五錢此字當是斗字碑乃作升此筆畫小說書鐫之過若粟升五錢又何足稱頌乎黍稷稻稂乃借稂秀之種為粟也今本隸釋或書作糧非是金石存  
隸釋引郡國志注云有石塞三公塞石塞即白石山也隸釋所載有三公山無極山二碑此則其後二年所立也河朔訪古記云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有漢刻白石神君碑是也是碑之為漢刻無可疑者其以為後人重刻特出洪氏之疑而吳山夫乃云後有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某人刻字定其為重刻殊不知主簿下乃程疵二字其下亦非字字斯亦傳會之甚矣吳又辨粟升五錢是斗非升以為書鐫之過不知石本是升字並非升也又挹損挹字趙氏金石錄明釋作挹而諸家皆訛作抱何也 碑末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二人稱名與字長史申屠熊則稱名不稱字且在元氏令之後與三公無極二碑不同蓋勒碑時固無一定之例特偶有後先詳略耳即如三公無極二碑丞亦稱字而是碑丞不稱

字可見其不必畫一矣想洪氏所收拓本必是裝界成冊而申屠熊之下恰空三格又或裝演者誤置在前因而誤以長吏頴川申屠熊七字接上季祖之文而又云其下闕三字也今驗石本則並不如此又碑陰上方之末一行璧神君璧字吳山夫誤作祥又以上句萬字貫之云萬祥神君其誤亦坐裝標之失耳予嘗謂收藏古刻必有其副而後可剪裁裝潢正謂此也又碑陰上層第一行音上止闕一字再上是空石無字吳山夫謂闕二字非 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乎天下者惟太山爾據此傳皮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惟太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為之也觀是碑上言幽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兩漢金石記  
碑列名者八人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名字俱書他皆名而不字別于守令也王翊樊璋二人郡縣兼書其三人書郡不書縣掾史石師則郡縣俱不書洪



右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穹碑多有裂文字半湮晦少成章句有其字而亡其名官闕略不一見僅存卒葬年月其中數十言載猶賊侵掠事前稱其有吳札之高來叙故吏欲子車之殉碑陰姓名却班班可考其間奇字如書飢作飢書夙作夙一翻字未詳碑有放鵠之句上下文刊滅不可考鵠與鵠同音鵠鵠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 右鄭季宣碑陰以八篆橫刻其上曰尉氏處士故吏人名上下凡四橫其中督郵邯鄲璣名字之下細書四字云今司空掾末有直事千四人亦是以千為幹語在景北海司馬整碑陰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似是造碑者所識

鄭季宣碑名已殘缺季宣字耳碑以飢為飢夙夜在公之死即夙字放鵠之鵠與鵠同音鵠鵠是鳩名基即棋字續即縷字碑陰橫刻篆八字於上曰尉氏處士故吏人名

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云鄭大夫尉士之邑顏師古曰鄭大夫尉氏掌獄之官故為族耳按古之治獄官曰理月令命理瞻傷注治獄官夏曰大理或曰李臯陶為大理又獄官曰士尚書汝作

碑全圖艸本見示存余篋者五年矣今審定釋文重為考次依洪氏著錄之本加以方綱所審訂正為圖仍依本書各卷釋文之例書之然洪氏所錄以今日所可見者核之已多稽柱則今日所不可見而僅得之洪錄者其可盡信也耶今既無他本可據則亦不得已而洪錄是依也世尚有執洪氏之書以摹漢隸者則吾不知也 右洪氏隸續所載鄭季宣碑以今所存殘字位置度之大約是十八行其前十五行是叙而後三行是銘也叙似三十七字為一行而銘則三十五字為一行不可得而臆斷矣隸辨援古文尚書鵠字即驪兜愚謂此說亦非也廣韻鵠鳥名人面鳥喙鵠四凶名鵠兜也古文尚書作鵠此二字無論其是二是一要之是從丹非從舟也說文鵠鵠鵠也又云鵠鵠鵠也从鳥舟聲張流切玉篇鵠止遙丁交二切鵠鵠也是從舟不從丹也洪氏所援趙簡子放鳩事愚固未敢斷其是否然以本有从舟之字而乃強引从丹之字以實之蓋顧氏所見殘拓本此下已模糊疑其下是啜耳婁氏字原又云基即棋字愚按基字洪所不著不知在何處可見婁所據之拓本與洪氏小有不同惜未得其釋全文耳 洪婁所未

士周禮士師注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未聞春秋時以獄官為尉氏也瓚說得之金石錄

洪氏謂書飢為飢按說文飢讀若載玉篇飢飢代切始也尚書九載續用弗成晁公古古文尚書載作飢字又石鼓文酋車飢道音訓云飢古文載見義雲章作飢蓋隸書从孔者皆書作几故誤以為飢耳其謂鵠鵠同音鵠鵠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亦誤也按書古文訓放驪兜于崇山作鵠鵠今碑文放鵠上有虞字其為驪字無疑

釋者噢咻字左傳昭三年民人痛疾而或噢咻之注噢咻痛念之聲正義曰賈逵云噢厚也休美也服虔曰噢咻休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噢咻代其痛也杜云噢咻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愚按下文云其愛之如父母則正義以口就之其說精矣咻字說文不收玉篇許主切噢咻痛念之聲也又許流切廣韻咻口病聲也觀玉篇噢从口則噢咻休字之从口更於聲意皆無可疑者矣說文說解挽也他括切 洪氏隸續云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據此則是碑有額無疑而金石圖竟云無額即使下半埋土中而其額之有無豈可誣乎予得小松寄來所拓碑與陰皆用極寬長之紙四邊畱空中間石本凡高四尺六寸橫寬三尺而正面穿上之額竟不可見蓋穿以上皆全泐無復石膚矣小松札云其額處石泐凹入寸許且云石質最鬆施椎卽落拓時本欲去其下座升高驗下半有字否因石質一動卽損不敢更張也下座乃兩石夾嵌外低內高所以拓本正碑短而碑陰長也 右鄭季宣碑陰今見存字九十一又半字五第四行毛下隸續作武誤今石本是良字第五行耽字張氏釋文作羣誤今石本是耽

字第十六行元珪張氏釋文作元璣誤今石本是珪  
 字第十八行直字隸續作真今石本是直字第十九  
 行德字上張氏釋文作子今石本是之恐當是孝上  
 正誤第一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第二行  
 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第三行下列今石本  
 尚露首二字是處士第四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  
 字是處第五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十字是處第七  
 行伯字隸續所無今補第八行隸續全漏去今補二  
 字第九行容字隸續關今補第十九行下列首一字  
 是主字洪張皆無今補第二十行下列首一字是議  
 字洪張皆無今補以上補遺十處  
 兩漢金石記

此碑文字行次翁閣學言之甚詳並書爲圖今細玩  
 碑文十一行神人協下有寧字之半微五稟上有右  
 旁真字似慎字十四行首有葬故二字可辨皆翁所  
 未及也山左金石志  
 按是碑歐陽父子所未見至金石錄始有跋尾然  
 僅能辨其年月餘已斷續不成文理無怪近日鈔  
 蝕如是之甚也碑中飢字洪氏皆以爲奇穢  
 字洪亦未詳起謂飢與載同實非飢字顧氏謫吉  
 辨之甚核說文夙早敬也徐鉉等曰今俗書作夙

諷是夙字本應作夙碑作夙者字體小變猶飢書  
 爲飢非奇字也隸字左从香卽香右从寮者古老  
 子復字作徐則食是古文復字以此釋之定爲夙  
 字無疑韻字見韓詩說文碑云恩粵人之口口恩  
 所無漢隸有此字  
 卽思字又云咨父事君四字今已全泐然借咨爲  
 資洪亦未舉碑陰篆額八字橫書隸續及漢隸字  
 源作尉氏處士故吏人名隸辨又作處士尉氏故  
 吏人名皆誤據隸續原碑題名凡四列五十九人  
 今就現存有字者摹之餘皆弗錄也

金石萃編卷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十八

錫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諡

漢十四

郃陽令曹全碑

碑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七寸二  
 十行行四十五字今在郃陽縣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  
 之賁益王秉乾之機筋伐馭商既克爾勳  
 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于曹國曰氏焉秦  
 漢之際曹參去輔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  
 孫遷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  
 或在葭沓或在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少葉布  
 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成感長史  
 已郡胸忍令張拔居延都尉曹祖又述孝  
 廉謂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都都尉  
 祖父鳳孝廉張拔廬國都尉丞右扶風陰  
 廩侯相金城西都都尉北地太守父璆少  
 曾名州郡不牽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重  
 歡好學馭極斐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  
 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夏承志  
 孝亡之敬禮無遺顯是以鄉人爲之誥曰

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歎德不隕其名及  
 其從政清操夷齊直慕史魚廕郡右職上  
 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細黨  
 里未紫不認出典諸郡彈枉糾邪會暴洗  
 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  
 除郎中拜西域戍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  
 德弒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與師討有充  
 膺之仁分醜之愆攻城堅戰謀若涌泉威  
 牟諸費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  
 遣且二百萬悉以薄官遷右扶風槐里令  
 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罔潛隱家巷七  
 非先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  
 拜酒泉祿福長詎賊張角起兵幽冀充豫  
 前楊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  
 燔燒城寺驚民駭擾人裏不安三郡告急  
 羽檄仍至于時聖主詔誅羣僚咸曰君哉  
 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焚夷殘逆絕其本  
 相遂訪故老商暈傅丈王做王畢等恤民  
 之要存慰高丰撫育解富以家錢糴米粟  
 賜瘞盲大女桃斐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



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德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犍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為曹寬非曹全豈即其人范史傳寫誤耶即紀功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七年史光和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元中平耳碑文隸書遺古不減卒史韓勅等碑且完好無一字缺壞真可寶也石壘 鐫華

銘言三字為句甚醇古且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足與滿足之足可各押也安世風望 林快事

大女桃斐揚雄反離騷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列仙傳江斐二女則竟以為妃之異文文選左思蜀都賦婢江斐於神遊 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五臣並作 如其字亦可作姁真 按魏書刑法志有河陰縣民張 茹江姁登滑而解佩 按魏書刑法志有河陰縣民張 智壽妹容妃則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凡亭舍 之去郡縣遠者謂之離亭猶曰離宮也其在郭內者 謂之郡亭 此文乃王敞王畢等相與為之而自稱 為倭艾無乃自譽耶 處士者德行可尊之人義士

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為信今之信士即漢碑所稱之義士也金石文 字記

按碑文全為隴虞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者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為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稟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綱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馨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為正也亭集 曠書

全為永昌太守曹鸞兄鸞以上書棄市禁網黨人五屬全遭同產弟憂棄官後遇禁網潛隱家巷七年弛禁全得復官其年月與碑悉合顧炎武引揚雄反離騷列仙傳魏書刑法志謂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又漢郭先生碑銘有娥娥三妃行追太妃碑為季女所立直以為妃而比之太妃何也金石錄 錄補

崔不意為漁澤射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杜林曰古瓜州地效穀敦煌屬邑第三又云武威長史東漢書百官志郡當戍邊者丞為長史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凡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又云巴郡胸忍令胸忍巴郡屬邑第三又云張掖居延都尉乃張掖居延屬國都尉也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凡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又云夏陽令夏陽左馮翊屬邑第十按碑敘述至高祖敬會祖述祖鳳三世皆舉孝廉皆為敦煌郡郡武威張掖金城北地長史都尉丞太守等官全復舉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立功疏勒真所謂易世載德不隕其名也又云右扶風槐里令槐里右扶風屬邑第一又云酒泉祿福長祿福酒泉屬邑第一又云郿陽令郿陽左馮翊屬邑第九大雅在洽之陽元和志曰縣在郿水之陽郿水即水經之漢水也此其官位郡邑之可攷者也至于書法所當攷者如麻土序竟即斥境序彰長碑序字亦如此寫又和德弑父篡位弑字從戈又宛臚之仁爽即叱字前上聲說文嗽也亦作說蔡邕釋詁泚泚庶類含目說滋又威牟諸賁音彬後漢崔實諫議大夫箴處有訓誦

范史西域傳叙云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明帝時置都護戊己校尉建初元年章帝不欲疲敝中國迎還戊己校尉和帝永元二年復置戊己校尉又置戊部候順帝永建六年置伊吾司馬又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眾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劉攽注曰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疏勒傳云戊己司馬曹寬劉攽注云案文亦多己字按西漢元帝時有事西域置戊己二校尉東漢明帝章帝和帝時或置或罷和帝又置戊部候順帝置伊吾司馬則建置無闕焉劉攽注戊己校尉云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其注戊己司馬亦云多己字則知戊部校尉己部校尉本二官和帝以後止置戊部校尉一官又置戊部候其戊部司馬疑是戊部校尉所屬而史未詳也 碑有云敦煌效穀人也前漢書師古注曰本漁澤障也按孝武元封六年濟南

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為信今之信士即漢碑所稱之義士也金石文 字記

按碑文全為隴虞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者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為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稟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綱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馨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為正也亭集 曠書

全為永昌太守曹鸞兄鸞以上書棄市禁網黨人五屬全遭同產弟憂棄官後遇禁網潛隱家巷七年弛禁全得復官其年月與碑悉合顧炎武引揚雄反離騷列仙傳魏書刑法志謂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出有旅賁又續遇禁岡即綱字去系又人裹不安即懷字又賜瘞盲瘞即瘞瘰之瘰又安殊充亢字無草頭周憬功勳銘充忽柳敏碑不瘞充兮費鳳碑絡于大充沈子瑀江堰碑田邱克皆如此寫說文充水廣也此碑予所考證九字九字既解庶幾無遺義矣石錄

右曹全碑并陰字徑九分陰字徑七分在邵陽縣孔子廟東角門內西向 碑悞即快字金石

靈帝紀黃巾賊張角以中平元年二月反碑云七年三月按靈帝光和但有六年無七年其七年即是中平元年張角以是年起兵豈當時邊報流傳亦復不實碑僅據流傳者書之耶抑王儉王舉等為諛詞以媚官長故為是文飾之語以張之也 又史作和平元年碑作河平元年虛舟 題跋

按碑陰第一行縣三老金石文字記作故三老誤其處士超出第一層之上書之可想見當時處士之尊此碑文止八百四十餘字而碑陰有四百四十餘字惜乎搨工不搨碑陰使好古者不得盡見之也雍州 金石

右碑銘辭後空二三行許然後書年月一行又復書

於行末今搨工惜紙別搨年月一行不知當置何所予見舊搨未斷全本乃知其式如是 銘云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鳳云二足字可各押予謂二足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昌黎詩之重用韻亦即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非異義者如詩雲漢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兩遺字連押焦仲卿妻詩此嬭無行節舉動自專由吾意父懷忿汝豈得自由兩由字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前人從未有論及者姑識于此 陽曲傅山先生云謝承後漢書字家有之明承樂間揚州刊本初邵陽曹全碑曾以謝書考証多所裨益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今碑中如攻西域權黨禍及戊部司馬之類皆與范書不合安得謝書一印証之 右曹全碑陰凡四列共五十七行內第一層一字者一行第二層一字者一行二字者一行今缺一字三字者一行第三層左一字者一行又第一層故功曹秦尚孔都下但一二字而無千百之數審視拓本初無剝泐之迹似當時原未書鐫或有所闕疑故空而未刻也金石

碑以窳為吮而窳讓之窳仍作窳又以瘞為瘞以斐

為妃以七為匕以量為量以裏懷皆為懷 碑初出時止缺一因字後乃中有斷裂又後乃乾字中曰有穿連之直畫矣今日得乾字未穿者為舊本也又中間咸曰君哉咸字咸內口上一畫是彎曲倒折之筆今石泐而其旁一小直畫不可見遂成二小橫畫矣 戰字咸字皆闕末筆此與碑陰人名僅存一二字又秦尚孔都下有二字而無千百等字皆似書丹時偶然空闕不能臆為之說矣 顧寧人以遂為遂蓋出偶然審視之誤至巴郡胸忍令則胸忍縣名載於後漢書郡國志巴郡條下其文無異而顧氏以為別體字則不可解矣兩漢金 石記

右邵陽令曹全碑漢時重清議故雖邊方人士猶知敦孝友以立名譽若全之重親致歡見於鄉諺亦其一也其稱季祖母猶言庶祖母也官府所居曰寺碑云燔燒城寺又云開南寺門又云籬官寺開南門皆以寺為官廨之稱也漢書地理志酒泉郡有祿福縣續漢志作福祿晉隋唐諸志皆因之此碑云拜酒泉祿福長魏志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然則魏漢之間猶稱祿福其改為福祿蓋在晉以後史無明文以知

之矣碑末題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同年紀編修之嘗疑其偽云後漢書靈帝本紀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後七日其間不得有丙辰日恐是後人妄作予以四分術推之是歲入庚子部四十一年積月五百有七閏餘二積日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天正壬申朔加朔實十一得十月丙申朔丙辰月之二十一日癸亥月之二十八日是月無庚寅庚寅乃九月二十四日本紀誤而碑不誤也今攷定中平二年三年朔日子左

中平二年正月辛未朔 二月庚子朔本紀二月己酉月十日  
五月行志二月癸亥陽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月二十四日本紀作己亥誤 劉 三月庚午朔 漢碑二月丁卯月二十八日 四月己亥朔本紀五行實以歷推之恰合 四月己亥朔本紀五行實以歷推之恰合 五月己巳朔  
六月戊戌朔 七月戊辰朔 八月丁酉朔  
九月丁卯朔 十月丙申朔 十一月丙寅朔  
十二月丙申朔  
三年正月乙丑朔 二月乙未朔本紀二月庚戌月十六日  
三月甲子朔 四月甲午朔鄒季宣碑四月辛酉月二十八日

五月癸亥朔 本紀五月壬辰晦 五行 六月

癸巳朔 七月壬戌朔 八月壬辰朔 九月

辛酉朔 十月辛卯朔 天文志十月戊午月二十八日

右碑陰列出錢人名有鄉三老鄉耆夫門下祭酒門

下掾門下議傳督郵功曹門下曹市掾郵書掾門下

史塞曹史法曹史賊曹史集曹史金曹史皆縣屬掾

也義士五人亦別為一列在掾史之下無職故也

堂金石 文跋尾

朱竹垞云史載疏勒王臣譽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

碑云和德弑父德與得文亦不同予嘗推之漢一字

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得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

潛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潛王遣孟嘗君自

言己無德故也漢書項羽傳吾為公得晉灼曰或作

德然則得與德古字通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

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

皆著黃巾同日反叛今碑云光和六年所記與史不

同蓋靈帝以七年十二月改元中平碑惟就其始書

之三國志魏武帝紀亦云光和末正與碑符而典略

誤為光和中東方有張角史家不知詳推動貽舛謬

如斯類者可勝指耶 授堂金 石跋

碑云巴郡胸忍令張納功德叙西嶽華山亭碑雍勸

闕亦作胸忍漢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小顏音勸晉

書地理志巴東郡有胸忍縣後漢書郡國志與地理

志同吳漢傳作胸忍注引十三州志云其地下濕多

胸忍蟲因以名縣徐鉉說文新附胸字注云胸忍也尺尹切

名漢中有胸忍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為名从肉旬聲

攷其義當作潤蠢如順切忍字注云胸忍也尺尹切

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胸忍裴音云上蠢下如振反

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胸忍又謂曲蟻蚯蚓曲同

聲覆按玉篇肉部無胸忍二字其為後世俗作無疑

顏戴說與碑合徐氏謬也廣韻上聲準部胸字音尺

尹切注云漢胸忍縣名胸音蠢此與徐氏問蠢之音

順切注云漢胸忍縣名胸音蠢此與徐氏問蠢之音

倒互集韻胸字注云胸忍縣名或从勺俗作胸非是

此又沿襲廣韻而加武斷者 桂 薇

蕩陰令張遷表

碑高九尺五寸廣三尺二十寸十六行行四十二字第

十四行空末有一字額題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

表頌十二字篆書

今在東平州學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各人也君出先出

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為行

披覽詩雖煥知其祖高帝龍興有張良若

用蕭蕭在帷幕出內汝勝負千里出外折

珪於留文景出間有張釋出建忠弼出諫

帝遊上林問禽狗所有苑令不對更問盡

夫畜夫事對於是進畜夫為令令退為畜

天釋出議為不可苑令有公卿出才畜夫

喋喋小吏 非社稷出重上從言孝慈時有

張黨廣通風俗開之畿寓南苞 一響西羈

七戒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殯各貢

所有張是輔漢世載其德矣既且於君蓋

其纏繞續戎鴻緒牧守相保不殞高問孝

弟於家中蹇於朝治京氏易聰麗權略誓

於從政少為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

為從事督無細聞徵拜郎中除殿城長警

月出務不閉四門騰正出際休囚歸賀八

月其民不煩於鄉隨就委落亭恤高丰路

無拾遺草種宿堅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

縣獨金子賤孔莫其道區別尚書五教君

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

垂其仁邵伯分陝君懿于崇晉陽珮璋西

門帶弼君出體素能雙其勛流仁八基遷

蔭陰令吏民頌頌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

人怨思奚斯讀魯考又頌段前詰遺芳有

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

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奮國其命惟

新

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出性孝友出仁

紀行來本蕭生有芬克岐有北綏御有勛

利器不觀魚不出淵國也良幹垂愛在民

蘇沛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繹唯瀚是親

既多受祉礼享南山千祿无彊子子孫孫

惟中平三丰感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

旬陽稟厥枏感恩奮君故吏車萌等翕然

同聲價師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昆共享

天秬億載萬丰

碑陰

共二列每

列十九行

故安國長韋粉玲錢五百

故從事卓口口錢五百  
 故從事卓元雕錢五百  
 故從事卓元景錢五百  
 故從事卓世節錢五百  
 故守令卓粉遠錢五百  
 故守令范伯犀  
 故吏卓金石錢二口  
 故督郵范齊公錢五百  
 故吏范文宗錢千  
 故吏范世節錢八百  
 故吏卓府卿錢七百  
 故吏卓季孝錢七百  
 故吏卓伯臺錢八百  
 故吏范德寶錢八百  
 故吏卓公鷹錢五百  
 故吏紀定國錢七百  
 故吏卓閔德錢五百  
 故吏孫升高錢五百  
 故吏卓公遠錢七百  
 故吏卓排山錢四百

故吏范巨錢四百  
 故吏卓義才錢四百  
 故吏卓輔節錢四百  
 故吏卓元緒錢四百  
 故吏卓容人錢四百  
 故從事原宣德錢三百  
 故吏卓公明錢三百  
 故吏范成錢三百  
 故吏卓輔世錢三百  
 故吏范國方錢三百  
 故吏卓伯善錢三百  
 故吏紀奉祖錢三百  
 故吏卓德榮  
 故吏范利德錢三百  
 故吏卓益章  
 故吏驪琦義  
 故吏卓宣錢三百  
 故吏卓孟光錢五百  
 故吏卓孟平錢三百  
 故守令卓元孝錢五百

右漢蕩陰令張君碑云故吏章萌等刊石立表蓋其去思碑也字特完好可讀漢碑中之不易得者攷之東漢地里志蕩陰屬河內郡即今彰德府之湯陰縣已吾屬陳留郡即今開封府之夏邑縣全羅琳碑張君碑文辭翩翩有東京風獨叙事未甚詳數耳至謂其先有曰良曰釋之曰鸞者按長韓人釋之南陽堵陽人鸞漢中人宗系絕不相及文人無實乃爾州山人四部稿其文有云荒遠既殯者實之誤中書於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爰既且於君則暨之誤古字多通而賓旁加歹已為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為二字也歐陽越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金石文字記碑銘書蔽芾棠樹為滂沛按堯母祝嘏元元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滂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輩宜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學集金石文字記以碑中賓誤殯忠誤中暨誤既且疑好事者摹刻按以殯為賓見禮記曾子問以中為忠與

魏呂君碑同說在第一卷東真二韻惟以既且為暨有不可解然字畫古折恐非摹刻也辨隸右張遷碑金薤琳琅載其文闕者五字以此碑按之徵拜下是郎字燒平下是城字流化下是八字闕下作罌當是罌通作泛孔茂下是二字若爾則為全文矣又張良善用下釋作蕭何碑是籌策穀城長下釋作整碑是蠶字晉陽珮下釋作璉碑是瑋字吏民頌下釋作顛碑是頑字于是刻石下釋作整碑是監字此則南濠公之偶誤存恤高下釋作年字孔茂下釋作貳字碑皆湯滅難識此則南濠公之意測子子孫孫下有一字不可識而不釋此則南濠公之刪削碑石問禽符所有當是禽獸爰既且於君當是既祖古字相通也石評攷金孫石雲跋是碑辨之詳矣然以八基為子賤以下八事則未知基與期通八基謂八年也碑云張是輔漢是卽氏字韓勅後碑於是作於氏漢書地里志云至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三國志吳有氏儀孔融嘲之曰氏乃民無上儀遂改姓是藝於從政諸家皆作從政非也此蓋用魯論求也藝子從政乎何有句政字左畔微有損壞遂與政字疑似竟釋

作敗于義不通、韓非子觀行篇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章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碑云晉陽佩瑋西門帶莖顛倒用之豈別有傳耶抑筆誤耶 碑額題為表頌銘文字子孫孫句之下方有一字上半不全下截似是表字豈即所謂表頌之意耶 隸釋所載廣漢王君治石路碑亦以一表字表其首但彼書于前而此書于後則又有不同者 右漢張遷碑陰凡四十一人二名者多蓋皆書其字也惟范巨范成章宣三人則又名而不字隸釋云漢人題名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孫定博諸人不名者非其門生也逢盛碑陰崔孟祖數人不名者乃其父黨也題名于韓勅碑左凡八人魯之二庶一傳不名者別首相尊之也張納碑陰主簿白文以下不稱字者示其卑於從事李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暢六人不稱字者亦示其卑於長史李謙也洪公之言其詳盡如此獨此則同是故吏而或名或字有異又不知當有何說以定之也 汜字音梵字本作汜與汜字音犯者形聲各別皇甫氏曰本凡氏秦亂避地于汜水改姓汜漢有汜勝之著書十八篇言種植事碑有汜姓二人非汜之首文也又其字書作汜與

音犯之字無別遂讀作犯亦非金石 白石神君碑張遷碑昔人皆以為偽也或曰魏人翻舊碑為之綜其實不然予觀張遷碑之端直朴茂與衡方碑大相類其為先漢法物無可疑者白石神君書體少劣於遷碑要亦謹飭有法 郃陽褚峻語予曰張遷碑後行刻一衣字於表字側不知其所謂峻嘗見舊搨本無此側刻半表字迺知為後人踵設殆厭碑刻表字非隸體矯而是正其旁斯為沾沾不勝喜事者耳金石 右張遷碑陰韋氏二十六人范氏十人汜氏二人孫氏原氏駙氏各一人前碑云故吏韋萌等刊石立表而此是故安國長章叔珍以下皆從事守令及吏而不名何也不署郡邑豈皆蕩陰之人仕于外如安國者非必張君之所屬耶然故吏范巨范成章宣忽書名又何也止載助錢之數別無文字故不可深考爾錄補 碑云蓋其纏繩即蟬聯也碑又以禽狩為禽獸以殯為寶以張是為張氏相係為相繼中蹇為忠蹇珮瑋為佩章幣沛為蔽沛韋韋即韋字暨即暨字僚即僚字其即筭字其紀立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

二月蓋丙寅歲也若唐鄜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云云案是歲為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尚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之鄰氏不載疑并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贅詩云舊國其命維新一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諱類如此抱經堂文集

吳氏所藏本此字紙墨壞耳今以精拓之本與舊拓本相對諸審明白是敗字並非政字左畔因損而疑似也然吳氏之說頗有理以此推之則是碑撰文之人未必即書石之人想東漢時能書胥史之類固不乏人竟似草稿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如此則爰之為爰暨之為既且以及來字之類或皆誤筆未可執一以論矣 碑云治京氏易而朱竹垞經義攷承師門以歐趙洪氏所弗錄遂不及之也愚已載入經義攷補正卷中 碑合表頌僅五百言而其叙張氏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似太煩此固不可以入潘昂霄王止仲之例者矣頌文無頌曰字而碑尾紀年月後又若頌詞者則是文與書皆不可以常格論爾

碑額二行居碑文第八行至第十三行之間蓋碑文偏右而空其左也碑文十五行而十三行後空一行方接第十四行也第十四行末刊石立表句表字之旁又刻衣字稍千峰云嘗見舊搨本無此牛氏圖掘此說以謂此半表字殆後人所刻方綱按此半字實是原石所有補氏牛氏之說非也其碑陰下列無字處之末尾有楷書付託二字此則後人妄鑿非原碑也 碑以蕭為策符為獸稷為稷羈為羈贖為贖是為氏中為忠璋即璋因佩而加玉也雖从臣今乃从呂與言相似隸之小變也祚即祚變示从禾漸開後人行楷之假借矣集韻纏即纏字纏陵延切纏縷不解也此蓋以為纏縷字也顧云美釋羈為羅釋求為柰羈固非羅字求亦恐非柰字 吳山夫云藝於從政諸家皆作從敗非也愚按此說於文義極通然恐

其上列弟二人亦姓章但其名二字不可識凡韋氏者二十六人吳山夫云廿五人亦非也汜定國錢七百章孟平錢三百牛氏金石圖皆訛作五百兩漢金石記 右張遷頌出於近代金雅琳琅嘗載其文都氏攷稽未審釋文多誤如以籌策為蕭何之類八人筭人見

後漢書皇后紀碑云八月冀民不煩于鄉美作莖益  
省文而都氏釋作莫字亦誤也碑云張是輔漢世載  
其德爰既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仕漢世世有德  
後有與者且于君也顧寧人讀作爰暨于君以既且  
為暨字之誤釋爰為爰雖本都氏尚在疑似之間以  
既且為暨乃由臆斷遽詆碑為訛謬豈其然乎漢制  
大縣置令小縣置長後漢書王堂傳遷穀城令而此  
云穀城長蓋縣之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右碑陰四  
十有一人皆字而不名古人命字有祇一字者此范  
巨范成章直三人當亦其字也范伯口韋德榮章武  
章騶叔義四人不言出錢之數曹全碑陰亦有類是  
者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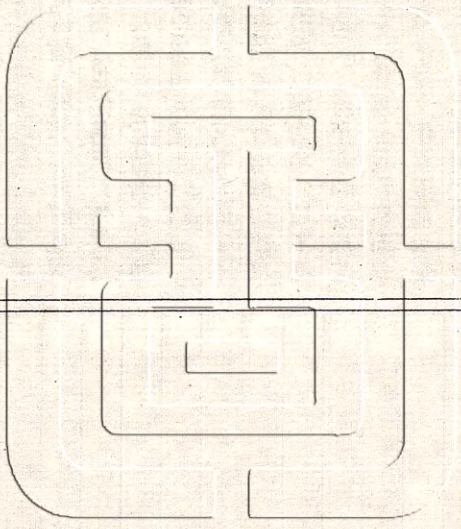
案碑遷為穀城長多惠政後遷蕩陰令吏民追思其  
德立石紀之考東漢時東郡置穀城東阿二縣北齊  
省穀城為東阿宋時凡三遷明時乃遷于穀城鎮即  
今東阿縣治今東阿屬泰安府在唐宋元皆隸東平  
府舊志云此碑明時掘地得之未詳其處意必漢時  
穀城舊境也碑中通借字近時諸家言之詳矣惟爰  
既且於君既且二字顧寧人以為暨字之分遂疑是  
碑為後人摹刻殊屬非是元案既終也且始也詩終

風且暴終温且惠終和且平終其永懷又蒼陰雨終  
皆當訓既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既且即終始之誼與此可相證也詳元所撰釋且  
篇山左金

碑載張君除穀城長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臘正之僚  
休囚歸賀桂未谷說僚即祭之異文余謂僚釋作蔡  
句內臘正無所屬矣僚指祭祀之祭漢正臘日有此  
舊典禮漢書季冬之月星廻歲終陰陽已交勞農夫  
享臘以送故初學記引今本無以送故三字獨斷臘者歲終大祭從  
吏人莫飲是也後漢書虞延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  
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  
長文傳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  
值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此皆因臘縱  
囚與碑所稱正合癸丑二月遇桂君子歷下舉是以  
質君曰子言良是向所證誤也因附記於此 其文  
歷叙君之先出自有周張仲並列及漢張良張釋之  
張騫獨引釋之事以約漢書為文而語尤拙滯張釋  
之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今碑作苑令百官  
志上林苑令一人苑令自後漢始有此名又傳惟云  
尉而故易作令為文遷就皆於事為失其實傳云詔

減獄頌省刑釋囚故下文云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  
云愷悌君隆其思是則僚之為蔡無可疑者都氏何  
据而釋為際邪桂觀

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碑云進嗇夫為令是矣若云  
令更為嗇夫反多贅此一語何也其下更云釋之議  
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尤為誤會釋之釋絳侯東  
陽侯以是二人為長者足副公卿耳碑乃以苑令當  
之其亦粗涉史傳好以意為之遂不悟其謬也與碑  
後又言詩云舊國其命維新經句亦可裁節便以成  
文愈為巨謬矣惟舊國今作那疑亦非避諱或漢時  
所傳本如此樊毅碑劉熊碑皆直書那字可證也碑  
向為歐陽趙洪所未目及獨近世始著錄其舛誤為  
亭林氏所指者尚遺略不及於此余故特著之然顧  
氏所指中為忠之誤中忠自通用非誤也投堂金石跋  
碑云臘正之僚休囚歸賀都氏釋僚為際案僚字不  
見於書僚即祭之異文隸書偏旁隨意增減如孫叔  
敖碑以涼為泉孟郁修堯廟碑以欄為闌此類不可  
枚舉小爾疋蔡法也尚書禹貢二百里蔡鄭康成注  
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春秋左氏傳周公殺管叔而蔡  
蔡叔注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黎玉篇云黎  
書作蔡字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詔骨肉之親黎而  
不殊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吳仁傑曰黎當作黎說  
文黎散之也散與析同義此碑蓋謂張君治穀城未



金石萃編卷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五

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二種

一長三尺三寸五分廣一尺八寸五分一行四字

府門之卒

府門之卒

一長三尺二寸廣一尺九寸二行行五字今並在曲阜縣魯共王墓前

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長

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戈高五尺腰圍七尺

刻曰府門之口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額下裂紋如滴

淚痕高五尺五寸腰圍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

庶君亭口十字兩石人並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

步

金

予初得二拓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

字其一云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

而又拓得一本則并其弁首眉目皆拓出之牛氏雖

云自腰以下陷土中不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

其下尚有字也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

永元七年更名樂安是此刻為東漢時字無疑吳山

夫金石存据鄭芷畦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

此因謂庶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必然也

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

為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

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罷為

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庶姓不詳其

所出韓勅碑有故涿太守庶次公故樂安相庶季公

皆魯人也則庶固魯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

永壽中猶存此刻所云庶君豈即季公乎季公王國

相而追稱之曰太守猶荀淑為朗陵侯相而文若傳

桓朗陵令也

千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也

仇也豐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王其國

者二人寵也嗣寵者鴻也質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

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聞焉國既無侯不應有相

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勅碑有故樂安相魯庶季公題

名其曰故者則在質帝之前或為寵相或為鴻相而

罷歸者也既無侯無相當罷為郡則應置太守陸續

之中子逢為樂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

守庶君者為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即傳會為季公也

右二石人年久傾側其一已斷敲火礪角不護將毀元於甲寅春飭教授顏崇舉縣尉馮策以牛車接軸徙置今所洗拓其文於門下見卒字亭下見長字皆金石圖未備者按水經注載漢酈食其廟亦有石人胸前銘云門亭長此稱亭長門卒殆同義歟

石志

仙人唐公房碑

碑高八尺八寸廣三尺三寸七分行三十一字額題仙人唐君之碑六字篆書今在成固縣君字公房成固人蓋帝堯之

上陽皇權統御陰陽騰清躡浮命壽無疆

雖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曾

天地之性斯其至賢者也耆老相傳以為

王莩居攝二年君為郡吏

又從而敬禮之真人春遂與

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

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石

餘里休調注球轉景即至闔郡驚驚白之

遂享神業超浮雲今朝剛

右仙人唐君碑篆額漢中太守郭芝立今在興元唐

君字公房王莽時人也博物志云城固縣壻鄉有唐

公昉得道雞犬皆升仙惟以鼠有惡不得去鼠自悔

每月一吐其腸胃更生謂之唐鼠總仙錄所引博物

志又云鼠至空中自墮腸出一月三易故山中有拖

腸鼠水經云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入雲臺山合

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以鼠惡雷之

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公房升仙之日壻

行未還不獲同偕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

虎之患其俗因號為壻鄉二說唯鼠事小異神仙錄

則云神仙李八百為公房家傭僞為惡瘡使公房夫

府君造為御吏晉轆車破具君乃盡地

為賦名譽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

勅尉部吏以公房妻子公巧乃先歸於谷

口乎其師告以危急其師與之歸以藥飲

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學家不忍去又

甲輩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必

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備然與

風塵雲來週公房妻子屋宅六畜備然與

之俱去答高松崖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

舉家但濟盛矣傳曰賢者所存澤沫百世

故使智鄉春夏毋蚊蚋秋冬鮮繁霜瘴蠱

不遇去蠱蟻百穀以入天下莫斯德祐之

效也道牟羣仙德潤故鄉知德者鮮歷世

莫紀漢中太守南陽郭君諱芝字公載脩

北辰之政馳周邵之風歌樂唐君神靈之

美以為道高者名邵德厚者廟尊乃設嘉

教躬損奉錢倡率羣義繕廣斯廟和祈

福布之兆民刻石昭音揚君靈譽其辭曰

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味王

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為唐公昉作傭

客後八百僞病公昉為廢數千萬不以為損又作惡

瘡公昉與其妻妾歿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

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聞其

漢十五

漢十五





為魯翁亦仍之今驗碑作賞字與洪釋合碑云覽  
洪基之曠蕩此句覽之蕩三字分明可見蕩上在  
菊尚露日字其為曠字無疑翁乃于之字下摹作  
山菊兩半字亦未深考

竹葉碑

題名共二列存第一列十一人  
第二列十人今在曲阜縣孔廟

功曹史薛曹嘉

中郎督郵蕃郭尚

南郎督郵文陽侯脩

北郎督郵魯王壽

守口卿大陽張耽

左戶曹史魯孔元

右戶曹史薛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中賊曹史薛荀瑤  
左賊曹史  
右賊曹史  
左決曹史  
右決曹史

曹史  
曹史  
曹史

右漢碑陰載吏人官爵姓名似亦報德題名之為而  
頰剝裂不可讀正面無文字莫考其所謂然觀其碑  
形隸法足知其為漢矣是碑曲阜顏樂清懋倫得之  
藏置其家碑兩面隱隱有竹葉文或謂之竹葉碑云

金石

碑上有穿穿之上隱隱似有字者右一行末微露川  
左一行末微露日然卻在其陰而其正面益不可知  
矣陰凡十一行行十六字牛氏金石圖所摹者纔四  
十八字而已乾隆壬辰秋揚州羅兩峯聘持是碑拓  
本請子及錢辛楣同審定後數日見海寧陳竹厂以  
網釋文後四年丙申秋曲阜孔氏谷繼涵以精拓本  
見贈於是合前後所見諸本及釋文重加審釋凡得  
可辨之字九十有八半字三而碑陰之文幾全矣其

缺泐處則實不能定其所缺字數耳故第就圖式書  
之陳竹厂釋者凡六十餘字其跋曰其職則有中南  
北督郵奏曹辭曹中左右賊曹左右決曹諸史皆屬  
吏也其貫則有魯薛蕃汝陽皆魯國也考漢人碑陰  
脩廟者有出錢數墓碣則加門生故吏字且貫雜他  
郡惟紀本郡長官功德則不然張納馮煥二碑其例  
也此碑人不出屬吏貫不出魯國而書法與張馮二  
碑不異則魯國長官德政碑也後漢百官志曰都尉  
分縣治民者比郡其監屬縣有五都督郵曹掾又曰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傅相相如太守則有五都  
督郵者知不僅太守矣魯國也無太守及都尉則有  
此督郵者非魯相而何陳跋又云其人姓名惟存郭  
尚王壽二人而方綱今所審釋則縣名又得下卞亦  
魯國屬也其人姓名又得曹嘉侯脩張耽孔元荀瑤  
五人而孔之名又足補隸釋所記孔氏譜牒人名之  
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乙未四月屬曲阜顏運生拓  
此無字之正面來精心諦審其正面穿下約有文十  
三行則其陰十一行者或亦有未辨之字未可知  
也第一行隱隱審度其字似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似是一字國口一滿國有句縣此  
似是一字或當似之也第二行第三字以

是漢第三行第二字是造餘則無字碑矣此碑洪氏  
所未見然即洪所已錄而今未見者尚多則山巔水  
涯并竈屋址片石隻辭可摩挲諦視者知復何限神  
物之遇合顯白當自有時願天下學侶凡遇舊迹名  
區一瓦一礫毋輕視之而督工繕役職有攸司者又  
不待言矣因跋此碑而重有感焉  
右碑繙來祇見碑陰題名二列乾隆己酉冬何夢華  
洗石精拓始知陽面有字七行漫漶殊甚惟首行第  
七字是之二行第六字是祖三行第二字是造餘皆  
不可辨矣碑陰存百餘字當是魯相紀德碑也

竹葉文所掩無一字可辨必其人曾任都尉執法之官者故立碑之人皆其屬官曹史之屬但紀姓名里貫不載錢數非有事于率錢也陳氏以綱定為魯國長官德政碑其論最核予為申其說如此

文陽即汝陽

朱君長題字

碑高三尺三寸上廣二尺一寸下廣二尺七寸一行三字刻於碑下右方今在濟寧州學

朱君長

此石向在兩城山下乾隆壬子四月黃河馬易審為漢刻移置州學乙卯春元按試過此細玩石面多樵斧痕其製頗類曲阜墳壇一刻上有鑿齒一棱似從他處脫筍而出者想亦是墓開殘石耳

山左金石志

殷比干墓題字

石高二尺四寸廣二尺二寸二行行二字今在汲縣

殷比干

右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顯其三字畫清勁乃東漢威靈時人所書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

趙皆未之見

子粹殘碑

存字十

允字子粹於傳載

上允之難扶危翊文

上載不隕以傳

上今名書不倦是

上事人犯而勿欺

上叙廣延術士永初

上庶閑悼遠近同哀

上而貴不朽之名故勒

上散我漢道厥散伊何

上左更漢有甘有荊君

關口口口名

右漢子粹殘碑斷剝僅存文十一行首行載允字子粹不見其氏下言於傳載

表其上世故文云口載不隕以傳於

句者石書不倦犯而勿欺及廣延術士子粹事跡略可推見如斯然於廣延術士下有永初字似子粹當

永初時有功績可紀開行乃述遠近同哀則其卒之

水經云今只四字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

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於秦非孔子

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

按衛輝府舊志云殷少師比干墓在汲縣西北一十里

世傳孔子所書今此碑現存竊觀其體勢與周穆王

時書吉日癸巳石刻相類其為古筆無疑謹用摹鐫

以暴于世云

比干墓碑隸釋漢隸字原辨其繆然比干為三古殺

身之第一人而尼父是其族孫為之標識宜也以疑

傳疑存之亦無不可

右殷比干墓四字字逕五寸許按洪婁一書所引水

經及石氏語大略相同据水經則曰殷大夫比干之

墓据石氏則曰四字而已若謂七字闕其三則殷字

下當有泐裂之迹而今所見拓本則殷比二字連接

自為一行干墓二字連寫自為一行與水經所云不

同矣墓字下半泐去及其字勢之清勁則皆與洪婁

所云又無以異也而吳山夫又云字不類隸之批法

疑是先秦西漢人書此則強作解事者仍以洪氏所

云當是東漢人書者為正

歲未必在永初中矣銘詞口在聖漢有莒有荆考孟

子以遇祖莒詩皇矣作旅旅與莒同毛傳旅地名也

疏言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周此時在西莒固

近周之地亦必在西漢永初中西寇最甚者見於後

漢書安帝本紀元年六月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

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春

正月車騎大將軍鄧騭為種羌所敗於冀西冬十月

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尚軍敗績十一

月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

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

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沒臨洮四年三月先零

羌寇襄中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蓋積

歲為患搖蕩西州疑銘所謂首指叛羌也及元初二

年十二月武陵蠻中蠻叛州郡擊破之三年秋七月

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此即銘云有荆然則子粹

之沒蓋于元初後矣碑前云廣延術士亦見永初元

年詔文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

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

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見五年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

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見五年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

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見五年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

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見五年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

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八於時子將必承詔以禮延之備薦舉也又敵我漢道敵即補字碑石出土日為妄人斷毀又鑿其撤捺都失舊觀然盤擊倔強之趣故在也嘉慶二年四月徐方于宜訪得之於豐樂鎮西門君祠內葦歸移置縣孔廟戟門下碑埋土中久灰沙盤互字畫填結果日剔治始見全文後入宜善護惜之 按此碑及劉君元孫正直碑凡大小五石同棄毀于西門君祠當是土人之狡黠者侵種墳側荒田欲滅其跡而昇置此間遂致種鑿至此碑為古今著錄家未能收採竊度斷石尚有埋沒土中者冀其精靈間世復出子亦拭好古苦晚之淚也

陽縣志

字徑建初尺寸許第四行右土當是琴九行遺土當是而勒下當是斯末行半字當是昭按說文游字在

尹部从从子聲此碑作旂蓋省文後人去水加彳則失大書之指矣

劉君殘碑

存字 六行

關上 春秋博覽

五東漢辛酉凡三見明帝永平四年安帝建光元年靈帝光和四年明帝太遠疑在安帝靈帝時也

右殘碑二石皆方尺餘中為大孔其一文六行其一

文五行第一行乃其辭曰三字後空一行第二行心

上當是帝又上一字以意度之必是在也三行為上

當是兮四行人上當是良五行歲上當是萬二石字

皆徑八九分結體亦無異然第一石文在上方自孔

以下皆無字第二石又與第一石行欵文句俱不接

且兩石後半並無字不可曉也歲在辛酉三月十五

八字字徑二寸強較前碑字大倍之又結體與前碑

絕不相類武君謂是劉君碑側未審然否

元孫碑

存字 四行

關上 關下 關上 關下 關上 關下 關上 關下

關上 關下 關上 關下 關上 關下 關上 關下

右漢元孫碑棄置西門君廟埔田閒徐方子偕柴望

之景堂趙仲原故尋出僅得遺字四行前云遺孤奉

承字蓋述其家之式微故繼以大兄早終是為可哀

關上 一百人

關上 臣約身

關上 口高四

關上 口不

又一石

存字 五行

關上 其爾

關上 國之

關上 為國之

關上 人去

關上 歲

碑側 存字 一行

關上 歲在辛酉三月十五

右漢劉君殘碑鑿斷穿孔龕置西門君祠大門左右

作門關縣吏添仕麟借王拓朱馬需修祠碑于門側

瞥見拓之以歸其一石文凡六行又一石文五行前

春秋字博覽字常百人字及爾口口心民人去口字

蓋有位而顯以澤於民者也國之商今商當是裔字

既稱為國裔於漢為劉氏矣碑側歲在辛酉三月十

也書之秀蕙當奉為神品

右殘碑可見者十四字字徑七八分第一行後似空

三行二行人下空一字云大兄元孫早終蓋敘其兄

弟三行云二子名重則又敘其子孫也

正直碑 存字 八行

關上 直是

關上 部職

關上 為案

關上 終年

關上 佳

關上 嚳

關上 口

關上 口

關上 口

關上 口

關上 口

右碑字幾二寸餘中鑿大圓孔毀殘元文最多凡得字八行第一行正直是以詩小明作正直是與考儀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為與則詩所謂與者今文此碑所据古文也後文六辭曰集韻其古作六是碑足以證明古文字如此舊理棄西門君祠外頽坊下康熙某年建坊毀為柱石今

柱已折矣而碑猶存殘字若干古物淪毀自吾儕躬

治磨拭出之碑復光顯于世其亦有奇緣與此與子

游殘碑同日自方于得之故益可喜也碑無可題識

卽以首行正直字題曰正直碑

安陽縣志

碑字徑二寸許第三行窠下當是所考上當是祖七

行元上當是勳末行二字當是孝信

隰中谷跋

按以上四碑已為後人鑿毀方圓無準尺寸字數

俱不可紀今竝在安陽縣孔廟縣令趙君希璜向

在西安為余屬官能詩文好金石及至安陽搜訪

漢唐舊刻不遺餘力因得諸碑于西門豹祠中祀

在京師趙君拓以見貽以無時代可系故盡錄此

卷之末云

金石萃編卷十九終

